

觀山泰閣大

取換 = 批 21

又開太山現

一車全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新四版

新乾坤印
第一集

大關泰山觀

洋裝一册



(外埠酌加郵費)



著 者 江 蝶 廬

出 版 者 廣 益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
上海河南路

分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
上海福州路

前奏

童年時代的我，愛聽山海經，家君在著書之暇，輒爲我講各種故事；因我膽小若鼠，凡涉及鬼怪的故事，屏而不講，專講武俠一類的故事。家君講時，一舉一動，無不酷肖評話家，故聽來不厭不倦，津津有味焉。

嗣後，家君復編成一種長篇武俠故事，並不作稿，取名烏鴉盜，係講時隨心所欲，信口胡謔而成者，書中有小俠黃天保，力大無窮，善使一對千斤銅錘，稱爲無敵。

每於晚膳後，烹茗茗一壺，家人環坐一室，靜聆開講，忽而驚駭萬狀，忽而梯突滑稽，忽而悲，忽而喜，至今思之，其境歷歷在目，而家君已棄養辭世，予則一事無成，兩鬢斑白，垂垂老矣，不禁爲之泫然！

偶閱乾坤印說部，幾疑家君隨意謔成之烏鴉盜，以故不憚筆墨之勞，全

部重編，分集出版，第一集約十萬餘言，定名大鬧泰山觀，情節熱鬧，修詞簡潔，洵別創風格之武俠小說也。

靈巖樵子二七、十二、七、寫於燦樓。

吳天保
蕭金琳





吳南園

蕭元培



馬泰賢

文彥博



程鐵牛

蕭金花



吳忠

吳隱

金蟬子

紅雲
長老



霍天香

霍天豹



飛雲白

太上老君



鐵笛僧

蘇子仙



石頭僧

雲中子



黃綉雲

黃小華



金頭太歲

銀頭太歲



桑芝卿

秦天蕭



新乾坤印
第一集

大鬧泰山觀目次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貪戀紅塵圖逃下界 | 驚遇黑獸被刦登山 | 一 |
| 第二回 | 撲蝶園中夫人教子 | 讀書窗下宿儒爲師 | 七 |
| 第三回 | 聚仙樓飾詞問酒保 | 提督府暗器退惡徒 | 一三 |
| 第四回 | 怒恨填胸下山行刺 | 垂頭喪氣趁水逃生 | 一九 |
| 第五回 | 聞笛聲誤中鐵口涎 | 慕美色怒殺秀才妻 | 二四 |
| 第六回 | 黑夜淒愴冤魂托夢 | 白晝強搶閨女嬌啼 | 三一 |
| 第七回 | 鋤惡誅凶血飛古寺 | 疎財仗義周濟書生 | 三七 |
| 第八回 | 莽英雄忍飢思舊業 | 小俠客縱火焚山岡 | 四四 |
| 第九回 | 救老僕匆忙歸故里 | 會惡僧奮勇打擂台 | 五〇 |
| 第十回 | 五大歲觀中欣聚首 | 兩孩童座上顯奇能 | 五六 |
| 第十一回 | 宿黑店悍賊遇瘟神 | 擺擂台英雄敗太歲 | 六一 |
| 第十二回 | 吐劍光險傷小俠客 | 說夢話驚走惡和尚 | 六七 |

大鬧泰山觀 目次

二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回 | 用薰香聚寶樓被盜 | 獻童子飛雲寺降妖 | 七四 |
| 第十四回 | 打死小奸潛身闖關 | 擒來豪傑幽禁機關 | 八一 |
| 第十五回 | 飛刀鬧英雄脫險地 | 蓮花山女將許終身 | 八七 |
| 第十六回 | 江湖俠有心試法寶 | 柳樹精變化戲僧人 | 九三 |
| 第十七回 | 飲香醪席上談衷曲 | 舞鐵棍月下逞威風 | 九八 |
| 第十八回 | 青草塘交鋒勝勇士 | 泰山觀秘密造機關 | 一〇二 |

新乾坤印
第一集 大鬧泰山觀

第一回 貪戀紅塵圖逃下界 驚遇黑獸被劫登山

三十三天兜率宮中。有一顆印。乃是盤古氏開天闢地之時。洪鈞老祖卽以此印鎮定乾坤。故名乾坤印。後來傳與太上老君。懸掛兜率宮內。迨至大宋仁宗年間。已歷數萬餘年。這印得了日月精華。山川秀氣。早已通了靈性。變化人形。那一天。老君有事出外。吩咐兩個徒弟金童子銀童子看守丹爐。這也是合當有事。金銀二童子在丹爐旁竟雙雙睡着了。這顆乾坤印。在兜率宮住得厭煩。恨不能立刻跳入紅塵。暢所欲爲的遊玩一番。怎奈老君管束甚嚴。輕易不得脫身。他見二童子在丹爐旁磕睡。正中下懷。搖身一變。變了一個偉丈夫。輕輕走到爐旁。揭開爐蓋。將爐內的仙丹吃個乾淨。心中暗思自己闖下大禍。老君知曉。不肯饒赦。不如逃往紅塵躲避。再作道理。想定主意。正想逃遁。守爐的金銀二童子。忽然醒轉。見乾坤印變了人形。逆料他不懷好意。再向爐內觀看。仙丹一粒都沒有了。金童子說聲不好。銀童子早跳將起來。要想伸手來抓印精。却被印精絆了一交跌倒。不能爬起。印精哈哈大笑。飛身跳出兜率宮。撥開大步。往前逃去。金童子那裏肯捨。在後緊緊追趕。印精吃了仙丹。已能隨心所欲。慌忙駕雲奔逃。金童子趕了數里。漸漸追趕不及。只得回轉兜率宮去了。那印精駕起雲頭。沒命的逃出數千里外。遠遠望見前面有一座仙山。奇峯怪石。翠柏蒼松。果然好一處洞天福地。原來此山正是蓬萊仙山。隨卽按落雲頭。信步登山。恰好山中有一白雲洞。乃是神仙修真養性得道之所。

印精大喜。暗忖在此洞中修煉。老君也難得知。待我修得道深術博。再出外幹一番事業便了。打定主意。遂在白雲洞中修煉。直到後來龐太師造反。這印精方始下山。輔助奸雄。擾亂江山。一言表過。且說金童子趕不着印精。沒奈何回到兜率宮。銀童子被印精絆了一交。此時才得爬起。一蹺一拐。走出宮門。劈頭遇見金童子。忙問道。大哥。印精怎麼樣了。金童子搖頭答道。他已不知去向。銀童子急道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老君斥責起來。都是你我二人的疏忽。不該在丹爐旁偷懶瞌睡。金童子道。事已如此。害怕也沒有用了。我們還是告稟師尊。看師尊怎生定奪。銀童子連稱有理。不多一回。老君事畢回宮。金銀二童子跪下叩頭道。師尊在上。徒弟們該死。老君啓口問道。何故如此。好好說來。金童子便將始末情由。細細說了一遍。說罷伏地請罪。老君畢竟寬宏大度。說道。善哉善哉。此印在兜率宮中。已歷一萬餘年。功行不淺。一旦被他逃去。難免心生歹念。雖然是下界劫數。你們二人不該在爐旁打盹。誤了大事。此次暫饒你們初犯。下次再有過失。二罪併責。金銀二童子叩頭謝了老君。不責之恩。仍去看守丹爐。老君打發二童子出外之後。心中暗忖道。這孽障逃入紅塵。始必野心勃勃。日後鬧出事來。玉帝少不得責我縱容了他。不如先行奏達天庭。免得日後責問。想定主意。吩咐金銀二童子。小心看守宮門。不可肇事。金銀二童子唯唯答應。老君這纔移步出兜率宮。來到靈霄寶殿。正值玉帝臨殿。值日功曹奏達人間功過之事。等候諸神奏罷。老君上殿稽首道。微神有事奏達上帝。玉帝見是太上老君。急忙欠身問道。何事奏聞。老君道。微神兜率宮中的一顆乾坤印。今被金銀二童子疏忽打盹。這孽障偷食了爐中仙丹。逃下紅塵去了。他日難免在下界擾亂。鬧出大禍。微神不敢隱瞞。今奏上帝定奪。玉帝聞奏驚道。此印自洪鈞老祖鎮定乾坤之後。一向在兜率宮中。今日逃往紅塵。下界必有刀兵災難。但這孽障法力廣大。一時難以

收伏。如何是好。回頭問左右道。不知那位天神下凡。降伏印精。以救萬民。言猶未畢。二郎神楊戩與三太子哪吒。挺身而出。俯伏奏道。微神等情願下凡。降伏此妖。玉帝見是楊戩哪吒。便道。既二位天神願往。不難把印精降伏。免蒼生受刀兵之苦。他日事成歸天。自有封贈。二郎神楊戩與三太子哪吒聞言。叩謝天恩。辭別玉帝。走下靈霄寶殿。出南天門而去。太上老君也辭駕出朝。回轉兜率宮去了。且說二郎神楊戩與三太子哪吒。出了南天門。哪吒取出風火輪。雙足踏在上面。楊戩執着三尖兩刃刀。駕起祥雲。哪吒問道。我們到那裏去投胎。楊戩道。我們投往良善積德之家。托生便了。哪吒點頭稱是。隨着楊戩駕起風火輪。徑往下界而來。正行之間。但見浙江嘉興縣地界祥光高照。直冲雲霄。三太子哪吒見了。指與楊戩觀看。道。那方祥光高照。必有積德行善之家。楊戩點頭稱是。書中交代。浙江嘉興縣城內東街。果有一家大戶人家。主人姓吳。名南園。官居兵部尚書之職。這位吳尚書爲人正直無私。出仕爲官以來。從無貪贓枉法苛刻百姓之事。以故萬民感戴。官聲卓著。因此屢次擢升。授爲兵部大堂。年近半百。膝下尙無子嗣。夫人蕭氏。今年四十五歲。去年冬間。吳兵部告假還鄉掃墓。皇天不絕善人之後。蕭氏夫人受有身孕。屈指掄算。正逢滿月臨盆之期。適值楊戩與哪吒駕雲路過。在空中舉目向下觀看。見吳兵部府祥光瑞氣。直透空中。二人按落雲頭。但見一所宅院。牆垣高大。黑漆大門。知是闊閥門庭。哪吒謂楊戩道。這是積德之家。你就在他家投胎罷。二郎神楊戩點頭答應。三太子哪吒與楊戩分別。駕起風火輪。自往他處投胎去了。楊戩隱身走入兵部府。來至上房。恰巧蕭氏夫人腹中痛疼。將要分娩。房中僕婦丫環。擠滿一室。那穩婆坐在夫人身旁。伺候接生。蕭氏夫人覺得腹痛一障。緊似一陣。十分難受。穩婆見夫人這等模樣。知已瓜熟蒂落時候。便喚一個力大僕婦。抱住了夫人腰肢。丫環捧着參湯。讓夫人

用過。當下二郎神靈性一到胎中。嬰孩呱呱墜地。收生婆忙用香湯沐浴。蕭氏夫人自有了瓊僕婦。扶上牙床。將息。那收生婆已將嬰孩包紮妥當。抱到夫人床前。笑着道。恭喜夫人。產下一位公子。啼聲宏亮。夫人真好福氣。蕭氏夫人聽說產下公子。喜出望外。向收生婆道。多謝媽媽勞神。改日重重酬謝。這是上天保佑。不絕吳門之後。賜下此孩。就取名叫做天保罷。於是打發收生婆去訖。即喚了瓊秋香吩咐道。你往賬房中去。命石先生寫信。差人進京。到老太太處報喜。秋香應聲曉得。翩然出外。來至賬房門首。探頭向內一望。原來這位賬房先生。姓石。名中魁。雙目有些近視。而且是色中餓鬼。見了女子。猶如蚊蟲見血。偏這秋香了瓊。生得姿容秀麗。身材苗條。他一眼看見是女子。忙不迭將一副玳瑁眼鏡戴上。問道。誰在外面張望。有事儘管進來就是了。秋香走進賬房。喚道。石先生。是我呀。石中魁張大了兩個眼珠。笑道。原來是夫人房內的秋香姐姐。怎麼有工夫到外面來走走。請坐請坐。說着嘻皮涎臉的只管笑。秋香道。我不要坐。夫人打發我出來。請你寫信。送往京都。老太太處報喜。夫人今天產下公子。取名天保。立刻就寫。不可耽擱。石中魁點頭答應。一面取出信箋。磨得墨濃。順手拿了一枝筆。笑着對秋香道。夫人這樣大的年紀。也會生子。你這般青春年少。怎麼還不生子。秋香見他倒執了筆。笑得嘴也抵不過來道。石先生。不要胡言亂語了。快就筆倒過來罷。石中魁方才掉轉筆尖。笑道。我正發昏了。於是執筆寫信。頃刻寫就。交與秋香。他見秋香發笑。認是有意於他。要想動手動脚。秋香怒他輕薄。便在桌上拿起硯台。將墨水向石中魁潑去。石中魁不會防備。潑了一臉。秋香慌忙飛奔出外。將硯台擲在賬房門外。石中魁連呼晦氣。只得將硯台拾起。安放桌上。取水洗去臉上的墨迹。心中擔憂秋香稟知夫人。覺得坐立不安起來。秋香回到上房。將信呈與夫人。石先生調戲之言。絕口不提。蕭氏夫人將信看了一遍。封固定。

當即喚家人吳瑞仁進內。吩咐道：「瑞仁，你往賬房取了路費，速往京都。到老大人處送信，吳瑞仁連聲遵命，懷中藏好書信，兌了三十兩紋銀路費，帶了一個小包，裹了，拜別了蕭氏夫人，起身出門，直往京都進發。且說三太子哪吒，自與二郎分別，腳踏風火輪，向西街前進，但見一家黑漆牆門，前有一對石獅子，氣象甚是威嚴。定神細觀，見門上有蕭提督府四個大字。正是當朝九門提督蕭元培的家園。蕭提督與兵部吳南園，却是郎舅至親。吳南園之妻蕭氏夫人，即是蕭元培的胞妹。去年蕭提督與吳兵部郎舅二人，一同告假回鄉，因此蕭提督的夫人劉氏，也懷了身孕。迨至今年秋間，懷胎滿足，將要臨盆。這位劉夫人今年四十三歲，膝下祇生一女，取名金花，年甫六歲，即在書房攻書，聰明異常。三太子哪吒見了，知是積善之家，便入府投胎。劉夫人三陣疼過，生下一子，天庭飽滿，地角豐隆，啼聲洪亮。劉夫人老年生子，分外喜歡。去年蕭提督在家之時，曾與劉夫人預約，倘生下孩子，取名金琳。生女由夫人取名，故而劉夫人即以金琳名之。霎時吳府差人到來報喜，說是添了一位公子。蕭吳二家，同日產子，不過時辰稍差一刻。兩家的人，無不詫為奇事。當下劉夫人即喚梅香，往書房請先生寫信，送往京都報喜。原來蕭家這位課讀先生，與蕭元培是同窗老友，姓程，名鐵牛，甚是博學多才。這位教讀先生，可算得是文人，怎麼取此名字呢？這也有個緣故。只因這位程先生性情固執，并且兩膀膂力甚大，十八般武藝俱精，却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宿儒。蕭元培因他不好富貴，請他在府教讀女兒。日後生下公子，拜為名師，故而款待這位程先生，猶如上賓一般。這時梅香了環，奉了夫人之命，來至書房，請先生寫信。這位鐵牛先生，聞說夫人產下公子，也是暗暗歡喜，磨得墨濃，鋪下信箋，提起筆來，不加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將信交與梅香了環，回房覆命。劉夫人即喚老人家蕭如義，往京都提督府報信。蕭如義拜別了主母動身，在路飢餐

渴飲。夜宿曉行。那天到了揚州。在客寓中耽擱了一宵。次日天明。起身趕路。打從江淮旱道進京。再說那吳府家人吳瑞仁。出了兵部府。一日一夜。已離浙江境界。過京口。到揚州。即在鈔關外宿了一夜。次日清早起身趕路。也由江淮旱道而行。走未旬日。已趕了一千數百餘里。到了山東。連日奔馳。途中辛苦。此時正交晌午。日光照在當頭。覺得身子疲乏異常。想坐在樹下歇息片刻。再行趕路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忽聽後面有脚步之聲。沙沙作響。吳瑞仁心中詫異。暗道。我有要緊事情。趕往京都送信。難道此人也有緊急之事趕路麼。回頭見是一個老者。仔細一看。却是認識的。原來這老者不是別人。乃是提督府老人家蕭如義。他們二人在嘉興差不多時候動身故。所以今日途中相遇。吳瑞仁急忙起身招呼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如義哥。我們途中不期而遇。巧極了。快在這裏坐一回罷。蕭如義見了吳瑞仁問道。怎麼你也在此間。莫非進京去麼。吳瑞仁答道。如義哥有所不知。只因我家主母產下公子。打發我趕往老大人處報喜。蕭如義道。原來貴主母已產下公子。可喜可賀。瑞仁哥。不知做主母也產下一位公子。故遣小弟入都送信。吳瑞仁道。這是更巧了。兩家都產下公子。我們途中可以結伴同行。不覺得寂寞了。蕭如義連稱甚好。於是二人一同出了樹林。來到鎮上。揀了一家酒店。入內坐定。自有小二上前招呼。二人要了幾樣酒菜。一壺燒酒。又做了幾斤麵食。飽餐了一頓。吳瑞仁便掏出錢來。會賬。付了酒鈔。於是起身出店。往北進發。有事則長。無事即短。那日行近鳳凰山下。天色已將傍晚。但見岡巒起伏。甚是險惡。吳瑞仁低聲說道。如義哥。我常聽得人說。這鳳凰山是個盜穴。因往常進出之時。天時尚早。却未遇見什麼。你看此時天已黑將下來。我們過這山崗。只怕不及。蕭如義道。我曾走過數次。頗爲平安。瑞仁哥。只管放大了胆量。過去便了。二人正在猶豫之際。猛見山上跳下一頭野獸。渾身黑色。似虎非虎。似獅非獅。狂吼

一聲跳到二人跟前。擋住去路。嚇得二人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。急欲返身逃走。不防那頭怪獸口中噴出一股黃烟。蕭如義吳瑞仁嗅着那黃烟氣味。頓時天旋地轉。一個頭眩。跌倒地上。不省人事。那頭黑色怪獸。並非真獸。乃是鳳凰山上的嘍囉。窮徑所用的假面具。口內噴出來的黃烟。名爲迷魂烟。非常利害。那怕你英雄好漢。只要嗅了此烟。立刻不省人事。這時那怪獸已現了原形。却是兩個嘍囉。穿黑衣的嘍囉向穿白衣的說道。俺的哥。今天迷倒的兩頭肥羊。却還算得好買賣。穿白衣的嘍囉道。不錯。你看這兩個油子。懷中有些分量。一定帶得銀子很多。我們且把他們扛上山去。聽候大王發落。穿黑衣的道。很好很好。說着將獸皮摺好。然後背起蕭如義吳瑞仁。飛奔上山而來。要知二家人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撲蝶園中夫人教子 讀書牕下宿儒爲師

蕭如義吳瑞仁兩個家人。只因貪趕路程。行至天晚。經過鳳凰山。被山上嘍囉用迷魂烟暈倒。不省人事。嘍囉將他們背上山寨。守寨的嘍囉接着問道。俺的哥作得買賣了。不知可有油水。兩個嘍囉笑道。當然是兩頭肥羊。大王在裏面嗎。守寨的嘍囉道。大王下操回來。正在分金殿上。你們趕快去報功罷。兩個嘍囉好不得意。走進寨來。且說這鳳凰山上的大王。姓霍。名天香。綽號人稱飛天豹。江湖上聲名頗大。此時正從後山操演兵馬回寨。坐在分金殿上。兩個嘍囉將蕭如義吳瑞仁背到殿前放下。報道。啓稟大王。小的們奉命在山下巡風。忽見兩個油子。經過山前。被小的們拿獲。請大王定奪。霍天香道。你們速將他二人身上搜來。兩個嘍囉一聲答應。返身出外。將吳瑞仁蕭如義抬上金殿。當着大王之面。解開二人衣服。搜出三四十兩銀子。一封書信。霍

天香道。既有書信。拿來我看。囋囉忙將兩封書信呈上。霍天香接至手內。拆開第一封信觀看。却是蕭夫人送與吳南園報喜信的。再拆開第二封書信。霍天香不看猶可。看了之時。只氣得哇呀呀連聲怪叫不已。兩個囋囉不知就裏。嚇能倒退了幾步。這時蕭如義吳瑞仁二人。早給囋囉用涼水救醒。見了霍天香的形狀。各自魂不附體。索索的渾身亂抖。你道什麼一回事。觸怒了飛天豹霍天香。皆因霍天香之子名喚小香。在山東白雲山爲盜。十分猖獗。被蕭元培提督引兵剿滅。將小香生擒活拿。斬首示衆。故而霍天香與蕭元培有切齒之仇。今見蕭元培晚年得子。不由的怒往上衝。立將書信扯得粉碎。咬牙痛恨道。這貪賊官理該絕嗣。還要生子。怎不把人氣死。說着吩咐囋囉將二油子推上來。待我細細審問。囋囉一聲吆喝。將一家人推到殿上跪下。蕭如義吳瑞仁嚇得汗流浹背。牙齒捉對兒廝打。霍天香拍案問道。你二人姓甚名誰。蕭賊何時生子。老實說來。蕭如義開聽霍天香之言。早知其意。接着說道。啓稟大王。小人名蕭如義。在蕭家爲僕。他名吳瑞仁。在吳兵部府中當差。劉夫人生下一子。尚在襁褓。今日差我進京送信的。霍天香一腔怒氣。稍爲平息。再問吳瑞仁。所言與蕭如義相同。霍天香道。本當將你們二人斬首。聊洩胸中之氣。如今暫且饒了你們二人性命。孩兒們把他二人推入水牢。待我報了仇恨。再放他們二人下山。囋囉一聲答應。將一家人推往後山水牢之內。這也是蕭如義吳瑞仁二人命中註定的災難。那水牢內十分黑暗。伸手不見五指。只聽得底下水聲滔滔。摸到下面灘旁。方有一線亮光。可憐二人每日只有一碗冷飯充飢。按下不表。光陰如箭。日月如梭。蕭吳二家人在水牢之內。不知不覺已有六載。蕭夫人與劉夫人日日盼望。沒有音信。事隔多年。逆料凶多吉少。那吳天保今年已經六歲。這孩子雖然年紀甚小。兩膀有千斤之力。一日秋香了環在後園採花。忽有一對花蝴蝶。上下翻飛。吳天保

見了。十分心愛。便喚秋香捉蝴蝶。秋香用扇子一撲。蝴蝶往空飛去了。吳天保大怒。伸起腿來一脚。向秋香背上踢去。秋香身子站立不住。一交跌倒地上。嚎啕大哭。秋香受了這個委屈。怎肯甘息。飛跑入上房哭訴。蕭夫人道。公子無端將我踢了一交。蕭夫人見秋香身上尚有泥跡。便問秋香道。天保爲了何事踢你。秋香便將撲不着蝴蝶。觸怒公子之言。說了一遍。蕭夫人道。你快喚天保進來。待我責戒他一番。免得他時常淘氣。秋香正想出外叫喚公子。恰巧吳天保從外面走入房來。喚聲母親。蕭夫人沈下臉色。怒道。你這孩子。太覺淘氣了。爲着甚麼。動手就打。舉腿即踢。倘然失手。傷了要害。闖出禍來。如何是好。我看你如此頑皮。必不成器。我家世代書香。閨閣門庭。不幸生下你這不肖畜生。做母親的也覺臉上無光。吳天保見母親發怒。即知秋香告訴的。忙道。母親。孩兒因見一對蝴蝶。十分好看。命秋香去撲。他不但與孩兒撲住。反將蝴蝶趕走。孩兒一時動怒。將他踢了一交。蕭夫人聞言。大怒道。你這畜生。好不講理。蝴蝶生有翅膀。見人撲他。自然飛去。你竟詐他趕走。使性踢他。還敢強辯。天保雙膝跪下道。請母親息怒。這是孩兒不是。下次再也不敢動武了。蕭夫人見他討饒。心中却有些捨不得。爭奈孩子不能管束。不嚴便說道。今天若不儆戒你一番。明日又要忘記了。回頭吩咐秋香。將家法板取來。秋香不敢違拗。取過一根戒尺。呈與夫人。天保只得跪在地上。伸出手來。蕭夫人執着戒尺。打了天保六下手心。正是打在兒身。痛在娘心。蕭夫人打罷。問道。此後你願改過麼。天保叩頭道。母親放心。下次孩兒再也不敢了。秋香見公子受責。自己也覺不好意思。在旁跪下代公子求免。蕭夫人道。才怒息。喚二人起來。天保謝過母親。少停秋香端進晚飯。伺候母子食畢。各自上床安睡。蕭夫人心中暗忖。天保年已六歲。再放他頑皮下去。日後難以管束。雖云母養父教。如今老人在京爲官。無暇教子。所謂玉不琢。不成器。聞得舅母

家中的程鐵牛先生文武全材。不如將天保送往舅母家去。拜在程先生門下。既可陶冶性情。又得增長學識。豈不是好。想定主意。不覺朦朧睡去。一宿晚景無話。霎時金鷄三唱。天色復明。蕭夫人披衣下床。天保也睡醒起身。蕭夫人道。天保。爲娘的意思。將你送往舅母家去。與表弟作伴念書。你可好好前去。不許再如在家一般淘氣。天保聞言。很覺高興。便道。母親孩兒願往舅母家中讀書。但不知何時前去。蕭夫人道。明天正是黃道吉日。送你上學便了。天保喜之不盡。蕭夫人卽命家人往蕭家通知了劉夫人。到了次日。蕭夫人打點定當。便與天保換了一身新衣服。用過了早膳。帶了秋香。乘轎前往蕭府而來。且說蕭提督家劉夫人。自從產下公子金琳。卽差家人蕭如壽往京都送信。豈知一去二月。音信杳然。劉夫人心甚擔憂。便差人到吳兵部府打聽吳瑞仁。可會回來。京中有否信息。差人回報。吳府老家人也與我家一般。石沈大海。信息全無。劉夫人更加詫異。不置。後來還是蕭提督吳兵部在京差人回鄉問安。兩家夫人方知蕭如義與吳瑞仁不會進京。料他們在路上遭了不測了。一言表過。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覺蕭金琳長成六歲。性情豪爽。與吳天保不差毫末。蕭金花已有十二歲了。劉夫人見女兒歲數長大。便命他在閨樓之上。跟隨養娘學習針線。一面卽喚蕭金琳拜從程鐵牛爲師。識字讀書。這日聞得蕭夫人送兒子天保到來讀書。暗暗歡喜。蕭夫人的轎子直達內廳。方才停下。早有家人進內通報。劉夫人出外迎接。蕭夫人攜着天保出轎。劉夫人檢衽萬福道。姑母一向安好。蕭夫人急忙還禮道。託庇舅母安好。說着便命天保過去拜見舅母。天保上前叩見舅母。劉夫人用手攙扶。回頭吩咐了環道。快往書房喚公子到來拜見姑母。了環聞言。不敢怠慢。去不多時。攜着金琳進內。劉夫人說道。快來拜見了姑母。蕭金琳走將過來。恭恭敬敬向蕭夫人叩頭。蕭夫人見了大喜。扶起蕭金琳道。姪兒罷了。蕭金琳又

與吳天保見禮。小弟兄二人一見如故，十分投機。蕭夫人笑道：「他們二人站在一處，你看面貌相同，却要認不清誰是誰的兒子哩。」劉夫人笑道：「莫非他們同日同時生，連面貌也相同了。」說罷，吩咐丫環預備點膳。蕭夫人雙手阻住道：「我們吃了早膳來的，何用舅母費心。且送天保往書房叩拜先生。」天保在此讀書，討厭舅母之處很多哩。劉夫人道：「姑母說那裏話來，自己至親，何必客套。」蕭夫人問道：「程先生可在書房中？」蕭金琳答道：「正在書房。」蕭夫人道：「如今就送天保去拜先生罷。」於是偕同劉夫人往書房走來。天保金琳手攜手兒隨在後面。行至書房，程鐵牛出外迎接。二夫人進書房坐定，略敘了幾句寒暄。早有家人點起香燭。蕭夫人喚天保過來叩拜先生。天保遵了母命，來至先生面前，恭恭敬敬叩了四個頭。程鐵牛雙手將天保攙起。蕭夫人道：「程先生這孩子頑皮性成，一切全仗先生教誨。」程鐵牛欠身答道：「夫人言重了。老朽敢不竭力教導。」說罷彼此分別。程鐵牛帶了天保金琳回轉書房。蕭夫人也別了劉夫人，乘轎回府不表。從此吳天保即在蕭家同着表弟金琳，跟隨程鐵牛先生讀書。弟兄二人都是六歲。天生成一般長短。天保先出世爲兄，金琳次生爲弟，十分相得。而且二人皆喜玩弄武藝。一日在書房中，金琳謂天保道：「你能將這紅木方椅一手舉起嗎？」天保道：「這有何難，便站定身子，捲起小袖，只用三個指頭，毫不費力，將一只數十斤重的紅木方椅高高舉起。又往返走了十餘步，仍將方椅輕輕放下。」笑對金琳道：「你也能和我一樣舉起來嗎？」金琳微笑點頭，走近前來，將方椅高高舉起。這當兒程先生坐在書案作文，偶爾回頭觀看，却見金琳高高舉着方椅，金琳看見先生用眼瞧他，心中着急，慌忙將椅放下，拉了天保坐着讀書。程先生見了，非但不怒，反而笑容滿面，口中誇獎道：「你們現在才只六歲，竟有這般力氣，他日長大成人，未可限量。但你們僅僅練這蠻力，却是無用。非要學習拳術槍法，以及十八件兵器。」

日後小則可以自己防身。大則可以博取功名。你們既願學習。待功課完畢之後。每日教授你們一套拳法。便了。金琳天保二人聽了。喜出望外。急忙起身跪下叩頭。程鐵牛用手扶起道。如今你們且用心讀書。才是。金琳天保應聲曉得。少停二人功課完畢。程先生即喚他們到庭院中。自己擺開架式。打了一套醉八仙。每打一下。不厭求詳。細細講解。天保金琳原是絕頂聰明的人。一教便會。程先生更加高興。所以學了沒有幾天。醉八仙都能打了。程鐵牛即喚他們二人各打一套與自己觀看。先是天保跳至院中。打了一套。並無錯誤。依次金琳也打了一套。看得程先生稱贊不已。於是便叫二人打對子。金琳天保便捲起小袖。跳入庭中。你一拳。我一脚。打得十分緊湊。程鐵牛在旁留神觀看。毫無破綻。即命二人歇息。次日又教二人學習單刀長槍。不拘什麼武藝。天保金琳一學就會。引起了程先生的興趣。悉心教授。暫且慢表。再說山東鳳凰山飛天豹霍天香。自從將蕭如義吳瑞仁兩個家人囚禁水牢之內。不時差遣嘍囉往嘉興打聽蕭府下落。報復殺子之仇。嘍囉回山報告。探得天保金琳俱已長大。現在讀書兼學武藝。霍天香得報之後。心中更加惱恨。每欲親自下山。往嘉興置死這二小畜。怎奈山中事冗。一時難以離開山寨。故而悶悶不樂。事有湊巧。他兄弟雲中盜霍天豹。向在關外為盜。忽然到來探望。嘍囉見是二大王。不敢怠慢。慌忙上山通報。霍天香大喜。吩咐有請。不多一回工夫。雲中盜霍天豹走進分金殿。抱拳拱手道。大哥一向可好。霍天香欠身答禮道。賢弟你好。坐定之後。霍天豹道。大哥不知小香姪兒在白雲山怎樣了。霍天香聞說。一陣傷心。幾乎掉下淚來。愀然說道。賢弟。提起了你小香姪兒。頓使愚兄心中忿恨。霍天豹睹狀。好生詫異。問道。大哥莫非小香姪兒出了岔子。霍天香道。可憐你小香姪兒。被蕭元培剿滅山頭。生擒活捉。斬首示衆多時了。霍天豹聽了。只氣得哇呀呀一聲怪叫道。這賊官與我們什

麼冤仇。將我姪兒殺死。難道大哥就不想報仇麼。霍天香道。愚兄怎麼不想與兒子報仇。後來打聽得仇人升授九門提督。無從下手。以故愚兄對天立誓。仇人殺我之子。我必殺除仇人之子。方能出這胸中一口惡氣。誰知五年之前。山下孩兒們拿獲兩名油子。搜檢他們身上。却是仇人的家人。搜出兩封書信。原來蕭吳兩家生了孩子。差人進京報喜。愚兄便欲下山。置死這二小畜生。因尚在襁褓之中。暫且忍耐。目下探得仇人之子。長成六歲。正在練習武藝。欲待下山前往行刺。怎奈山寨無人執掌。分身不開。只得作罷。恰巧今日賢弟到來。賢弟可有什麼妙計。與小香姪兒報仇。雪恨。霍天香道。大哥但請放心。小弟不知便罷。如今豈肯袖手旁觀。請大哥說明仇人家住那裏。全在小弟身上。定與姪兒報仇。以洩大哥之恨。霍天香道。若問仇人家住嘉興西街蕭提督府。倘得賢弟前往行刺。不費吹灰之力。霍天香道。事不宜遲。小弟今晚動身前往。將二小畜生首級訪來。便了。霍天香大喜。便命樓囉整治酒席。開懷暢飲。直飲至黃昏時分。霍天香告辭起身。帶了夜行衣服。下了鳳凰山。一路飛奔嘉興而來。要知蕭府行刺情形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聚仙樓飾詞問酒保 提督府暗器退惡徒

霍天豹的輕身功夫。在江湖上頗頗有名。因他能日行千里。夜行八百。送他一個綽號。叫做雲中盜。當下他下了鳳凰山。飢餐渴飲。兼程而進。這日已來到浙江嘉興縣地界。進得城來。覺得肚中有些飢餓。找了一家酒樓。走入裏面。小二上前招呼。將身坐下。用目一看。座上吃客到也不少。原來這家酒樓。叫做聚仙樓。却是一裏帶賣麵飯的大酒樓。所以來往客人甚多。那小二打上一盆洗臉水。又泡上一壺茶。堆着笑臉問道。客人要用

什麼酒菜。霍天豹將臉洗畢。說道：你與我打一斤上好的燒酒。幾碟可口的酒菜。再切上兩大盤牛羊肉。現做五十個包子。小二聞說。吐着舌子。暗道：他一個肚子裏能吃這許多東西。真了不得。不多一回。小二將酒菜放在桌上。執壺斟了一杯酒。才招呼別個客人去了。霍天豹大聲喝道：怎麼爺要的包子。沒有拿來。小二急忙答道：爺要的包子是現做的。等一刻兒就來。霍天豹把頭點了一點。獨自一人。大喝大嚼。彷彿風捲殘雲。一轉瞬將兩盤牛羊肉。一斤燒酒。幾碟酒菜。吃得一些不剩。可是包子尚未蒸熟。霍天豹本是性子急躁的。那裏忍耐得住。幸虧小二爺長爺短。才把他的火性捺住。霍天豹謂小二道：你這人到能說話。再與我添一斤酒。一盤牛羊肉來。小二流水般的答應着拿來。霍天豹自斟自飲。將酒菜吃畢。小二方才拿進包子。霍天豹伸着雙手。一口一個。將五十個包子。又吃了個精光。小二在旁。瞧着。只是發怔。當下霍天豹覺得酒醉肚飽。於是用手向小二招了一招。小二走得過來問道：爺還要添什麼東西。霍天豹搖頭道：不用了。我且問你。這裏嘉興地方。蕭提督府在那裏。小二答道：蕭老爺的府第。在此西街。門牆高大。走過去一望便知。霍天豹翻着醉眼道：我不認識西街。在什麼所在。小二用手一指道：爺出了這裏店門。朝北轉一個灣。就是西街了。霍天豹聽了。記在心頭。又問道：你可曉得他家生有幾位公子。小二道：這蕭老爺膝下止生一女。今年十二歲。在五年前。夫人才生了一男。取名金琳。已在書房念書。還有兵部吳老爺的公子。名喚天保。與蕭家是郎舅親。故而吳公子。也在蕭府讀書。霍天豹道：小二。你怎麼知道這樣明白。小二道：因為小的有一個哥哥。在蕭府當差多年。所以明白。霍天豹道：多承你指示。你且把酒菜算一算。共該多少錢。小二算了算道：一共四兩六錢。霍天豹隨手掏出一錠銀子。約莫五兩光景。交與小二道：不用找了。餘下賞你作小賬。小二喜出望外。連連稱謝。霍天豹問明了蕭家路徑。

提着包袱。起身出店。來到街上。看看天色尙早。便依了小二之言。邁步朝北轉了一個灣。到了西街。果見一所高大宅院。兩扇烏漆牆門。左右一對石獅子。甚是威武。走近牆門觀看。門上一方直額。寫着蕭提督府四個金字。霍天豹心中暗暗歡喜。即在牆外四週。看了一回。這纔穿過西街。忽見一所古廟。牆壁坍塌。知是沒有香火。的土地祠。暗忖此間街道僻靜。來往行人稀少。正好歇脚。想定主意。移步入土地祠。只見中間的神像。僅存殘肢。但剩一只石案。和一個石拜墊。餘物一無所有。霍天豹將衣袖在拜墊上拂去了灰塵。將身坐定。放下包袱。略略歇息。這時天已昏黑下來。幸喜正在中旬。明月東升。照得土地祠中。猶似白晝。霍天豹坐在拜墊上。因尙未起更。心中好不納悶。却又不敢躺下。恐怕睡熟了誤事。好容易遠遠聽得譚樓上打過二更。立起身來。將包袱打開。取出一套夜行衣。靠換好。但見他頭上包一塊湖色縐紗包頭。頂門前打着一個英雄拱手結。身穿一件玄緞密門二十四檔鈕扣小袖子緊身短襖。下穿玄色縐紗大襠褲兒。脚上穿一雙千針綳。萬針縫。翻得山。越得嶺的跳鞋。腰間緊緊束了一條絲帶。扎束定當。一口單刀。插在肩窩。然後將換下白晝所穿的衣服。打入包袱。塞在神座底下。移步走出土地祠。左右一看。靜悄悄不見一人。他便放胆撥開大步。到得西街。將身一縱上屋。施展輕身工夫。跳入蕭府庭院。暗自轉念道。不知這兩個小畜生。宿在那裏。你看房屋甚多。一一找尋起來。找到天明。只怕還找不到。舉目四下裏觀瞧。見左側廂房裏隱隱透出燈光。心中大喜。躡房越脊過來。將雙足鉤住屋檐。一個金鷄倒挂之式。向窗隙中一看。見桌上點着一盞半明不暗的油燈。正中一張涼床。並無蚊帳。床上睡着雪白肥胖的兩個孩子。皆在五六歲的模樣。呼呼的睡得很熟。霍天豹一見。如獲至寶。歡喜道。這兩個小畜生。必是仇人之子。今晚活該死在我的手內。當下他大着胆子。拔出單刀。探進窗縫。用力一削。略

噠一聲。削斷窗格。用手輕輕推開窗戶。使一個毒蛇進洞之勢。雙足脫落。將身躡入房內。走着矮步。來至床前。舉起手中那口單刀。一刀砍下。書中交代。白晝霍天豹在聚仙樓飲酒之時。說也湊巧。這位程鐵牛先生。不知怎樣鬼使神差。授畢了天保金琳二人功課武藝之後。興之所至。信步走出蕭府。一路閒玩。經過聚仙樓門首。覺得腹中飢餓。走入酒樓。要了兩樣酒菜。幾個包子。坐着吃喝。所謂無巧不成書。正坐在霍天豹對面。見他獨自一人。大喝大嚼。早有幾分詫異。暗道。世界上竟有這等粗魯渾人。於是一面飲酒。一面留神霍天豹的舉動。少停霍天豹吃好。喚過小二問蕭提督府。又聽他是北方口音。不禁心中一動。及至霍天豹起身出店。來至蕭府門前察看。程鐵牛先生跟在後面。看他探頭張望。鬼鬼祟祟。料定他不懷好意而來。後來見霍天豹轉灣走出。程先生方才匆匆回府。來至書房。正值蕭金琳吳天保練習完畢。閉在書房歇息。程先生道。你們二人今晚睡覺。可要睡得醒些。不然恐有性命之憂。金琳天保同道。先生此話何來。程鐵牛即將在酒樓遇見一個大漢。與店小二怎生問答。以及自己跟隨大漢後面。看他舉動之事。說了一遍。末了又道。我看此人相貌凶惡。舉止詭異。必非好人。金琳天保道。學生們年紀尚輕。焉得與人結下仇恨。先生未免過慮了。程鐵牛道。爲師豈不知曉。你們年輕。斷無與人有仇之理。但你們父親在外作官。爲國出力。剿滅賊寇。翦除惡霸。難免沒有仇家。仇家不能找你們父親。探聽有子在家。只得到來暗算你們。絕了你父親子嗣。豈非報了仇了麼。金琳天保聞言。恍然大悟。若非先生指教。學生們那裏知曉。今晚小心睡覺。慎防歹人到來行刺便了。程鐵牛點首稱善。須臾天晚。書僮端進晚飯。師徒三人食畢。閒談了一回。金琳天保告辭入內。回至自己房中。預備兩口單刀。放在枕邊。上床睡覺。守至三更時分。並無動靜。蕭金琳朦朧睡去。吳天保尚未睡着。忽聽屋上微有聲響。卽知不好。一

手按定單刀。側耳靜聽。呀的一聲。窗戶開了。天保急忙將簫金琳推醒。在他腿上捺了一下。金琳醒來。見霍天豹走近床前。舉刀砍下。吳天保抽出單刀。喝聲賊人且慢。舉刀招架。霍天豹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以為兩個小孩睡熟在彼。不防他們是假睡。手中一軟。被吳天保單刀架着。自己的刀。幾乎脫手。說聲不好。一個騰步。躡出窗戶。跳到屋上。驚魂略定。暗道方才未曾留心。受他一驚。這兩個孩子有甚能為。如今他們自來送死。正好取他們性命。想定主意。將身站住。只見吳天保飛身上屋。霍天豹舉起單刀。擡頭劈下。吳天保忙將身子偏過。回手一刀。照准賊人胸膛刺來。霍天豹見他刀法純熟。身子靈活。不敢懈怠。剛將吳天保單刀架開。簫金琳也趕上屋來。舉刀便砍。霍天豹說聲不好。急忙躲過。誰知吳天保的刀又到。霍天豹雖然武藝高強。戰了數合。知道兩個孩子利害。不敢戀戰。暗想三十六着。走為上策。打定主意。遂虛晃一刀。回身而逃走。金琳天保那裏肯捨。在後緊緊趕來。霍天豹見他們追來。沒奈何。跳至對面屋上。揭了一疊瓦片。喝聲小畜生。休要追趕。看我法寶。說着照准二人頭上擲來。吳天保眼快手捷。舞刀將瓦片噹噹的敲碎。霍天豹更加吃驚。拚命飛逃。爭奈金琳天保仍是不捨。霍天豹伸手向鏢囊中。掏出一枝金鏢。回身向天保打來。天保見有一道金光近身。知是暗器。伸手把鏢接住。喝聲狗強盜。小爺還了你罷。說着回鏢打來。霍天豹幸虧躲閃得快。沒有打中。沒命的逃去了。金琳天保仍欲前追。忽然聽得背後有人喝道。窮寇莫追。暫且饒他去罷。原來這位程先生。雖囑咐天保。金琳回房睡覺。小心有人行刺。自己仍不放心。故而並不睡覺。脫去長衣。藏着單刀。隱伏在天保金琳臥房屋上。及至三更時分。忽見一條黑影。進府而來。仔細一看。正是白晝所見的大漢。又見他撥開窗戶。跳進房去行刺。就想上前擒住。一轉念道。且慢。待我觀看天保金琳有否退賊的力量。便將一枝金鏢。托在手中。候在窗外。見他

刀下。床上沒有動靜。立即發鏢打去。及見天保用刀招架。知道金琳天保未曾睡熟。防備在彼。故而返身上房。蹲伏在屋檐之上觀看。後來見賊人逃出窗來。天保金琳追出爭鬥。暗暗讚嘆不止。今見賊人逃出府去。天保金琳尚欲追趕。程鐵牛連忙喝道。窮寇莫追。天保金琳聽出是先生聲音。不敢違拗。將身站定。說道。先生學生們正好追趕賊人。取他性命。除了後患。程鐵牛道。你們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今晚賊人已殺得他忘魂喪胆。斷不敢再來了。又將自己未睡。在房上觀看賊人進房之言。說了一遍。金琳天保齊聲稱謝。於是師徒三人下屋。各歸自己臥房安歇。次日清晨。天保金琳也不將此事告訴別人。惟恐母親曉得了。却要耽驚受嚇。故而合府的人並不知曉。從此以後。天保金琳專心學習武藝。以防賊人邀請能人到來報仇。按下不言。再說霍天豹拚命逃出了蕭府。回頭不見天保金琳追趕。方始放心。回轉土地祠。脫去夜行衣靠。換上白晝穿的衣服。重將包袱打好。背在肩上。見天色微明。不敢再在嘉興耽擱。立即出城。趕回山東鳳凰山。自有嘍兵通報上山。霍天香正坐在分金殿上。盼望天豹行刺仇人的消息。忽見嘍兵入內跪下報道。啓稟大王。二大王回山了。霍天香聞報。吩咐請進嘍兵。一聲答應。去不多時。只見雲中盜霍天豹垂頭喪氣走上殿來。霍天香見他這般形狀。逆料事情不妙。忙問道。賢弟辛苦了。但不知可會將仇人之子刺死。霍天豹懊喪道。空跑了這一趟。思想起來。令人可惱。說時連聲嘆息。霍天香道。賢弟。可是沒有找到仇人住處。快快坐下。說與愚兄知曉。霍天豹道。小弟到了嘉興。便在酒樓中打聽蕭官家園。是在西街居住。門前有一對石獅子。容易辨認。小弟也不投店歇宿。恐怕事成之後。多費週折。所以小弟找了一處沒有香火的土地祠歇脚。連夜進了賊官府行刺。只見兩個小畜生。躺臥床上。小弟喜出望外。開了窗戶。跳進房去動手。走至床前。才將單刀舉起。那知兩個小畜生。沒有睡熟。

拔刀招架。小弟不敢在房中久留。急忙跳到屋上。兩個小畜生隨後追將上來。殺了一回。小弟不是他們的對手。發鏢打去。被小畜生接住。險些兒被他回鏢打中。只得逃出簫府。星夜回山。霍天香聞言。將信將疑。就要親自下山行刺金琳天保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怒恨填胸下山行刺 垂頭喪氣赴水逃生

霍天香聽了天豹一番言語。不免將信將疑。便問道。這兩個小畜生。不信竟有這般武藝。霍天豹道。大哥。這兩個小畜生果然利害。小弟若非親眼目睹。也不深信。霍天香道。據賢弟如此說來。愚兄之仇。今生難以報復。霍天豹道。大哥不可性急。慢慢設法。自能算計他們。斷不使姪兒含冤泉下。說罷吩咐嘍兵速備酒飯。左右一聲答應。須臾端進酒飯。霍天豹道。小弟今日還未吃過東西。腹中飢餓難忍。大哥你也飲酒罷。霍天香愀然道。愚兄滿腔心事。那裏飲得下酒。想殺子大仇。今已十載。只因山上無人掌管。不能分身下山報仇。如今欲煩賢弟料理山務。待愚兄親自下山。置死這兩個小畜生。才出得我胸中惡氣。倘此仇不報。豈不被天下綠林英雄恥笑。所以愚兄此番下山。要是報仇不成。誓不回山。霍天豹道。大哥何出此言。姪兒大仇。終有一日報復。忍耐才是。何必這般急躁。霍天香歎道。賢弟有所不知。愚兄實已忍無可忍了。請賢弟休再多言。霍天豹見天香意決。不便再勸。遂道。大哥但請放心。山上之事。小弟必不負大哥重託。當下霍天香忙收拾了一切應用物件。打成一個小包袱。又取了些零碎銀子。作為路上使用。然後來至分金殿。傳集全寨嘍兵頭目。吩咐道。我今下山往嘉興報仇。至多一月。即要回山。暫將山事交託二大王掌管。你們須要聽他調遣。倘有違拗。立即斬首。嘍兵

頭目齊聲答應。霍天香這纔起身下山。逕奔浙江嘉興進發。路上並無耽擱。那日已抵嘉興。進城找了一家悅來客店住下。次日清晨小二端進臉水。伺候霍天香洗畢。又泡了一壺茶來。那小二很會說話。問道。客官的口音像是北方人。府上那裏來。到做地。有什麼貴幹。霍天香道。我家住山東青州府。只因有一個深交朋友。在此嘉興縣衙當差。好久沒有與他會面。特來探望。小二道。原來客官到此探望朋友的。那末可以在嘉興頑上幾天。這裏名勝很多。城外的烟雨樓。景致更好。霍天香道。過幾天自然要去的。於是用了早膳。走上街坊。見行人熙來攘往。兩旁店舖林立。熱鬧異常。心中暗忖。不知西街在什麼所在。且找人問一問才好。一眼看見一個老頭兒。挑着一付柴担過來。霍天香把手一拱道。老丈請了。那老頭兒歇下柴担道。我和你素不相識。怎麼見了我拱手。霍天香道。我要借問一信。這裏上西街向那兒走。那老頭兒搖着頭道。我聽不明白。你噤哩咕嚕說些什麼呀。霍天香方知道老頭兒是個聾子。也算自己晦氣。正想掉頭往前走。却見一人低頭走來。霍天香又拱手向那人問信。只見那人瞪着一雙眼睛。呆呆的。看着霍天香。一言不發。霍天香連問數聲。不見回答。始明白他是啞子。不覺又氣又惱。只得走到店舖中問信。才指示他道。這裏是東街。轉灣一直往西走。便是西街了。霍天香道。了一聲勞駕。往西而行。來到一條橫街。果見一家門首。置着一對大石獅。料是蕭府無疑。記明在心。仍從原路返店。小二接着問道。客官可曾遇見你的朋友。霍天香道。今天不巧。朋友出門公幹去了。祇好明天再去探望。少頃小二端進午飯吃了。躺下睡覺。守到二更時分。更換夜行衣靠。靜聽房外聲息全無。便輕輕開了窗戶。將身一蹤。躡至屋上。施展夜行工夫。疾如鷹準。轉瞬已到西街蕭府。用目一看。見左首廂房裏面。點着燈火。霍天香雙足鉤住屋檐。用舌尖舐破紙窗。見兩個孩子同臥在床。霍天香見了。心花怒放。拔出單刀。挑開

窗戶。躡入臥房。來至床前。舉刀往下砍去。說也奇怪。床上的兩個孩子。頓時失了所在。不由的詫異道。這兩個小畜生。好端端睡在床上。往那裏去了。莫非他們有邪術不成。轉念間。不防背上打了一拳。回頭看時。正是床上睡的孩子。原來天保金琳自從那晚賊人到來行刺之後。每到夜間睡覺。更加留心。稍有一點响動。便會驚醒。天保睜眼見有人跳進窗來。推醒金琳。故而霍天香舉刀砍下之時。天保金琳早翻身躲入床下。此時天保爬出床底。打了一拳。霍天香大怒。回身一刀砍來。那孩子忽又不見。好生詫異。忽覺頭上的英雄巾。被人抓去。連忙抬頭一看。見天保金琳伏在樑上。格格的笑。霍天香不由的心驚胆寒。暗道。這兩個孩子本領在自己之上。眼看今日行刺。又成畫餅。房中狹窄。動起手來。却要吃他們的虧。還是走罷。想定主意。縱身跳出窗戶。來至屋上。身未站穩。天保金琳也已追趕上屋。霍天香大吃一驚。舉刀照准天保砍下。天保不慌不忙。用刀架開。三人即在屋上交手。殺得霍天香兩臂酸麻。祇有招架之功。沒有還手之能。氣喘吁吁。滿頭大汗。要想逃走。却又脫身不得。不由哇呀呀怪叫連聲道。好小子果然利害。爺殺你們不過。說着將刀上下翻挑。一個騰步。跳出牆外。沒命的逃走了。天保金琳那裏肯捨。緊緊在後追趕。這時蕭府上下人等。都從夢中驚醒。有幾個胆子大的。搬了一張扶梯。爬到屋上觀看。正見二位公子。追賊出府而去。程鐵牛先生知是刺客復來。提着單刀。跳上屋面。恐金琳天保有失。忙大聲喝道。賢契們休再趕去。放他逃生了罷。天保金琳定要把賊人拿獲。所以程先生叫喊。只當沒有聽見。依然追趕下來。霍天香嚇得魂不附體。拚命飛奔逃遁。眼看東方漸漸發白。心中更加着急。如果天色亮了。路上有了行人。更難脫身。一時心急慌忙。不辨路徑。逃到一處山崗。天保金琳在後哈哈大笑道。好大胆的賊人。這裏乃是絕路。你往那裏逃。還不跪下就縛。霍天香四下裏一瞧。情急智生。但見山邊

有一條大河。甚是寬闊。暗道。若被這兩個小畜生擒住。性命不保。不如跳下河去。在水中逃了罷。想定主意。將身一蹶。跳入河去。天保金琳追到岸邊。眼見賊人覓水逃去。爭奈不諳水性。天保道。今天又便宜了這賊人。不能將他擒獲。金世道。我們不諳水性。再等賊人到來。務必取他性命便了。正說着。程鐵牛先生趕到。問道。那賊人是不是跳入河中逃了。賢契們回府要緊。天保金琳同聲稱是。剛才回轉自家門首。家人們見他們三人同回。齊說好了。夫人在廳上急得哭啦。二位公子快去見夫人罷。天保金琳聞言。急忙走到廳上行禮。劉夫人斥責道。你們二人也太覺胆大了。那賊人並未偷盜什麼。儘管由他逃生。何必要你們窮追出外。累爲娘耽驚受嚇。下次不可如此妄爲。天保答道。舅母有所不知。這賊人並非到來偷盜東西。却是來行刺我們性命的。劉夫人訝道。甥兒此言差矣。你們小小年紀。怎會與人結下仇恨。却要置死你們。斷無此理。金琳在旁也道。母親。那賊人果是來行刺的。前幾天已有一賊。到我家來行刺。虧得程先生在酒樓飲酒。聞得賊人探問我家之事。起了疑竇。回來囑咐我們晚上小心。二更以後。果有一賊到來行刺。却被我們趕跑。昨晚乃是第二次了。孩兒恐母親知道駭怕。故而不曾告稟母親。這次却被母親知曉。不能隱瞞了。劉夫人聞言。嚇得遍體悚然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停了一回。方才說道。這到奇了。你們小小年紀。無仇無怨。賊人前來行刺你們則甚。天保道。程先生說我們雖則年幼。沒有仇人。也許父親與舅父在外爲官。難免不與賊寇結下仇恨。他們到來刺死我們。絕了父親後嗣。也算報了仇了。劉夫八把頭點了一點道。此言說得有理。你們下次須要分外小心。賊人心懷不死。尙有再來之日。天保金琳連稱遵命。往書房中去了。且說金琳的姐姐蕭金花。今年十二歲。出落得花容美麗。體態端莊。聽說賊人兩次到來行刺。也覺心寒。暗忖。天保金琳若無武藝。那就性命不保。幸喜他二人得程先生

傳授。才能殺退賊人。可見武藝有防身之益。這日來至母親房中。將自己學習武藝之言。向劉夫人說了一遍。劉夫人道。男兒習練刀鎗拳棒。日後博取功名。匡扶社稷。你是女孩兒家。練這武藝。有甚用處。金花小姐道。母親。天保金琳兩個弟弟。年紀雖幼。幸喜早練武功。要是不然。豈非做了賊人刀下之鬼。因此女孩兒也要練習刀鎗拳棒。以作防身之用。劉夫人見女兒立意堅決。不忍過拂。便道。既如此。你去拜求程先生教授便了。金花小姐見母親應允。芳心大喜。起身出外。來至書房。程鐵牛問道。小姐來此何事。金花即將母親應允習武之言說了。程鐵牛先生並不推辭。一口允許。每日課餘之後。教授金花小姐拳棒。自此金花小姐每日用心練習武藝。孜孜不倦。暫且按下慢表。再說霍天香伏在河中。迨至天晚。方敢上岸。將身上衣服吹乾。也不敢回轉客店。心中暗想。大仇未報。還有甚麼面目回轉鳳凰山去。如今到那裏去呢。忽一轉念道。有了。我有一個師兄。現在河南麓山少林寺爲僧。向在綠林做好漢。綽號人稱鐵笛僧。此人武藝精通。勝我十倍。待我前往懇求他。下山不愁此仇不報。算計定了。逕往河南一路進發。那日已抵麓山少林寺。霍天香即向小沙彌道。請問一聲。鐵笛僧可在寺內。小沙彌答道。知客禪師正在裏面。你來找他嗎。霍天香道。不錯。相煩你通稟一聲。說有霍天香由山東到來拜訪。小沙彌說聲少待。進寺稟報鐵笛僧。原來那鐵笛僧與霍天香。都是河南五龍山鐵羅漢張天佐的徒弟。最爲莫逆。聞說霍天香到來。欣然出外迎接。將霍天香讓入雲房裏面坐定。小沙彌捧上香茗。茶罷收杯。鐵笛僧問道。師弟。愚兄往常見你。雄糾糾氣昂昂。十分氣概。今天到此。爲甚這般狼狽。霍天香嘆了一口氣道。師兄。不要提起此事。說將出來。叫人氣死。你小香姪兒。在白雲山被蕭賊官擒去斬首。此仇至今未報。耿耿在我心頭之上。目下打聽得蕭賊官生有一子。年已六歲。與吳賊官的兒子。同在書房讀書。小弟久欲下山。

報仇刺死這兩個小畜生。無奈山事乏人料理。不能分身。恰巧胞弟天豹關外回來。問起姪兒之事。他就下山報仇。誰知道了嘉興。却被天保金琳兩個小畜生。殺得大敗。逃回山寨。小弟不信這小小孩子。竟有這般武藝。便將山事囑托了胞弟。下山前往嘉興行刺。尋至蕭府。見兩個小畜生睡在臥房之內。小弟即到他床前動手。剛一舉刀砍下。那兩個小畜生忽然不知去向。我不覺吃了一驚。正這當兒。背後有人打了我一拳。回頭看時。正是那兩個小畜生。霎時又把小弟的英雄巾抓去。跳在樑上。小弟就知道這兩個小畜生的利害。返身躍出窗外。那兩個小畜生趕上屋來。與我交手。小弟被他們殺得筋疲力盡。跳入河中。才得死裏逃生。沒有面目回轉鳳凰山。故而來到此間。與師兄商議。你想這事氣人不氣人。鐵笛僧聽了。氣得三尸神暴跳。七竅裏生烟。怒道。這兩個小子如此大胆。欺侮我綠林好漢。師弟但請放心。莫說這兩個小畜生。就是京中的蕭臧官。不是愚兄誇下海口。取他們的性命。易如反掌。霍天香聽他應允報仇。喜之不盡。連連稱謝。鐵笛僧道。自己弟兄。何用客套。說着吩咐小沙彌。速備素齋。陪着霍天香開懷暢飲。鐵笛僧問明了嘉興蕭府情形。到了次日。即命霍天香在山等候。待我下山一行。不出數日。便可結果天保金琳性命。這才作別起身下山。往浙江嘉興府而去。不知鐵笛僧能否結果天保金琳性命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聞笛聲誤中鐵口涎 慕美色怒殺秀才妻

鐵笛僧別了霍天香。自己挑了高肩担。扮作遊方僧人模樣。下了麓山。直向嘉興進發。這鐵笛僧的本領。甚是高強。他善吹一根鐵笛。又能當作傢伙使用。故而即以鐵笛僧爲名。江湖上到處聞名。不在話下。當下鐵笛

僧到了嘉興。立即進城。來至西街。就在蕭府門首。站定身子。吹動鐵笛。發出一種尖銳的聲音。他以為蕭府必有人出來觀看。引誘天保金琳出外。即可趁此機會動手。誰知吹了半天。並無一人出外。原來蕭金琳今日往親戚家中去了。書房中只剩天保一人讀書。忽聽府外一陣笛聲。送入耳際。十分動聽。也是合當有事。程鐵牛先生不在書房。天保畢竟有些孩子氣。聽見了這悠揚的笛聲。遂起身出外觀看。走出大門。却見一個和尚。身旁歇着一付高肩擔。站定在那裏吹笛。天保見了。想是一個要錢和尚。即在身上掏出一文小錢給他。那和尚並不要錢。天保很覺詫異。問道。你這和尚既不要錢。爲何站在人家門外吹笛。那鐵笛僧也不答話。挑起担子便走。心中暗忖。這孩子不是天保。定是金琳。便運用氣功。猛一回頭。向天保吐出一道寒光。天保頓覺打了一個寒噤。知道不好。急忙返身進門。回至書房。早已天旋地動。頭暈眼暗。坐立不住。倒身躺在榻上。書中交代。那鐵笛僧吐出的一道寒光。乃是一套陰工。其名叫做鐵口涎。最是利害無比。若中了他這陰工。無藥可治。三日後必要殞命。但練這鐵口涎的工夫。極不容易。須於每日清晨。太陽透出之時。赤着胸膛。露出小腹。運用丹田之氣。對准紅日。呼吸三百口氣。不分冬夏。不許間斷。如是三年。方能練就。還有一層。倘若身子怯弱。氣分不足。就想練這套陰工。練至一年半遠。反而送了性命。所以練這套功夫的人。古今罕有。這鐵笛僧身強體壯。竟被他練就。閉言少敘。且說天保倒在榻上。昏迷不省人事。書僮慌了手脚。急忙入內飛報夫人。劉夫人聞報。大驚失色。慌忙來到書房。見天保倒在榻上。咬緊牙關。緊閉雙目。劉夫人喚道。甥兒你怎麼樣了。連問數聲。天保只是不聲。劉夫人大吃一驚。忙問書僮道。吳公子可有甚麼病症。書僮答道。吳公子並無疾病。方才很快活的。走門大門。看見了吹笛的和尙。進來便不言語。倒臥床上了。劉夫人聞說。急得流淚道。甥兒必爲中了邪術了。倘

有三長兩短。怎生是好。正這當兒。蕭金琳已從親戚家回來。見母親在天保床前流淚。十分詫異。忙問道。母親。吳家哥哥有什麼病症。劉夫人便將書僮之言。說了一遍。蕭金琳聽了。不禁嚎啕痛哭起來。劉夫人更加悲傷。一面差人往吳府報信。一面差人邀請名醫。少頃程鐵牛先生回家。見吳天保不言不語。因自己略知醫理。即將三個指頭。按在天保寸關脈上。診了一回。竟不識是何病症。停了片晌。醫生到來診脈。只言中了邪異。無藥醫治。立即辭去。劉夫人母子與程鐵牛先生。愈覺慌張。未幾蕭夫人乘轎趕來。見兒子如此模樣。心痛如割。姑嫂二人見禮畢。金琳叩見姑母。程鐵牛先生也不迴避。與夫人施了一揖。大家坐定。劉夫人即將上項情形細說了一遍。蕭夫人流淚言道。眼看我兒命在旦夕。不知蕭家作了什麼孽。竟有絕嗣之禍。說着放聲大哭。劉夫人勸慰道。姑母休要過悲。有傷玉體。常言道。吉人自有天相。且訪尋名醫。自能救治甥兒之病。於是又請了幾位城中名醫。診視天保。爭奈請來的醫生。一個個束手無策。不肯開方。蕭夫人祇此一子。哭得死去活來。再說兜率宮中太上老君。正在打坐蒲團。忽覺心血來潮。掐指一算。即知天保有難。起身走下蒲團。吩咐金銀二童子。好好看守兜率宮。駕起祥雲。來到東萊山紅雲洞。按住雲脚。原來東萊山紅雲洞中。有一位紅雲長老。忽見太上老君駕到。急忙接入洞。叩頭行禮。問道。請問老君鶴駕光降。有何見諭。老君道。只因兜率宮乾坤印精。偷逃下凡。上帝知其下凡。擾亂紅塵。圖害生靈塗炭。即遣二郎神楊戩與三太子哪吒。下凡收服印精。楊戩託生吳天保。三太子托生蕭金琳。誰知天保被鐵笛僧鐵口涎所傷。命在旦夕。凡間無藥可治。本擬親自下凡相救。想起長老法術廣大。欲煩下界一行。施救天保性命。紅雲長老聞言。一諾無辭。老君大喜。告別起身。駕雲回轉兜率宮去了。紅雲長老不敢停留。立即出了紅雲洞。駕起祥雲而來。此時天保中了鐵口涎。已經三日。命在

呼吸之間。可憐蕭夫人哭得兩眼發腫。猛見窗外一道紅光飛進。仔細看時。却是一位長老。知非凡人。急忙跪下迎接。口稱活佛。紅雲長老道。夫人請起。我乃四方雲遊僧人。今日路過貴地。見公子忽得異症。特來相救。蕭夫人喜出望外。連連叩頭拜謝。紅雲長老問道。公子得病幾時了。蕭夫人起身答道。今已三日。病勢沉重。昏迷不省人事。不知何故。務求活佛施救。感恩不淺。紅雲長老遂步至天保床前。僅將拂塵拂了幾拂。又見紅雲長老在天保頂上。輕輕拍了一拍。立即取出一顆肉丸。約有核桃大小。果然佛法廣大。天保大喝一聲。痛死我也。立刻就在床上爬起來。舉目一看。暗自忖道。我被和尚吐出一道寒光。立即昏暈。不省人事。如今床前怎麼又有一個和尚。慈眉善目。却像得道高僧。這到奇了。蕭夫人見天保呆呆不語。知他神智未清。便道。我兒速速跪下。叩謝活佛救你性命之恩。天保急忙雙膝跪下。拜了四拜。紅雲長老手中托着取出的肉丸。謂天保道。公子可否識得此物。天保搖頭道。弟子年幼愚昧。不識此物。紅雲長老道。這就是前日惡僧吐出的東西。其名叫做鐵口涎。甚是別害。人若中了。三日必死。天保悚然問道。不知此工何法可破。紅雲長老道。要破此工。非要懂得紅砂手黑砂手不可。天保即求長老傳授紅砂手。其時天已黎明。蕭金琳與劉夫人蕭金花等。俱各起身。到天保房中探病。忽見天保和一個和尚說道。無不驚詫。動問蕭夫人方知就裏。也過來叩謝活佛慈悲。紅雲長老一一欠身答禮。金琳聞知天保中的是鐵口涎陰工。此工惟紅砂手黑砂手可破。也拜求長老傳授黑砂手。紅雲長老並不推辭。滿口應允。這時天保嚷着肚中飢餓。蕭夫人急忙吩咐了環預備稀飯。又問紅雲長老可吃葷酒。紅雲長老道。貧僧已不食烟火多年了。說着教授二人紅砂手黑砂手之法。天保金琳聰穎過人。只要一遍教過。即能心領神會。二人又叩問長老法號。何處寶刹。紅雲長老堅不肯言。叩之再三。方說道。我乃四方雲

遊僧人到處爲家。萍踪無定。天保金琳欲待再問。只見長老化作一陣清風。紅光焰焰。霎時失了所在。二人急忙跪下。望空拜謝。自此天保金琳即在府中練習紅砂手黑砂手工夫。預備報仇。不在話下。再說鐵笛僧。那日將鐵口涎傷了天保。以爲天保必死。與師弟霍天香報了仇恨。中心暢快。便取道逕奔河南而來。這日行經金鷄嶺。正在一帶松林外。低頭前走。忽然林中跳出一個黑漢。手執一根齊眉鐵棍。照准鐵笛僧頭上一棍打下。這黑漢叫做蘇子仙。專在此間松林中打悶棍爲活。向來一棍取財。未逢敵手。誰知一棍打在鐵笛僧頭上。動都不動。蘇子仙嚇了一跳。卽知不妙。急忙拔腿就逃。鐵笛僧那裏肯放他過去。在後緊緊追趕。趕了二里光景。前面有一條大河。蘇子仙撲咚一聲。跳入河中逃去。鐵笛僧不諳水性。只得由他逃走。仍舊趕路。那天到了開封府。合當有事。忽見一家門首。有一年輕少婦。推門入內。鐵笛僧定睛一瞧。見那少婦生得容顏俊俏。舉止風流。真個動人憐愛。原來這少婦姓朱。丈夫乃是秀才。娘家姓馮。朱馮氏今日打從娘家回來。推門進內。方欲回身閉門。只見一個凶惡和尚。睜大了一雙色眼。目不轉睛的看着自己。朱馮氏嚇得芳心亂跳。連忙關上大門。入內去了。那鐵笛僧見朱馮氏年輕貌美。頓起邪心。便在附近客店中住下。候至黃昏人靜。換了一身夜行衣。靠飛身上屋。來至朱姓門前。認明無誤。縱身入內。見房內透出燈光。卽將雙足鉤住屋檐。使一金鷄倒掛之勢。用眼向窗隙內一看。朱馮氏尙未睡覺。還在燈下做活。燈光照着粉面。愈顯得千嬌百媚。鐵笛僧那裏還按捺得住。拔下單刀。挑開窗戶。縱身躡入房內。朱馮氏見窗外跳進一個凶惡和尚。手執明亮鋼刀。不由大驚失色。丫環蘭香在旁見了。嚇得魂飛天外。急忙將身躲入桌子下面。索索的抖。鐵笛僧站定身子。雙手抱住朱馮氏。道。美人不要聲張。洒家因見你貌美。特來求賜片刻之歡。萬望美人見憐。朱馮氏勃然大怒。劈口罵道。禿驢好

生無禮。晝夜來至良家婦女房中。該當何罪。快快出去。不然叫喚人來。把你綑綁。送入當官。活活處死。說罷大
哭大喊。鐵笛僧逆料難成好事。頓時怒往上冲。手起一刀。將朱馮氏砍死。回頭不見了環蹤跡。打開箱籠。取出
金銀首飾衣服。打成一個包裹。背在肩上。將身一縱。跳到屋上。回轉客店。天尚未明。並無一人知覺。假寐片時。
天已亮了。起身開了房門。小二第進洗臉水。洗畢。算清店賬。動身趕路。匆匆趕了十餘里。這纔慢慢行走。覺得
腹中飢餓。但見前面一家酒店。招牌上寫着杏林春。款步進店。自有小二招呼進內坐下。擺上酒菜。鐵笛僧一
時高興。放量痛飲。不知不覺飲得酩酊大醉。伏在桌上打盹。恰巧江湖上來了兩個大盜。一個名喚吳忠。綽號
人稱雲中飛。一個名喚吳隱。綽號人稱水上飄。其時弟兄二人。也在店中飲酒。瞧見鐵笛僧進內。放下包裹。頗
覺沈重。吳隱悄悄浮聲向吳忠道。俺的哥。有貨來了。吳忠點頭道。不錯。我們帶着他一同走。他們二人說話之時。
鐵笛僧並未留意。不然他們講着江湖切口。焉有不曉之理。吳隱說有貨。却是指着包內有錢。吳忠說帶着他
一同走。便是下手偷他的意思。當下二人見鐵笛僧飲醉。正中機會。吳忠便向吳隱使了一個眼色。吳隱會意。
站起身來與小二算賬。故意計較。吳忠順手拿了包裹。揚長出店去了。再說那鐵笛僧。雖然飲得酩酊大醉。身
子伏在桌上磕睡。其實他的心却貫注在包裹上。防人偷盜。這時隱約見有人拿他的包裹。不由勃然大怒。急
忙抬起頭來觀看。果見包裹不翼而飛。此時吳氏弟兄剛才走出酒店。鐵笛僧酒已大醒。跳將起來。向外追趕。
小二正將吳氏弟兄酒帳交明櫃上。返身入內。見鐵笛僧大踏步往外走去。忙着喝道。你這和尚那裏去。留下
酒錢再走。鐵笛僧急欲追趕偷包裹的賊。只當沒有聽見。往外直闖。小二喝道。好和尚。我們小本經紀。你吃了
白食。想逃跑嗎。說着伸手來抓鐵笛僧。鐵笛僧不及回答。把手一推。小二再也站立不定。一交跌出數丈之外。

跌得連聲呼痛。鐵笛僧出了酒店。兩下一望。見吳忠吳隱背着包裹在前行走。一聲大喝道。你們往那裏走。快留下包裹。洒家饒你們性命。如若不然。立取爾等狗命。撥開大步。往前趕來。怎奈吳忠吳隱步履如飛。再也追趕不上。追了一回。竟無蹤無影了。鐵笛僧萬分懊喪。眼看到手的財物。却被人家唾手得去。實在有些氣憤。不過。故而並不耽擱。回轉麓山少林寺。霍天香出外迎接道。師兄路上辛苦了。二人挽手入內。雲房中將身坐定。鐵笛僧長嘆一聲道。師弟一言難盡。思想起來。令人惱恨。霍天香問道。莫非大哥沒有找到天保金琳兩個畜生麼。鐵笛僧道。愚兄到了嘉興。即在西街蕭府門前。吹動鐵笛。其聲嘹亮。遠近可聞。霍天香道。可曾誘出兩個畜生。鐵笛僧道。吹了多時。出來一個孩子。不知是誰。即吐鐵口涎。將他傷了。霍天香拱手稱謝道。這孩子不是天保。定是金琳。師兄傷了一個。聊出我胸頭惡氣。但不知鐵口涎可有救治之法。鐵笛僧道。凡人中了鐵口涎。扁鵲重生。華陀再世。也難救治。諒那孩子已絕命多時了。霍天香聽了。喜之不盡。鐵笛僧又道。雖與師弟報了仇恨。只是愚兄喫了他人的虧了。心中十分惱恨。霍天香問道。師兄吃了誰人之虧。請道其詳。鐵笛僧道。說來慚愧。還是不說的好。霍天香道。咱們自己弟兄。有甚言語。何必隱瞞。鐵笛僧嘆道。愚兄浪蕩江湖。已有二十餘年。誰不認識我鐵笛僧。那曉今天遇見了兩個鼠輩。却把愚兄的包裹偷了去。因此惱甚。霍天香道。不知師兄在何處失風。包內有多少銀子。鐵笛僧道。包裹中金銀首飾衣服。不下數千兩銀子。霍天香聽說一楞道。便宜了這兩個鼠輩。難道就罷了不成。待小弟前去查訪。追還師兄原物。鐵笛僧遂將黑松林遇見打悶棍。追至開封。見一美貌少婦。晚間採花未成。盜得金銀飾物。在杏林春飲酒。被兩個小輩偷去包裹之言。細說一遍。又道。這兩個小輩。本領却也不弱。愚兄醒轉。他們方出酒店。已經追趕不及。霍天香道。既如此。待我到開封打

聽。必能訪出兩個小輩。鐵笛僧道。且慢商議。愚兄腹中飢餓了。說着吩咐小沙彌端正酒飯。與霍天香開懷暢飲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黑夜淒愴冤魂托夢 白晝強搶閨女嬌啼

且說被鐵笛僧殺死的少婦朱馮氏。次日他丈夫朱秀才得信。奔回家中。嚎啕大哭。蘭香告訴是和尙逼奸不遂。殺死主母。偷盜東西而去。朱秀才含着眼淚。計點失物。開了失單。趕往開封府衙鳴冤。知府閱狀以後。人命非同兒戲。立即帶了差役伴作。乘轎來到朱家踏勘相驗。驗明朱馮氏委是生前刀傷要害致死。一一填明屍格。知府問蘭香道。昨晚你在房中陪伴主母。什麼時候強盜進來的。蘭香道。丫環昨晚同主母在房中做活。約莫三更時分。忽聽窗戶一響。跳進一個和尙。相貌凶惡。手執鋼刀。抱住主母。圖行非禮。主母不從。破口大罵。惱了和尙。手起刀落。殺死主母。知府道。你可曾見過這和尙的面貌。蘭香道。從未見過。知府又回頭問朱秀才道。你妻子可曾到過廟宇燒香。朱秀才道。亡妻生平不喜燒香念佛。無事也不出門。求公祖大老爺追緝。早日伸冤。以安死者幽魂。知府點頭允道。本府與你訪緝凶手。從嚴懲辦便了。說罷。乘轎回衙。朱秀才買棺殮殮馮氏屍身。次日又往府衙追控。知府只得比差緝拿殺人凶犯。無奈那裏去找這凶手。緝訪數月。並無下落。再說朱馮氏被鐵笛僧殺死之後。冤魂不散。來至陰司森羅殿。懇求閻王伸冤。閻王憐他無端殺死。情實可憫。將生死簿揭開一看。謂馮氏道。殺死你的惡僧。名喚鐵笛僧。現在河南麓山少林寺。惡貫尚未滿盈。日後當死在吳天保之手。今准你前往嘉興託夢。即能報仇洩恨。朱馮氏叩頭謝恩。閻王即着牛頭馬面。帶領馮氏冤魂。

往陽世託夢。牛頭馬面引朱馮氏出了地府。鬼門關隨風飄揚。轉瞬已抵嘉興。時值三更。牛頭馬面引他走進蕭府大門。蕭府門神見有鬼差跟隨。並不攔阻。問道：你們來此何事。牛頭馬面答道：我們奉着大王之命。送這冤魂前來。貴宅託夢與吳公子的門神道：你們快快進去。兩家公子同在一房居住。牛頭馬面說聲勞駕。即同馮氏進門。來至公子房中。果見天保金琳同臥一床。馮氏上前即向天保託夢。天保正是朦朧好睡。猛見一個貌美少婦。檢衽言道：求吳公子與小婦人伸冤報仇。天保聞言。問道：你這女子有甚冤枉。求我伸雪。細細說來。馮氏道：小婦是人河南開封府人氏。娘家姓馮。丈夫朱秀才。那晚來了一個和尚。名喚鐵笛僧。進房恃強。威逼小婦人與他苟合。奴家萬死不從。被惡僧將我一刀殺死。奴家身死不明。哭往森羅殿控告。閻王查看生死簿。那惡僧惡貫將滿。該死於公子之手。閻王命牛頭馬面送到貴府託夢與公子。替奴報仇伸冤。永不忘恩。天保聞言。毛髮直豎。按定心神問道：你既要我伸冤報仇。但那惡僧在什麼所在。馮氏道：惡僧現在河南麓山少林寺。公子日前中的鐵口涎。也是這惡僧所爲。他與霍天香報仇。故來陷害公子。天保聽了。又驚又喜。驚的是冤魂到來托夢。喜的是得知仇人下落。欣然應允道：你好生去罷。我與你報仇便了。馮氏叩頭稱謝而去。天保醒來。却是南柯一夢。回思夢中景象。歷歷如繪。其時金琳也翻身蘇醒。天保道：賢弟。我方才偶得一夢。使人驚奇不置。隨將夢中之事。向金琳說了一遍。金琳道：既有冤魂到來。求大哥前去報仇。小弟願同往河南走一遭。天保道：却須瞞過我們母親。要是不然。豈肯輕易放我們前去。金琳道：不消籌躇。明日晚上。待衆人睡着了。我們越窗而走。有誰攔阻。二人計議定當。天已東方發白。仍至書房讀書。練習刀鎗。用過晚膳。二人在房中悄悄收拾衣服。打成包裹。帶了些銀子在身。作爲路費。已有二更時分。二人飛身上屋。施展夜行工夫。出了蕭府。見街

上已無來往行人。趕上官塘大道。直奔河南進發。在路飢餐渴飲。夜宿曉行。這日已行抵河南。正打從金雞嶺黑松林外經過。驀地裏跳出一個黃臉大漢。手執齊眉棍子。向天保當頭打下。原來此人正是打悶棍的蘇子仙。天保見大漢執棍打來。急忙將身躲閃。蘇子仙見棍子打了一個空。暗暗吃驚道。這孩子看他年幼。到有這樣本領。待我先下手爲強。送他媽媽家裏去罷。重又一棍打下。那曉被天保用手接住。望裏一抽。蘇子仙叫聲哎呀。手中棍子早被天保奪去。蘇子仙失去棍子。如魚離水。登時魂不附體。說道。好孩子。爺爺不是你的對手。慌忙回身逃走。天保金琳在後追來。蘇子仙將身跳進黑松林躲避。天保恐防暗算。不敢深入。蘇子仙道。孩子你不敢進林。算不得好漢。天保大怒。卽與金琳趕入林中。蘇子仙見他們追來。拔腿便逃。追到金雞嶺下。蘇子仙倒身下拜道。不知二位小英雄駕到。多多冒犯。諸問小英雄高姓大名。請到山上獻茶。天保金琳將他扶起。說道。英雄請起。何必多禮。蘇子仙將金琳天保邀到寨中獻茶。互道姓名。蘇子仙道。請問二位小英雄到此。有何貴幹。天保道。小弟因欲往河南少林寺。找尋鐵笛僧報仇。只因惡僧那日到我家中。吐出鐵口涎。傷害小弟。險遭不測。幸遇一位遊方高僧。救了小弟性命。那晚冤魂到來託兆。方知惡僧在河南少林寺做和尚。故欲前往報仇。蘇子仙道。那和尚手中是不是有一枝鐵笛的麼。天保道。英雄何以知曉。蘇子仙道。這和尚果然利害。那日經過黑松林。小弟險遭他害。如今二位既要前去報仇。待我與二位同走一遭。天保道。英雄願去。再好沒有。蘇子仙便吩咐囉囉整治酒席。款待二位小英雄。蘇子仙執壺敬酒。交杯換盞。十分投機。當晚無話。次日清晨起身。用過早膳。蘇子仙將山寨各事。託頭目掌管。自己卽與天保金琳下山。逕往開封府來。這日進得城關。忽見街上一夥少年。搶劫一個女子。飛風般過來。原來開封城中。有一惡霸。姓劉。名海蟬。仗着一身水旱工夫。

專門在外強搶良家婦女。無惡不作。那天劉海蟬帶了十八個徒弟。路過何家村。一眼瞥見何少豐的女兒。銀花小姐。出落得真有沈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。劉海蟬性好漁色。頓起邪念。便喚十八個徒弟動手搶劫。何少豐上前阻擋。却被劉海蟬用力一推。跌了一交。劉海蟬押着進城。一路之上。何銀花哭罵不絕。街上閒人見是惡霸搶女。誰也不敢阻擋。吳天保見了。勃然大怒。上前高聲喝道。青天白日。朗朗乾坤。你們膽敢強搶黃花閨女。目無王法。還當了得。速速放下。萬事全休。如若不然。立刻叫你們一個個做刀頭之鬼。劉海蟬見是一個小孩子。上前攔阻。全不放在心上。冷笑道。那裏來的不識時務的小畜生。還不快與我滾開去。再在這裏胡言亂語。惹得爺爺性起。賞你一下巴掌。叫你死在眼前。才認識爺爺的利害。吳天保更加忿怒。提起拳頭。黑虎兜心。照准劉海蟬胸前就是一拳。劉海蟬急忙將身一偏。回手一拳打來。蕭金琳與蘇子仙二人上前救下。何銀花那十八個徒弟。那裏是二人對手。被他們打得東倒西歪。四散逃竄。惟恐不快。劉海蟬見自己徒弟打散。慌了手脚。被天保一拳打中。跌倒地下。天保一脚踏住了他的胸膛。喝道。你認識小爺爺的利害嗎。說着連打數拳。打得劉海蟬叫喊小爺饒命。天保道。你下次再要強搶人家婦女嗎。劉海蟬道。從此以後。再也不敢了。天保哈哈大笑。把脚一鬆。喝聲去罷。將劉海蟬踢出數丈之遠。劉海蟬跌得頭青目腫。飛步逃走了。其時何少豐連爬帶跌趕到。見兩位小英雄已將女兒救下。喜出望外。上前叩謝道。我父女若非三位英雄拔刀相助。性命不保。此德此恩。沒齒難忘。說着就要跪下去。天保急忙用手攔住道。老丈何必拘禮。濟困扶危。正是我輩俠義所爲。何謝之有。何少豐道。舍間離此不遠。請三位英雄駕臨寒舍一敘。天保推却不過。只得與蕭金琳蘇子仙二人。同到何家村來。草堂中敘禮坐定。何少豐道。請問三位英雄。到此何幹。天保即將上麓山少林寺找

尋鐵笛僧報仇的話。細說一遍。又道。不意在途獲救命愛。打走惡霸。却也是人生快事。何少豐卽命家人辦備酒席。款待三位英雄。席間。何少豐道。我們當地的人。沒有一個不痛恨這惡霸。今日被三位英雄打了一頓。也可稍挫他平日威風。天保道。今日便宜這惡霸。沒有傷他之命。下次他就活不成了。少頃酒闌席散。各自安睡。睡至三更時分。猛聽屋上微有聲響。天保祇作不知。隔了半晌窗外跳進一人。你道來的是誰。正是惡霸劉海蟬。白晝裏被天保打了一頓。回到家中。心不甘服。就有他幾個徒弟。慫恿道。我們今天被那野小子一頓打。又是大庭廣衆所在。豈不被當地人恥笑。從此以後。我們還能在外混嗎。海蟬聽了徒弟之言。更加着惱。誓必出此惡氣。方肯罷休。當晚換了夜行衣靠。到何家窺探。倘吳天保等三人住在他家。便暗中行刺。若已走了。卽將何女搶去。因此他來到何家。飛身上屋。觀看動靜。正見天保金琳睡在一床。蘇子仙睡在對面鋪上。劉海蟬暗暗歡喜。當下拔下單刀。跳進房中。走近床前。執定單刀。望准天保頭上砍下。那曉天保早已防備。見他刀下翻身下床。躲過。劉海蟬一刀劈了個空。嚇得魂不附體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天保一刀砍來。劉海蟬心想三十三着。走爲上策。將刀架過一個騰空。躡出窗戶。一條黑影直往西北角飛去。天保隨後追來。越過了幾處房屋。忽然不見劉海蟬蹤跡。恰好蘇子仙與蕭金琳趕來。問道。賊人往那裏去了。你認識他嗎。天保道。正是白晝打的惡霸劉海蟬。幸虧我沒有睡熟。未遭這廝毒手。追到這裏。這廝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蕭金琳道。又便宜了這廝。我們回去罷。折回何家。何少豐也驚醒了。坐在草堂裏等候。天保道。你們父子兩個。不能在這裏居住了。你看今晚惡霸又來行刺。倘若我們不在此間。你父女又要遭難。守到天明。趕快遷地爲良才是。何少豐一壁稱是一壁稱謝。堅留三位英雄住了一天。方纔送出數里之外。揮淚而別。回去搬家不提。仍說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三

位英雄。正行之間。忽見迎面走來二人。背着包裹。健步如飛。瞬息近前。原來這二人正是雲中飛吳忠。水上飄吳隱。自那日偷了鐵笛僧包裹。隨手化用。可巧今日在路上與蘇子仙相遇。他們都認識的。吳忠便招呼道。蘇大哥往何處去。蘇子仙道。原來是吳家二位哥哥。好久不見了。吳忠道。這二位是誰。蘇子仙道。我來與你們引見。這位是吳天保。那位是蕭金琳。皆是官家之子。性情豪俠。武藝高強。與小弟在黑松林打成相識的。吳忠吳隱急忙上前施禮。敘了一番套言。這才吳天保告訴了他們往麓山少林寺找尋鐵笛僧報仇之言。吳忠吳隱同道。我們有要事往江南找友。不然與你們同去。吳天保道。二兄既有正事。不可耽擱。我們日後再相見罷。吳忠吳隱連稱甚好。拱手別去。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三人。過了開封。不多路程。已抵麓山附近。依着吳天保就要上山找鐵笛僧。蕭金琳道。我們初到此間。地陌生疏。不可輕入虎穴。小弟愚見。暫在客店住下。慢慢探聽。少林寺內的消息。然後上山找尋惡僧。唾手而得。天保點頭稱是。於是三人就在一家高陞客寓住下。那店小二到也伺候週到。蘇子仙道。今日天色已晚。我們也不出門。你去備辦一席上好酒菜。多打幾斤酒菜。待我們喝個爽快。店小二見是闊客。不敢怠慢。流水般將酒菜搬進房來。羅列滿桌。天保金琳蘇子仙三人坐下。開懷飲酒。天保遂向小二問道。我且問你。此間有座麓山。景致清雅。可是有的。小二答道。不錯。有的有的。天保道。麓山上有一所少林寺。這寺院大不大。小二向天保臉上看了看。道。麓山少林寺。乃是天下聞名的來寺院。裏面的和尚。不論挑水燒火。拳棒無一不精。天保道。你可知道寺中和尚。誰得武藝最精。小二道。道到小的不知。不過聽得人說。寺中有一個鐵笛僧。道和尚十分利害。天保聞言。把頭點了一點。少頃飲畢。要了飯吃。小二接着送進臉水香茗。天保謂金琳子仙道。如此看來。那鐵笛僧果然名不虛傳。我們此番上山。却要謹慎才好。金琳

道。哥哥雖說得是。但聽遊方僧人說。那鐵笛僧仗着鐵口涎之能。我們既有紅黑砂手。破他易如反掌。蘇子仙道。我們今晚早些歇息。明日上山。會這惡僧。一宿晚景無話。到了次日。用過早膳。三人緊緊扎束定當。盱帶兵刃。皆奔麓山上來。行抵少林寺前。只見山門緊閉在彼。金琳道。我們叫門進去。天保道。何用叫門。打門進去便了。說着一個箭步。跳到山門跟前。見門前有一對石獅子。伸出左右手。毫不費力。即將石獅舉在手中。要如撞開山門。找尋惡僧報仇情由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鋤惡誅凶血飛古寺 疎財仗義周濟書生

少林寺前的一對石獅。足有八百斤沈重。天保走將上去。一手挽了一只獅子。照准山門上一撞。只聽轟隆一聲响亮。兩扇山門早已粉碎。正這當兒。裏面驚動兩個看門和尚。一個喚做玉面虎秦龍。一個喚做鐵和尚華冲。他們二人拳棒精通。才派他們看守山門。忽聽寺門倒坍之聲。華冲道。師弟。這是什麼聲。我們快去看來。二人各執一柄戒刀。出外觀看。見蕭金琳。吳天保。蘇子仙三人。怒目橫眉。站在寺外。山門已毀。一對石獅橫臥地上。秦龍一看。曉得來意不善。大聲喝道。我看你們兩個小孩。黃毛未退。血跡未乾。也不打聽打聽。到這裏撞破山門尋事。諒你有多大本領。分明自來送死。洒家好生之德。不忍害你們性命。快快下山去罷。吳天保大怒罵道。狗禿驢。休出狂言。若要小爺下山不難。速把鐵笛僧的驢頭獻出。如若不然。將你們合寺禿驢。殺個精光。秦龍聞言。氣得哇呀怪叫。連天道。你這小畜生。竟敢毀罵佛爺。待洒家殺了你罷。說着舉起戒刀。望准天保頂上劈下。天保見他來勢凶猛。不敢怠慢。急忙舉劍招架。覺得分兩甚重。知道和尚本領不弱。將身一偏。躲

過戒刀。回轉身來。用劍望准和尚胸膛刺進。秦龍說聲來得好。舉刀架開。二人即在寺前。一來一往的廝殺。秦龍膂力雖大。奪奈天保佔着身子靈活的便宜。躡來跳去。猶似猿猴一般。秦龍要想砍中一刀。却是萬萬不能。殺了數十回合。只累得秦龍滿頭流汗。氣喘如牛。鐵和尚華冲深恐秦龍有失。一擺手中戒刀。縱身上前相助。旁邊蕭金琳見又殺出一個和尚來。忙拔出單刀攔住道。禿驢倚多爲勝。算不得英雄好漢。且慢上前。有我蕭金琳在此。華冲大怒。便與蕭金琳交手。蘇子仙在外只是喝彩叫好。兩位小英雄抖搜精神。敵住兩個惡僧。毫不介意。秦龍力漸不支。刀法忽亂。被天保抬起腿去。喝聲去罷。一腿踢中秦龍臀部。身子站立不定。仰面朝天。一交跌倒地上。幸未受傷。急忙爬起。拖了戒刀。拔腿就逃。吳天保是來找鐵笛僧報仇的。其他和尚本沒有什麼仇恨。何必妄加戕害。所以讓秦龍爬起。並不取他性命。哈哈大笑道。狗禿驢。如今可知小爺的利害麼。秦龍那裏還敢開口。沒命的逃入寺中去了。華冲見秦龍敗走。吃了一嚇。無心戀戰。急忙撇了蕭金琳。也向寺內逃去。蕭金琳不捨。提刀在後追來。天保道。賢弟須就當心。不可輕入重地。蕭金琳道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我們既來找尋鐵笛僧報仇。不進寺去。被他躲藏寺內。我們豈非空勞跋涉。天保點頭說聲有理。便與蘇子仙各執兵器。尾隨華冲後面。追入寺來。少林寺中。房廊繁雜。轉了幾個拐灣。已不知秦龍華冲去向。金琳天保蘇子仙三人。尋到大雄寶殿。正遇知客和尚。這惡僧名喚華上錦。生得身高一丈。腰大數圍。乃是華冲之兄。昔年在江湖上。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。後因血案重疊。官府訪拿嚴緊。不能在江湖上立足。只得削髮爲僧。投在少林寺內。充當一名知客僧。這時見華冲入內。報道。哥哥大事不好了。外面有三個油子。不是知那裏來的。聲聲要找鐵師傅報仇。兩個小畜生更加利害。將石獅撞開山門。小弟與秦大哥出外廝殺。豈知不是兩個小畜生對手。

如今三人追進來了。大哥快擋他一擋。華上錦聽說。半信半疑道。天下那有這等事。愚兄不信。華冲道。大哥不信。自去看來。還要小心才是。華上錦怒道。休長他人志氣。滅却自己威風。諒這兩個小孩有多大能為。賢弟竟如此害怕。我偏要取他們性命。提了一根禪杖。迎出大殿。果見三人聯翩走入。華上錦大喝一聲道。何方來的野雜種。敢在這裏放肆。你可曉俺華上錦的利害麼。說着掄起禪杖。一個烏雲蓋頂之勢。望准天保腦門上打下。天保見和尚身子長大。逆料蠻力必大。待他禪杖落下。急忙將身一斜。用四兩敵千斤之法。喝聲慢來。欲將他寶劍架開禪杖。那曉休想動得分毫。反被華上錦將禪杖望下一壓。天保覺得兩膀酸麻。慌忙一個騰步。跳出圈子。見他禪杖落空。方才回身廝殺。大保知他力猛。手中的一口劍。不敢與禪杖相碰。祇用輕身工夫。躡來跳去的招架。那華上錦軀軀高大。蹤跳不便。只殺了二十餘合。已殺得臭汗淋漓。哇呀呀的亂叫。加着蘇子仙。蕭金琳二人。每見破綻。乘虛就是一刀。欲時回打他們一禪杖。却又早跳開了。殺得華上錦極叫連聲道。你們這些短命鬼。這等廝殺。算不得英雄好漢。蕭金琳冷笑道。狗禿驢。你有本領。儘管使來便了。說時又是一刀砍下。華上錦忙將禪杖架開。這裏吳天保寶劍砍下。架去寶劍。蘇子仙單刀又到。憑華上錦驍勇無敵。那還招架得住。拖了禪杖。望着殿後沒命的逃去。天保金琳。蘇子仙那裏肯捨。緊緊在後便追。忽見裏面閃出一個黃胖和尚。手執一根熟銅齊眉棍。這和尚名喚黃胖僧。迎面撞見蘇子仙。攬頭一棍打下。蘇子仙本是松林中打悶棍的祖師。將身一側。伸出三個指頭。早將齊眉棍握住。順手一拖。那黃胖僧和尚只得雙手一鬆。送了棍子。往後面逃走。蘇子仙接了棍子。覺得非常湊手。暗暗歡喜。天保金琳追趕華上錦。不令他脫身。華上錦且殺且逃。將近裏面月門旁邊。忽被蘇子仙從斜刺裏追上。手執齊眉棍。照准惡僧頭上一棍。華上錦眼快。急忙舉起禪

得一些。臂上被鐵笛打着。一交栽倒地上。鐵笛僧哈哈大笑道。我早言你這漢子。不是我的對手。待我取你性命。說着正要舉起鐵笛打下。蕭金琳說擊不好。急忙一個騰步。躡上前來。將刀架住。蘇子仙趁這當兒。爬起身來。閃在一旁。蕭金琳與鐵笛僧交手。那惡僧仗着武藝高強。毫不放在心上。殺了數合。將鐵笛擊開。金琳單刀。回身便走。蕭金琳不知是計。大喝一聲。道。狗和尚。你往那裏走。俺蕭金琳今日定要取你的驢命。在後緊緊追趕。不防鐵笛僧心懷惡計。突將身子一偏。飛起腿來。就是一脚。將蕭金琳踢出一丈多遠。鐵笛僧大喜。舉鐵笛想來結果蕭金琳。怎知金琳身輕如燕。好似鯉魚打挺般。跳到後面。鐵笛僧撲了一個空。正待回身。吳天保大喝。道。狗禿驢慢走。你認識我嗎。鐵笛僧哈哈大笑道。孩子。我當你早死掉了。誰知你還在世上。快快過來。今日待洒家送出上西方去。吳天保大怒道。狗和尚休得多言。小爺中你暗算。正要找你報仇。今日相遇。定不饒你。說着仗劍便砍。鐵笛僧一根鐵笛。左右飛舞。十分利害。幸而天保劍法純熟。一來一往。殺一個不分上下。暮地裏鐵笛僧將身子跳出圈外。就地一腿掃來。天保因知惡僧鬼計多端。故而處處留神。一個騰步。平空躍起。躲過了掃堂腿。身子落下。却在鐵笛僧背後。舉起拳頭。望准惡僧背上打了一拳。鐵笛僧險些兒站立不定。大叫道。孩子休要用計。偷打算不得英雄好漢。天保笑道。誰要你稱好漢。接連又是一拳打下。鐵笛僧中了三拳。覺得渾身疼痛。暗說不好。急忙回轉身來。運足功勁。把口一張。吐出一道白光。向天保面門上射來。天保見他吐出白光。知他又是用鐵口涎傷人。遂將紅砂手準備。候那白光中的一顆肉丸。飛近面前。順勢用手一撲。那肉丸頓時落在地下。鐵笛僧見他破了陰功。大驚失色。將身一縱。跳上高牆。吳天保報仇心切。怎肯容他逃去。在後追趕。蕭金琳與蘇子仙二人。猶如出山猛虎一般。跟同追來。鐵笛僧越牆下去。乃是一所花園。裏面設着一口

大鬧泰山觀 第七回

四二

大鐘。倘有急難之事。只消將鐘連撞三下。合寺僧人立即都來救難。鐵笛僧跳到園內。急忙將鐘噹噹亂撞。寺中共有一百多名僧人。聞聽鐘響。各執兵器。大家奔到花園裏來。見鐵笛僧被三人圍住廝殺。不得脫身。鐵笛僧瞥見衆和尚趕到。心始稍定。執着鐵笛。大喝一聲道。你們快來拿獲這三個油子。不可放他們逃去。衆和尚唵一聲喊。蜂擁上前。圍住天保金琳蘇子仙廝殺。吳天保道。你們寺中共有多少禿驢。索性一齊上來。待小爺殺一個爽快。舞起寶劍。猶如一團瑞雪。殺得一衆和尚。東奔西逃。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。遲慢一步。不是劍砍。卽遭棍打。剎那間地上殺死的和尚。不計其數。鐵笛僧見了長嘆一聲道。悔不該出外尋事。與人報仇。惹下禍根。致有今日。霍天香忙勸解道。鐵大哥事已如此。悔也無益。速隨小弟出寺。同往山寨。再圖恢復。鐵笛僧眼見屍橫滿地。血流成渠。自己在寺中數十年的心血。一旦化爲烏有。不禁連聲嘆息。沒奈何依了霍天香。逃出少林寺。落荒而走。天保金琳蘇子仙等三人見惡僧逃遁。撇下了衆和尚。緊緊追趕。追了數十餘里。但見前面一條大河。阻住去路。天保哈哈大笑道。禿驢。如今山窮水盡。你想往那裏走。霍天香道。鐵大哥。他們不會水的。我們水裏逃罷。將身一躍。撲咚跳下水去。鐵笛僧正想跳水圓逃。却被天保趕上。攔頭一劍砍下。鐵笛僧忙舉鐵笛招架。霎時蕭金琳與蘇子仙趕到。又把鐵笛僧圍住。你想惡僧。究有多大能爲。敵得過這三位如狼似虎的英雄。手略一慢。被蕭金琳嗖的一刀。砍中咽喉。鮮血迸流。頓時屍身倒地。嗚呼哀哉。這也是他平日作惡之報。今日該死在小俠之手。蘇子仙道。如今大仇已報。少林寺也給我鬧夠了。我們動身要緊。天保金琳點頭連稱有理。復回客寓。取了行李。立刻動身不表。再說霍天香由水中逃得性命。回轉鳳凰山寨。霍天豹見他垂頭喪氣。面帶不豫之色。忙問道。大哥前往嘉興行刺仇人。不知可能得手。霍天香長嘆一聲道。愚兄此番下山。非但

大仇未報。還帶累了鐵大哥家破人亡。心甚不安。霍天豹問道。那個鐵大哥呢。霍天香道。賢弟怎麼忘了。就是大師兄鐵笛僧。霍天豹道。大哥往嘉興報仇。大師兄在河南少林寺。怎會相遇。霍天香道。賢弟有所不知。愚兄下山。前往嘉興西街。夜來飛入提督府行刺。誰知那兩個小畜生。十分了得。愚兄行刺未成。沒有面目回山。只得趕往河南少林寺。懇求大師兄商議報仇之策。多蒙大師兄一口應允。他便扮作遊方僧人模樣。沿途求化。行抵嘉興蕭府門首。吹動鐵笛。裏邊出來一個小畜生。鐵笛僧並不認識是誰。用鐵口涎將那小畜生打倒。據大師兄回山說。中了他的鐵口涎。性命難逃。愚兄十分感激大師兄報了仇。不料那日在少林寺中。忽聞外面有野小子冲殺進來。我與師兄出外觀看。誰知來的就是天保金琳兩個小畜生。還有一個打悶棍的藏子仙。口口聲聲要報鐵口涎之仇。大師兄與合寺僧人。都不是他們對手。大師兄使出鐵口涎。也被他紅砂手所破。殺得大敗而逃。這兩個小畜生那肯輕饒。緊緊隨後追趕。愚兄跳入河中。方才脫身。可憐大師兄落在後面。生死未卜。豈不是他爲了愚兄之事。累他少林寺中不能立足。霍天豹聞言。扼腕嘆息不止。再說天保金琳蘇子仙三人。殺死了鐵笛僧。取路回轉浙江。在路飢餐渴飲。夜宿曉行。這日打從河南繞至山東地界。猛見一個人圈子。圍在路旁。天保金琳蘇子仙不知何事。便擠入人叢觀看。但見有一年少書生。鶉衣百結。跪在那裏求乞。天保上前問道。你這人年紀很輕。事事可爲。何故求乞。那年少書生淚流滿面道。實不相瞞。我非求乞之人。父親在日。也曾做過一任知府。不幸早亡。祇存寡母在堂。將我撫養成成人。原籍浙江。只因母子二人。少有田產。難以度日。聞得舅舅榮任山東泰安縣。故與母舅。摒擋一切。離鄉背井。到來投親。豈知事不湊巧。舅舅調任往他省去了。却時身邊盤費用盡。可憐我母親在客店中。憂急成疾身死。在此異鄉客地。舉目無親。實難料理。母親

喪事。左思右想。並無他策。沒奈何。賣身葬母。倘遇仁人君子。解囊慨助。終身願爲僕役。說時。淚如雨下。天保聞言。頗爲惋惜。又因鄉親關係。即將身畔所餘的數十兩盤費。掏出交給那書生道。你且拿去。草草料理你母親喪事罷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莽英雄忍饑思舊業 小俠客縱火焚山岡

原來這書生姓劉。名鑿。生浙江嶧縣人。不幸父親早亡。隨母親胡氏到山東投親。不料胡氏病斃。客店囊空如洗。無注可施。只得跪在路旁。賣身葬母。這是他孝心所感。幸遇小俠解囊濟助。當下劉鑿生却也不敢伸手接銀。吳天保道。你只管拿去。買棺殮殮母親。劉鑿生含了眼淚道。難人與公子素未謀面。怎敢受賜。請問公子貴姓大名。尊府何處。待難人辦畢母親喪事。即投尊府。充當洒掃之役。吳天保道。我也不是本地人。今日路過此間。見你賣身葬母。故而贈銀濟你。難要你服役呢。說着將銀子擲在地上。揚長便去。劉鑿生搶步上前。叩頭道。恩公請留下姓名。將來如有寸進。定當圖報。天保只得告訴他姓名籍貫。這纔與蕭金琳蘇子仙二人揚長而去。劉鑿生叩了幾個頭。拾起銀子。心中牢記着浙江嘉興縣吳天保。以便日後報恩。匆匆回轉客店。買棺殮殮母親不表。且說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三人行了數里光景。蘇子仙道。公子與這書生面不相識。爲何贈他這許多銀子。吳天保道。我見那書生賣身葬母。一片孝心。令人可敬。我輩行俠仗義之人。理當相贈。莫說這數十兩銀子。有甚吝惜。蘇子仙笑道。公子話雖如此。但世上千奇百怪的事很多。也有一種人。假借了賣身葬母的名義。求人佈施。公子沒有跑過江湖。不知道這些鬼蜮伎倆。即就今日這書生而論。公子既要週濟他。也得

隨他客店中去。果有母親屍身死在床上。方可贈他銀兩。公子何以不辨真僞。即將銀子贈他。要是假的。豈非受他人之騙。吳天保道。蘇大哥。小弟雖非老於世故。看那書生相貌端正。不像是奸滑之流。因此我也不去看。就知他是真的。不用疑惑。說時天已近午。三人腹中都有些飢餓了。蕭金琳道。我們找一家飯鋪。吃飽了再走罷。蘇子仙道。不瞞二位公子說。我腹中餓了多時了。吳天保方才想起自己袋中的銀錢。已贈給那個書生。忙問蘇子仙道。蘇大哥。你懷中可有銀兩。我却一文都沒有了。蘇子仙搖着頭道。我是分文沒有的。蕭金琳道。肚子餓得緊。這便如何是好。蘇子仙道。依我之見。且莫管他。找家酒店入內。吃他一個醉飽。多少錢。叫他們記在帳上。倘若不依。還敬他們一頓老拳。蕭金琳道。這個如何使得。蘇子仙道。肚子餓不是玩的。就是跑路。也跑不動。快些設法要緊。吳天保蕭金琳同聲說道。我們無法可想。祇好挨餓了。蘇子仙道。我有一計在此。天保道。蘇大哥有甚妙計。蘇子仙道。我想沒有別法。還是仍做老本生涯。待我往林中做一次。包管吃三天吃不了。蕭金琳道。不行不行。我搶來的錢財。我們不要吃的。蘇子仙道。打悶棍的來錢。又不要。賒他一頓酒喝又不肯。這便如何是好。低頭沈思了半晌。又說道。我們晚上到人家去偷可好。吳天保道。蘇大哥說那裏話來。我等一時窘急。豈可妄取不義之財。且往前邊。再作計議。蕭金琳連說有理。不由蘇子仙不跟着跑。不知不覺行抵鳳凰山下。忽被鳳凰山巡風嘯囉瞥見。各執刀槍。跳將出來。攔住去路。大喝一聲道。油子往那裏走。速速留下買路錢來。蘇子仙嘆味笑道。你們來得很好。爺爺正乏盤費使用。快叫送來。嘯囉大喝道。油子休得狂言。你可知此山是我開。此樹是我栽。不論是誰。在此經過。獻出金銀便罷。要是說聲不字。立刻取你性命。那時人財兩空。休要後悔。蕭金琳怒道。蘇大哥。何必與他們鬥嘴。把他們結果了。趕路要緊。蘇子仙點頭理會。就有二三十名嘯

囉。各執刀槍。圍住蘇子仙亂砍。蘇子仙不慌不忙。將棍子向上一架。那些嘍兵的傢伙。好像生了翅膀。個個脫手飛去。嚇得回身就逃。蘇子仙順手用棍子打去。劈劈拍拍。那把些嘍兵打死了大半。其餘沒命的逃奔上山。吳天保道。這些嘍兵逃上山去。必然報與盜首知曉。我們且在此等候一回。看那盜首是何等樣人。蘇子仙道。到也不錯。等候他大隊人馬下山。打他一個爽快不算。還要他拿出一點盤費。才肯走呢。那些嘍兵飛奔上山。來到分金殿上。報道。啓稟大王。大事不好了。霍天香道。何事。這等驚慌。嘍兵道。小的們在山下巡風。來了三個油子。小的們上前攔阻。要他們買路錢。那曉內中一個大漢。手執一根棍子。十分利害。將我們弟兄打死大半。小的們跑得快。逃了性命。那油子還在山下叫罵。請大王定奪。霍天香聞報。勃然大怒道。何方來的油子。胆敢傷我手下弟兄。待我下山。把他們擒來。霍天豹道。大哥不要發怒。這無名油子。何用大哥親目下山。待小弟前去生獲活捉。當下霍天豹結束停當。飛身上馬。手執大刀。帶了二百名嘍兵。冲下山來。蘇子仙吳天保蕭金琳聽得山上鸞鈴聲响。知是盜首來了。抬頭一看。見馬上坐着一盜。相貌十分凶惡。天保道。蕭賢弟。你看行刺我的賊人來了。金琳大喜道。這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我們正要找他。今日不期在這裏遇見。說時霍天豹已一馬當先。揚起手中大刀。高聲喝道。那裏來的油子。胆敢傷我手下弟兄。俺鳳凰山二大王霍天豹來也。話猶未畢。舞動大刀。一個泰山壓頂之勢。照准蘇子仙頂上砍下。蘇子仙急忙將身一偏。起棍架開大刀。回手一棍。就在他馬頭上打下。霍天豹挑動葵花鎧。往斜刺裏躲過。二人戰了十餘回合。不分勝負。吳天保蕭金琳見蘇子仙一時不能戰勝強盜。上前幫助廝殺。霍天豹與蘇子仙才戰一個平手。如今加上兩位小英雄。在馬前馬後。躡來跳去。依稀如猿猴相仿。只殺得霍天豹渾身大汗。怪叫連天。急忙將刀架開。三人傢

伙也顧不得手下驍兵。身子在馬背上一磕。逃往山上去了。蘇子仙那裏肯捨。便要追趕上山。吳天保道。大哥且慢。常言道。窮寇莫追。容他逃命去罷。蘇子仙一邊答應着。一邊掄起棍子。將二百名驍兵打得屍橫遍地。方才住手。再說霍天豹一馬敗逃回山。垂頭喪氣的跑到分金殿上。霍天香見他這副神氣。情知不妙。忙問道。賢弟下山。與那油子交手。可能取勝。天豹道。說來慚愧。山下三個油子。甚是利害。小弟被他們殺得大敗。而回。霍天香勃然大怒道。何方來的野小子。竟敢在我山上撒野。孩兒們帶馬拿傢伙。待我下山擒這三個油子。作人心湯下酒喝。左右一聽答應。牽過一匹馬來。霍天香隨手在兵器架上。取了一口大環刀。帶了二百名驍兵。傳令升炮。一馬冲下山來。吳天保。蕭金琳。蘇子仙正在山下等候。抬頭一看。認得那個強盜。正是霍天香。吳天保怒道。狗強盜。三番兩次被你漏網逃生。今日想是天網恢恢。惡貫滿盈之日。小爺不取你的性命。誓不爲人。霍天香拍馬近前。見是天保。金琳。蘇子仙三人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只得硬着頭皮。大聲喝道。你們兩個小畜生。不知死活。自投羅網。待爺爺送你們上姥姥家去。蕭金琳聞言。怒往上冲。一個騰步。跳到馬前。喝道。狗強盜。休得胡言亂語。小爺殺了鐵笛僧。那個禿驢。正要找你。你竟自來送死。舉起單刀。馬頭上就是一刀。霍天香說聲慢來。將大環刀架開單刀。一個烏雲蓋頂之勢。一刀砍下。蕭金琳身子何等敏捷。就地一滾。躲過大環刀。在他馬肚下面。用刀砍削馬蹄。霍天香說聲不好。忙將絲韁一扣。雙足夾緊。連人帶馬跳出一丈多遠。方才站定。金琳又滾到他的馬下。僅僅數合。早累得霍天香人困馬乏。滿頭流汗。一時又脫身不得。幸虧他情急智生。想出一條脫身之計。說道。蕭金琳。你既是英雄好漢。暫且住手。待我上山。更換一件傢伙。再來與你交戰。蕭金琳信以爲真道。狗強盜。諒你也逃不出小爺之手。且容你上山。換了兵器。再來交戰。豈會懼怕於你。霍天香見蕭金琳中

計。縱馬逃上山去。天保道。蕭賢弟。強盜言面無信。何故讓他回山。蕭金琳道。早晚他終死我們手內的。他若不下山來。難道我們就不能殺上山去。搗毀他的巢穴麼。吳天保點頭稱是。再說霍天香帶了嘍兵上山。到寨前下了馬背。馬匹自有嘍兵牽去。霍天香接着問道。大哥。那油子獲住了沒有。霍天香道。賢弟不好了。來的那三個油子。正是吳天保蕭金琳兩個小畜生。霍天豹聽說。一楞道。怪不得這般利害。那晚前去行刺。黑暗中看不清楚。所以小弟不認識他。霍天香道。如今我們不能在此立足了。這兩個小畜生。既到此間。豈肯善罷干休。愚兄又殺不過他們。如何是好。霍天豹道。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霍天香道。愚兄也有此意。往別處躲避一時。待那兩個小畜生走後。回山便不妨事了。忙收拾了些細軟物件。打成包袱。帶了二名親隨嘍兵。悄悄打從山下船逃往別處去了。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在山下守候多時。不見山上動靜。吳天保道。蕭賢弟。那強盜躲在上山不來了。蕭金琳道。我們大家殺上山去。怕他飛上天去不成。蘇子仙不等吳天保說好。捉棍在手。搶先上山。守寨嘍兵望見三人殺到山上來。急忙入內通報大王。那曉四處找尋不見二位大王下落。只得與頭目張龍李虎說知。張龍李虎沈思了半晌道。二位大王已避走他方。我們祇好迎接他們上山。再作計較。於是大開寨門。丟了兵器。跪接三位英雄。天保金琳蘇子仙走到寨前。半信半疑。張龍李虎道。鳳凰山頭目張龍李虎帶領合山嘍兵。迎接三位英雄。吳天保道。霍天香那裏去了。張龍道。大大王和二大王打從後山逃往別處去了。我等蛇無頭而不行。就請三位英雄做山上大王。我們情願聽令。天保冷笑了一聲道。你們起來。引領我們山上巡查一回再說。張龍李虎一聲答應。流水般站起身來。在前引路。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後面跟隨着。張龍李虎到一處。告訴一處。果然不見霍天香霍天豹的踪跡。最後領到後山河邊。張龍李虎道。三位英雄請看。我們大

王就在此處下船。天保聞說。方始深信不疑。問道。還有什麼秘密所在。沒有。張龍李虎道。尚有一處水牢。天保又叫他們領到水牢。見水牢裏囚着兩個老頭兒。蓬頭垢面。十分苦楚。天保問道。這兩個是甚等樣人。要犯他囚在這暗無天日的水牢中。張龍道。這兩個老頭兒。已囚了八九個年頭了。天保揚聲問道。你們姓甚名誰。爲何被賊人拘囚在此。細細講來。坐在靠牆的老頭兒。嘆了一口氣道。我叫吳瑞仁。他叫蕭如義。我在吳兵部府中當家人。他在蕭提督府中當家人。那年記得主母生了小主人。打發我們進京送信。誰知路過山下。被強盜捉拿上山。囚禁在此。不知寒暑。只知道很久了。天保驚異道。原來你就是吳瑞仁。我非別人。正是你小主人。吳天保。今日到此。已將盜魁趕走了。吳瑞仁聽說此言。喜從天降。直站起來道。你就是我家小主人麼。說着揉了揉眼睛。仔細向天保上下打量。天保又指着金琳道。蕭家的小主人金琳。也在這裏。蕭如義叫聲道。小主人。苦殺老奴了。說着流下淚來。金琳道。早知你們在此受苦。早來搭救你們了。吳瑞仁蕭如義同聲說道。今日也許鬼使神差。兩家小主人一同上山。救了老奴們兩條老命。謝天謝地。吳瑞仁蕭如義出了水牢。依稀撥開雲霧。重見青天。吳瑞仁便問道。二位小主人到此則甚。吳天保遂將誤中鐵口涎。鬼魂托兆。私往河南少林寺。找尋鐵面僧報仇情由。說了一遍。吳瑞仁道。小主人離家之時。可曾稟明主母。吳天保道。要是稟明了母親。怎肯放我們出外。因此瞞着母親。同蕭賢弟晚間跳窗走的。吳瑞仁道。大仇雖已報了。只是主母在家。少不得倚闥盼望。快快回家去罷。天保金琳同道。我們本想即日返家。不料狗強盜阻擋去路。若不如。此。怎能救你二人。蘇子仙在旁捧着肚子道。你們只管講話。連吃飯都忘了麼。可記得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啦。天保金琳被他一言提醒。腹中也覺飢餓難忍。便向張龍李虎道。你們速去預備酒飯。張龍李虎應聲曉得。不多一回。取出酒飯。

蘇子仙餓得慌了。也不謙遜。端起酒杯。一口氣飲了十數杯。接着狼吞虎嚥。大嚼起來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救老僕匆忙歸故里 會惡僧奮勇打擂台

到了次日。大家起身梳洗畢。吳天保傳齊合山嘍兵頭目人等。言道。你們都是好百姓。那一件買賣不能做。偏做這犯法違條的強盜勾當。倘被官軍拿獲。難免身首異處。如今你們盜魁逃走。却承蒙你們推舉我三人做大王。怎奈我們都是宦家公子。豈可在此落草。我有一法。將山上所有金銀糧餉。分給你們大家散夥。各歸故土。作一些小本經營。也可度日。你們如若願意散夥的。快快舉起手來。衆嘍兵頭目聞聽此言。各各舉起手來。同聲說道。不瞞小英雄說。我們都是鄉間耕種的農民。被那強盜擄上山頭。逼着我們做強盜的。如今公子開此天高地厚之恩。放我們歸家。還分銀子與我們作本錢。誰還甘心做這勾當。吳天保見他們俱皆願意。喜之不盡。即命張龍李虎將庫房中金銀糧草。盡行搬到分金殿上。按着花名冊子。分給衆嘍兵頭目。自己祇留百餘兩銀子。作爲路上使用。合山嘍兵頭目。無不同聲感戴。當下吳天保謂蕭金琳蘇子仙道。我們就此起身下山罷。山上的房屋。放起一把火來。以杜日後盜患。蕭金琳道。哥哥言之有理。蘇子仙好不有興。押着嘍兵搬運乾柴等物。然後放火焚燒。剎那間將一座雄壯山寨。化爲灰燼。衆嘍兵背着包袱。歡聲載道。下得鳳凰山。各歸本鄉去了。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毀了賊巢。滿懷得意。即同吳瑞仁蕭如義下山。取路回轉浙江嘉興。路上並無耽擱。這日已抵嘉興縣。蘇子仙便要作別道。二位公子已至貴府。恕我告辭了。天保金琳那裏肯依道。蘇

大哥。焉有過門不入之理。快請回到舍下盤桓數日。以盡地主之誼。蘇子仙情不可却。只得隨同天保。金琳來到東街吳兵部府。天保入內拜見母親。劉夫人見兒子安然歸來。如獲至寶。吳瑞仁也到裏邊叩見主母。並陳述被拘在強盜山九年。幸遇公子趕去盜寇。救出老奴等話。劉夫人安慰了幾句。卽命吳瑞仁出外。蕭金琳拜見舅母。蘇子仙也恭恭敬敬上前拜見夫人。劉夫人舉目看那蘇子仙。雖然相貌生得醜陋。舉止豪爽。不同凡俗。因命吳天保出外備酒款待。蕭金琳忙道。舅母不必費心。甥兒就要回家。拜見母親。蘇大哥與表兄同到我家飲酒罷。劉夫人頷首道。道也有理。你家母親自從甥兒出走之後。終日哭泣。理當趕緊回家。我也不留你了。蕭金琳應了一聲。便與吳天保。蘇子仙出了吳府。盪返西街蕭府。到得門首。自有家人看見。入內飛報。蕭夫人聞報公子回來。悲喜交集。蕭金琳等已從外面走進。去拜見母親。將黑夜偷逃始末。細說一遍。蕭夫人聽說鳳凰山救出老人家。蕭如義。吳瑞仁。驚喜道。原來如義進京送信。被強盜擄掠上山。囚禁九年。現在那裏。蕭金琳道。現在外面待孩兒喚他入內。去不多時。同着蕭如義入內。叩拜主母。卽將遇盜被拘一事。說了一遍。蕭夫人道。你往外面養息罷。蕭如義叩謝退出。蕭金琳又引進蘇子仙。拜見蕭夫人。蕭夫人欠身答禮。舉目將蘇子仙一看。豹頭環眼。鼻直口方。知是英雄之輩。便命兒子治酒款待。其時吳天保進內拜見。蕭夫人道。以後凡事須要稟明母親。自從那晚你們出外。我與你母親眼淚終日未乾。不知你二人往那裏去了。吳天保唯唯答道。下次再也不敢如此了。蕭金琳吩咐家人擺酒。不多一時。家人已將酒席擺好。相請公子入席。天保。金琳要到書房中拜見程先生。請他同飲。蕭夫人道。你先生因你們離家出外。遍尋無着。終日如癡如呆。茶飯不思。前日出外訪友去了。於是三人來到廳上。卽讓蘇子仙上坐。蘇子仙再三謙讓。天保道。今日之酒。爲蘇大哥而設。理

當蘇大哥上坐何必推讓。蘇子仙只得坐下。天保金琳左右作陪。三人開懷暢飲。直飲至黃昏時分。方始酒罷席散。自此之後。蘇子仙耽擱蕭府。按下慢表。再說那河南惡霸劉海蟬。自從那日強搶何家女兒。被天保金琳拔刀相助。吃了一場大虧。懷恨在心。時刻不忘。暗中差人到浙江打聽天保金琳的下落。這日差人回報。得悉吳天保蕭金琳蘇子仙已返浙江原籍。劉海蟬得了此信。即日帶了聘金。往普伽山聘請鐵笛僧的大師兄金頭太歲。因金頭太歲的武藝十分利害。更比鐵笛僧勝過數倍。普伽山在湖廣襄陽地方。山上有一羅漢寺。寺中和尚。不論挑水燒火。沒一個不精通武藝。那日劉海蟬到了湖廣襄陽普伽山羅漢寺。即問小沙彌道。你們當家師父。可在裏面。相煩通報。說有河南劉海蟬特來拜訪。小沙彌聞言。入內通報。不多一時。金頭太歲搖搖擺擺。走出寺來。劉海蟬搶步上前道。師父久違了。一向可好。金頭太歲道。劉賢弟遠道而來。未曾迎接。當面恕罪。說着伸手挽了劉海蟬。一同來至雲房。彼此見禮坐定。金頭太歲啓口問道。劉賢弟至此。有何貴幹。劉海蟬道。小弟一來問候師父。二來有一事告稟師父。金頭太歲道。不敢不敢。但不知賢弟告我何事。劉海蟬道。鐵大哥那裏可有信息。金頭太歲道。好久沒有信息了。劉海蟬道。小弟就爲此事。特來告訴師父。如今嘉興地方。出了吳天保蕭金琳兩個畜生。專在江湖上與我們綠林作對。這還罷了。他又上鷲山少林寺。將鐵大哥殺死。你想可惡不可惡。金頭太歲聽說。氣得哇呀怪叫道。這兩個小畜生。竟敢傷我師弟。若不將這兩個小畜生活活打死。誓不爲人。劉海蟬道。師父既要與鐵大哥報仇雪恨。待小弟助你一臂之力。這兩個小畜生。現在嘉興原籍。依我之見。我們到嘉興擺設一座擂台。指名要與他們比武。不怕這兩個小畜生不上台來。那時師父把他們結果了性命。豈非一舉兩得。說罷從袋中掏出二百兩銀子。遞與金頭太歲。和尚本是見錢眼開的。金頭

太歲見了銀子。登時滿口答應。設下一席素齋款待劉海蟬。次日便一同起身。來至嘉興地方。擺下一座太歲播台。是日開台。看客十分擁擠。天保金琳蘇子仙聞信。息也到台下觀看。只見那台主金頭太歲。跳上播台。抱拳向四週作了一揖道。洒家渾名金頭太歲。只因聞得貴地吳天保蕭金琳的大名。故而特地到此。擺下這座播台。天保金琳若是英雄。速上台來一比。躲暗處不出。算不得英雄好漢。倘有他處英雄。也可上台較量較量。言猶未畢。台下有一過路英雄。跳上播台與和尚交手。沒有數合。被金頭太歲打落台下。抱頭鼠竄而去。不由的惱了蘇子仙。正欲縱身上台。忽然人叢中躍出一個美貌女子。飛身上台。一雙小金蓮正立在台邊上。搖搖曳曳。宛如蜻蜓點水一般。你道這女子是誰。他姓黃。閨名綉雲。父親黃席儒。昔日在朝爲官。被奸臣進讒。削職回鄉。憂鬱成疾。沒有多年。老夫婦得病雙亡。綉雲有一個哥哥。名喚小華。今年二十二歲。好弄武藝。兩膀有數千斤之力。天生成一副銅鈴大的虎眼。能於暗中視物。因此有個混名叫虎眼黃小華。又因家道式微。不識一字。不會做生意。結識了一個朋友武七郎。勸他落草爲盜。黃小華爲生計所逼。只得攜了胞妹綉雲。在山東菊花山自稱爲王。數年來。竟成了江湖上有名人物。今日他兄妹二人。因到浙江訪友。聽說普伽山和尚金頭太歲。在嘉興擺播。小華在江湖上久聞五太歲之名。却未見過一面。所以也在台下觀看。小華並要上台比試。綉雲道。哥哥且慢。待妹子先上台去。與他交手。看他武藝如何。言畢。猶如飛燕相仿。早躡上了播台。金頭太歲一看那個女子。年正破瓜。身穿大紅海棠花短襖。外披一件寶藍百蝶披風。不禁笑道。小姑娘。乃是千金貴體。今上台來。莫非要與和尚比試。黃綉雲將披風脫下。向和尚道。休得多言。照打。雙手一變。照准金頭太歲兩太陽穴打來。金頭太歲見黃綉雲出手敏捷。知非弱輩。忙將身子一偏。使個猛虎出山之勢。直向黃綉雲這裏撲

來。綉雲閃過。飛起一腿。向和尚脇下踢去。金頭太歲躲避不及。中了一腳。這一脚好像踢在鐵柱上一般。動也不動。綉雲心中暗暗吃驚道。這和尚果然名不虛傳。明知難以取勝。却不願甘拜下風。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原來黃綉雲平生練成一種暗器。其名叫七把鬼頭刀。刀的式樣。彷彿柳葉。但鋒利無比。又經過一番毒藥煨煉。中了此刀。無不見血封喉。輕易不常肯用。要想打勝金頭太歲。故而賣一破綻。將手一揚。放出七把鬼頭刀。向金頭太歲身上射去。金頭太歲何等眼快。識得此刀利害。連忙將氣閉住。運用全身鐵布衫工夫。黃綉雲這套暗器。百發百中。從未失敗過一次。今日射在金頭太歲身上。見他將身子一搖。擦朗朗七把鬼頭刀盡皆落下。黃綉雲吃驚非小。正想跳下擂台。已被金頭太歲擒在手中。綉雲阿呀一聲。尙未喊出。早給金頭太歲擲在台下。黃綉雲羞慚滿面。黃小華在旁勃然大怒。就要跳上台去。綉雲一把拖住道。這和尚十分利害。哥哥且慢上去。你看那旁有一個孩子上台去了。你道這孩子是誰。正是小英雄吳天保。吳天保自破了鳳凰山回府後。每日在家中練習武藝。閉門不出。那天聞說普伽山來了一個和尚。自稱金頭太歲。擺下一座百日太歲擂。要與吳天保鏖金琳一較高下。因此天保約同金琳子仙趕來觀看。果見擂台上有一個戴金箍的和尙。勇糾糾在台上誇口。本待上去。將和尚打走。見黃綉雲已搶先上台。只得耐着性子立在台下。此時綉雲被和尚擲下擂台。不禁怒往上冲。將身一縱。上了擂台。金頭太歲見是一個孩子。厲聲問道。你這孩子。莫非就是嘉興吳天保麼。天保道。既知小爺威名。還敢找你小爺。太也自不量力。金頭太歲勃然大怒。便與天保交手。天保向前先用一個冲拳。照准金頭太歲當胸打去。金頭太歲身子一晃。跳在左邊。用一個金剛掃地。向天保脚下掃來。天保騰空一躍。落在金頭太歲背後。使一個泰山蓋頂。在金頭太歲腦袋上打下。金頭太歲暗道。這孩子果然武藝

高強。身子又小巧伶俐。佔了便宜。待我使出猴拳。將他擒住。連那蕭金琳也結果了。便可收播。他主意打定。兩手一招。換了拳法。東跳西躡。將天保打得渾身大汗。祇有招架之功。沒有還手之能。正這當兒。恰好程鐵牛先生趕到台下。眼見天保不識拳法。行將敗下。頓生一計。在台下大喝一聲道。惡和尚還不下來。更待何時。金頭太歲聽這聲喊。心頭一楞。拳法有了疎漏。吳天保曉得這是師傅用的計謀。乘他這個疏漏當子。就是一腿。這一腿的力量。多沒有。足有千斤以上。踢在金頭太歲身上。金頭太歲哎呀一聲。再也站立不住。一個翻身。跌下台去。幸他鐵布衫功夫。依然無恙。滿面羞慚。退進台去。那台下看客一陣喝彩。天保在台上正要跳下。台內劉海蟬見天保將金頭太歲打下播台。不由心中大怒。一個箭步。跳出台外。大喝道。好小子。且慢下去。待劉爺結果你的狗命。舉拳在天保當頂打下。天保身子一蹲。跳在一旁。用言斥責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和尚是你請來的。小爺上次饒你性命。指望你改過自新。你不悔過。倒也罷了。還敢到來尋仇。不能恕你。說完一拳分心打來。劉海蟬並未留神。不及躲閃。翻身跌下播台。台下又連連喝彩。劉海蟬跌到台下。只跌得頭昏眼花。心中雖痛恨天保。沒奈何不是對手。只得與金頭太歲逃奔而去。天保見二人已去。跳下播台。向師傅稱謝道。適纔若非師傅到來。弟子決難勝他。程鐵牛道。剛纔惡僧使的拳法。乃是猴拳。此拳甚不易破。你弟兄二人。以後再不可小視於人。要知江湖上能人頗多。務必處處謹慎。天保金琳唯唯聽命。他師徒三人與蘇子仙一路回家不表。再說金頭太歲劉海蟬二人。被吳天保打下播台。羞慚無地。落荒而走。要到蘇州三仙觀。邀請銀銅鐵錫四太歲。再來擺播報仇洩恨。因此日夜趕路。這夜已到了蘇州地界。一輪明月。隱在雲裏。却好行近一座荒山之下。忽聽一聲怪響。前面來了一個怪物。但見他身長丈餘。渾身是毛。兩隻眼睛。亮晶晶猶如燈籠一般。把個劉海蟬

嚇得身上汗毛直豎。拖住了金頭太歲抖抖索索。不敢向前。究竟來的是什麼妖怪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五太歲觀中欣聚首 兩孩童座上顯奇能

金頭太歲胆量甚大。舉目一看。見那怪物一步一跳過來。並發出一種尖銳的怪叫。委實可怕。金頭太歲畢竟老於江湖。見多識廣。就知道這個怪物。八分是剪徑之輩。裝着嚇人。刼取財帛的。遂將手掌拍了三響。向那跳過來的怪物問道。幾何六野野司滑。這句話。是江湖切口。問他是那一路人。快快把姓名報來。說也奇怪。那怪物也吐着人言道。南南如。醒醒答答。是說我也是當地好漢。說完之後。返身跳進山中去了。金頭太歲見他讓道而去。也不多言。劉海蟬方纔驚魂略定。向前又趕了數里。黑暗中已望見蘇州城牆。金頭太歲道。再跑二三里路。就好到了。說時正在一株大樹之下經過。那樹上忽然伸下一隻手。將金頭太歲頭上戴的一個銅箍抓去。頓覺一驚。劉海蟬也嚷道。不好了。我英雄巾叫人抓去了。金頭太歲抬頭一看。樹上並沒有人影。忙道。劉賢弟。你我快走。此處必有能人在此。當下不敢停留。飛步向前奔跑。不防路旁跳出一人。黑布遮臉。掄起手中棍子。照准金頭太歲當頭打下。金頭太歲嚇了一跳。急忙閃開。正待抬頭看個清切。那人一棍又在頭上打下。一連打了三棍。一棍未中。跳出圈外。拖了棍子就逃。金頭太歲怎肯輕捨。在後追趕。那人逃入樹林去。忽然不見。劉海蟬道。樹木叢雜。不可深入。恐中了賊人的暗算。金頭太歲聞言。連稱有理。行未多遠。那蒙面賊人。早在前邊樹上等候。二人一路行來。並未介意。那人跳下樹來。手中已換了根三截棍。在金頭太歲頭上一下。金頭太歲避讓慢得一慢。被他打了一個筋斗。剛才爬起。又被那人一棍。又跌了一個筋斗。那人將金頭太歲接

連打了四個觔斗。一言不發。跑入樹林中去了。可憐金頭太歲跌得頭昏眼暗。好容易掙扎爬起。說道。剛纔這
個蒙面漢子。不是愚兄吃了苦還誇獎他。此人與我必是好友。有意來作弄我的。劉賢弟你相信我這句話嗎。
劉海蟬道。大哥的話。豈有不信。於是又向前行。不多片刻。東方已白。覺得奔走了一夜。腹中飢餓。就在一家酒
店裏吃酒。喚酒保乾切了二十斤牛肉。一轉眼吃得乾乾淨淨。倒把個酒保嚇了一跳。金頭太歲因要到三仙
觀去。一摸身旁。分文全無。故意將眼一瞪。問酒保道。我們吃了多少錢。酒保堆笑答道。共計二兩一錢。金頭太
歲道。替我們卦在賬上。改日過此。再來結算。酒保連忙答應着。向掌櫃去說。那掌櫃的已猜透他們是綠林強
盜。巴不得他們早走。祇好自認悔氣。將酒錢掛帳。金頭太歲大喜。大搖大擺。踱出酒店。夠奔三仙觀而來。這三
仙觀在蘇州城外二十里大雁山下。周圍廣闊有二十餘畝。荒無人烟。當初有一位眉鶴真人。曾在此山得道。
後來又接連出了三位仙師。後人紀念仙跡。醮金造了這座三仙觀。香火鼎盛。傳留至今。已不知歷了多少年
代。故銀銅鐵錫四太歲。奉了師傅雲中子之命。在觀中修道煉真。以成證果。一言表過。仍說金頭太歲與劉海
蟬一路行來。早到了大雁山下。遙見三仙觀。崇樓傑閣。畫棟雕樑。果然莊嚴氣概。白雲遮徑。古樹參天。人行其
中。如入仙境。到得觀前。金頭太歲舉手在廟門叩了一下。就有一人出來開門。也是佛箍遮髮。生得虎面大耳。
此人正是銀頭太歲。劉海蟬急忙上前施禮道。銀師傅。好久不見了。銀頭太歲欠身還禮。挽手同行入內。銅鐵
錫三太歲也來迎接。相見畢。劉海蟬舉目觀看。見各人頭上皆有一道佛箍。因有金銀銅鐵錫之分。就叫做金
銀銅鐵錫五太歲。但各人本領不同。金頭太歲有一身鉄布衫功夫。刀鎗不入。水火不侵。銀頭太歲有銀掌功。
他的一條左手。宛如白銀相仿。可以抓鉄似泥。銅頭太歲有一套銅爪功。那十隻指甲。利如尖刀。鉄頭太歲練

就一套鉄臂功。那一隻左臂。足有數千斤氣力。捶銅敲鉄。立成齏粉。都是了不得的能人。坐定後。俱向金頭太歲叩問來意。金頭太歲遂將設搗一事。說了一遍。銀頭太歲道。大師兄。我等奉師傅之命。大師兄在普伽山修煉。我等在此修煉。當初相約。決不再開殺戒。想大師兄與嘉興。天保。金琳。素無仇隙。何苦下山妄開殺戒。於理不合。况當初下山之時。師傅會再三叮囑。好好修煉。過十五年。你我五人皆有地仙之分。金頭太歲被銀頭太歲這一席話。說得啞口無言。心想。今日不來便罷。既已來了。非要邀他們下山。結果了天保。金琳性命。方洩心頭之恨。頓生一計。道。銀師弟。你但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愚兄並非違背師命。實因那個小輩。作惡多端。他破了少林寺。殺了鉄笛僧。到也罷了。這小輩不該誇下大言。連師傅也要斬草絕根。你想。可恨不可恨。銀頭太歲聞言。吃驚道。原來如此。但鉄笛僧有鉄口涎的驚人功夫。尚被所傷。想這兩個小輩。本領不弱。他既誇下海口。到要下山去見識見識。究有多大能爲。金頭太歲見他意動。乘機說道。愚兄正是爲此。特來相告。此時銀銅鉄錫四太歲均願下山。於是銅頭太歲命香火道人。到廚房內。辦了一桌素酒。與金頭太歲。劉海蟬二人接風。六人一同坐下。開懷暢飲。金頭太歲忽見門外。有兩個小孩在那裏戲耍。大的約有七八歲。手執一個金箍。年幼的孩子。約有六七歲。手中也執着一樣東西。仔細一看。正是昨夜經過樹下。抓去的自己金箍。和劉海蟬頭上的英雄巾。你來我往。互相拋擲。不由的大驚失色。向銀頭太歲問道。門外作耍的兩個孩子。是那家的。銀頭太歲含笑說道。我倒忘了。這孩子乃是小徒。說着用手向外一招。兩個孩子看見。跳將進來。銀頭太歲命他們一見禮。禮畢。站立一旁。金頭太歲道。兩個師姪。今年有幾歲了。銀頭太歲道。大的今年七歲。法號五空。小的今年六歲。法號六空。教授他們武藝四年了。尚祈大師兄便中指教一二。金頭太歲聽了。頓足道。賢弟休得客氣。不

提他到也罷了。提起來時。令人慚愧。你看愚兄頭上的金箍。不知去向了。劉海蟬在旁插嘴道。小弟頭上的英雄巾。也不知什麼時丟的。銀頭太歲假意吃驚道。原來是他們無理。待我重責他。兩個孩子跪下道。昨夜在路口偶而作耍。尚乞二位師伯大人。恕我等不知之罪。說着遂將金箍頭巾雙手呈上。二人接在手中。順手扶起五空六空。金頭太歲訝問道。愚兄昨夜在路中遇到的。並不是孩子模樣。銀頭太歲道。他二人有七十二般假面具。裝扮起來。與真的一般無二。不信叫他二人裝來與大師兄觀看。金頭太歲連連稱好。當下五空六空在身旁多寶囊中。拿出一套虎皮衣服。五空道。賢弟你先試來。六空道。大哥不要客氣。你先試罷。五空並不推辭。將虎皮衣服。拿在手中。就地一滾。早已變成一隻活虎。張牙舞爪。騰起一個虎跳。張開血盆般大口。要吞六空。六空不慌不忙。也在囊中取出一套東西。也是就地一滾。變了一個滴溜滾圓的人面球。圓睜二目。高聳雙耳。噙開了一張大嘴。角碌碌的一滾。直滾到五空變的虎面前。驀地裏向上一跳。騰在空中。然後墜下。那隻猛虎竄上去。兩個前爪將球撲住。囫圇吞下肚去。那虎又就地一滾。轉眼間虎與球皆不知去向。仍見五空六空兩個孩子。站在面前。金頭太歲嘆服道。愚兄昨夜所遇。果是他們兩個了。於是重又飲起酒來。閑話少說。金頭太歲在三仙觀住了三日。銀銅鉄錫四大歲便打點下山。吩咐五空六空看守觀門。他六人收拾已畢。下山而來。在路上行得甚快。次日清早。來倒一處山下。但見前面有一家挑着酒幌子。隨風飄蕩。金頭太歲道。你們肚中餓了沒有。前面有一家酒店。咱們前去喝一碗如何。衆人俱說甚好。走到酒店門前。但見迎門懸一方招牌。寫着一盃醉三個大字。金頭太歲笑道。天下那有一杯便醉之理。口氣也太大了。說着魚貫走入。酒保上前道。爺們好早呀。拭淨了桌子。請衆人坐下問道。爺們要喝什麼酒。銀頭太歲道。要頂上高粱取兩罈來。酒保道。爺們

好酒量呀。轉身將酒取來。又問道。爺們用些什麼菜。金頭太歲道。配四個碟子。六碗小菜。切四十斤牛肉。快快拿來。不多一回。酒保將六碗四碟四十斤牛肉。搬到桌上。衆人你一碗我一盞。吃喝得十分有趣。轉瞬間吃得乾乾淨淨。劉海蟬又叫酒保添兩盞酒。四十斤牛肉。四個碟子。六碗菜來。六人吃得大醉。酒保將酒賬一算。計銀六兩二錢。金頭太歲上次已吃了人家的白食。你想身上那裏有錢。怎知銀銅鉄錫四太歲。四人也因下山催促。未帶分文。各人面面相覷。束手無策。金頭太歲遂將酒保喊來。又要想吃第二次白食。那曉這家酒店。不比別家。乃是一家黑店。店主姓田。雙號寶雲。外號虎頭太歲。此人生得身長七尺。腰大十圍。虎頭豹眼。兩臂有千斤大力。昔年在大梁山坐第二把交椅。今在此開黑店爲生。金頭太歲想在此店吃白食。好說得虎頭上拍蒼蠅。談何容易。那酒保走上前來。金頭太歲道。酒保。你去通知掌櫃的。說爺們今天匆匆過此。一時身上忘帶銀兩。酒賬叫他掛在賬上。等爺們下次過此。再來會鈔。酒保將臉一沉道。看爺們的人到漂亮。怎麼說出話來。全不光鮮。爺們叫咱家掛在賬上。分明想吃白食。金頭太歲見碰了一鼻子灰。不由的勃然大怒。一拳照准酒保當胸打去。那酒保本是山上的強盜。見五大歲與劉海蟬。舉止有異。早猜到也是同道。故而不當他作買賣。不料金頭太歲還要想吃白食。動手便打。他豈肯讓人。也就還手。外面掌櫃的虎頭太歲。聽得裏面打架。跳出櫃外。飛步趕到後院中。取了一根鑲鐵棍。趕將過來。大喝道。裘賢弟。休得驚慌。我來拿他。原來酒保叫做裘亮。當初也是大梁山的頭目。裘亮本不是金頭太歲的對手。見田寶雲執棍而來。心中大喜。叫道。大哥你來拿他們吧。跳出園外。田寶雲趕上。劈面一棍。在金頭太歲頭上打下。金頭太歲不會防備。一時躲避不及。頭上着了一棍。打得昏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銀頭太歲要上來動手。這裏田寶雲又是一棍打去。銀頭太歲雖有銀掌功夫。

也難抵敵這根棍子。勉強招架數下。也被田寶雲擊倒在地。此時劉海蟬與衆太歲蜂擁上來。田寶雲毫不懼怯。手執一根鐵棍。東打西掃。四人手無寸鐵。招架不住。被田寶雲一棍。將四人全都打倒在地。田寶雲喚出十來個夥計。將六人綑綁起來。一齊抬到後院中去。田寶雲擒了五太歲與劉海蟬。結果性命。將人肉做了包子賣錢。抵這份白吃的酒賬。因天時尚早。還要做些買賣。丟了鐵棍。坐在櫃內等候主顧。看看天色將晚。正要收市。忽見來了一匹白馬。上面坐一個文弱書生。後面跟隨一個書童。也騎着一匹馬。馬上放着行囊書箱。一望而知。是上京趕考的相公。田寶雲一眼瞥見。送上門的財香來了。要知道書生姓甚名誰。是一個何等樣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宿黑店悍賊遇瘟神 擺擂台英雄敗太歲

田寶雲見前面來了個文弱書生。心中大喜。急喚裘亮出外招呼。裘亮跳出店外。滿臉堆下笑來。問道。少爺。可是上京趕考麼。此時天色已晚。前面都是荒村野落。我們店中招待周到。少爺就在小店歇夜罷。這書生正因天色將晚。見這裏飄着酒旗。到來投店的。見那酒保來迎接。點頭禱好。到了店前。書生下馬進店。酒保幫着書童將書箱行囊搬進房內。又去打了一盆洗臉水。書生書童淨了手面。酒保問道。少爺用什麼酒菜。那書生道。揀可口的拿來就是。酒保答應一聲。轉身出外。田寶雲早在門外候着。低聲問道。剛纔搬運行李。你覺得沉重嗎。裘亮道。分量很重。至少有幾百兩銀子。田寶雲暗自歡喜。裘亮便去廚房中拿了酒菜。搬進書生房內。伺候主僕二人飲酒。且說這書生。乃是福建興化縣人。姓桑名芝卿。年方二九。父母雙亡。一妹名碧霞。今年十六。

歲。出落得有沉魚落雁之容。還有一弟名芝珊。年十二歲。芝卿在十六歲上。已中了秀才。因今歲是大比之期。所以帶了書童桑興。上京趕考。這桑芝卿在閩省。非但文名籍籍。并且武藝精通。十八般兵器。件件皆能。故當地有小瘟神之稱。今日到這黑店投宿。合該虎頭太歲晦氣。三個月沒有做得一注生意。剛纔來的是幾個窮和尚。此時又接進了一尊瘟神菩薩。桑芝卿是文武全才之人。到處謹慎小心。見酒保殷勤過分。已經生疑。又見他生就兩道濃眉。殺氣騰騰。知非良善之輩。故而格外留神。將酒斟在杯中一看。甚是混濁。斷定黑店無疑了。當下並不道破。等酒保出去。將門掩上。桑芝卿故意舉起酒盃。接連飲了三盃。又叫桑興也飲了三盃。頓時跌倒在地。恰好田寶雲與酒保在門縫中張着看。曉得二人中毒。跌倒。各執單刀。跳進門內。田寶雲一刀便在桑芝卿頭上砍下。誰料桑芝卿酒一杯未喝。跌在地下。也是一套拳法。其名叫做何仙姑酒醉牙床。趁勢一滾。田寶雲一刀砍了一個空。桑芝卿就地一跳。已跳在田寶雲背後。一個純陽斬劍之勢。一拳背上打去。田寶雲連忙旋轉身子。即以單刀招架。桑芝卿雖則手無寸鐵。怎奈他的八仙拳利害。左一拳。右一脚。打得田寶雲忙亂招架。可憐把個田寶雲累得渾身皆汗。暗暗吃驚道。人不可貌相。海水不可斗量。不想這樣一個文弱書生。竟有如許本領。不如待我拿鐵棍來與他交手。主意打定。身子一縱。跳出圈外。向裏邊逃走。桑芝卿在後追趕。田寶雲逃入後院中。手中操起鐵棍。喝一聲好小子。看我的傢伙。桑芝卿幸而眼快。將身子跳在一邊。不防田寶雲又是一棍打來。桑芝卿何等積溜。一跳躲過。田寶雲接連打了數棍。全都打了空。心中吃驚道。這個小子果然利害。遂用盡平生之力。狠命一鐵棍。照准桑芝卿當頭打下。桑芝卿不慌不忙。順手將鐵棍接在手中。彼此互奪。田寶雲膂力雖大。却不能勝得芝卿。有意將手一放。以爲桑芝卿用力過度。必要向後傾跌。誰知

卿連身子也不會一動。田寶雲見勢不佳，說聲合字兒扯滑，撥轉身子，雙足一縱，上屋逃去。桑芝卿不肯輕捨，在後追趕。忽覺嗖的一聲，那邊屋上射過來一枝冷箭。桑芝卿不敢怠慢，知道賊人有同黨到了，伸手將一枝冷箭接在手中，抬頭一瞧，果見屋上有兩條黑影，因月色暗淡，一時看不清楚，深恐中了賊人暗算，復返酒店。見桑興醉臥地上，因房中沒有冷水，遂到外邊屋簷下大缸中取水。忽覺耳邊又有一陣冷風過來，即忙用手一招，却又是一枝冷箭。抬頭看時，不見人影，心中甚是奇怪，暗道：賊窩中盜黨甚多，看來這個射箭之人，本領不在我下。此處不可久留，於是昏了一碗冷水，跨進房內，將書童桑興救醒。桑興醒來，好生納罕道：我剛纔喝了三杯酒，怎麼就醉了。桑芝卿道：你不見店門上寫着一盃醉，你喝了三杯，當然要醉了。桑興道：這酒中必定有毒。我們進了黑店了，說着又見桌上放着兩枝箭，呆呆發怔。桑芝卿便將方才之事，細細告訴了他。桑興這纔明白。桑芝卿將兩枝箭拿在手中細看，見上面鐫有名姓，一枝箭上是雲中飛吳忠，一枝箭上是水上飄吳隱。原來他二人向在江湖上飄泊無定的，不期今晚路過此處，正遇芝卿追趕田寶雲，曉得田寶雲遇了敵手，只因向日與他有一面之交，所以暗中助他一箭，讓他逃生。後來見桑芝卿回店，也就跟了下來。恰值桑芝卿出房取水，又是一箭，暗暗告訴他江湖上尚有能人。桑芝卿執着兩枝箭，轉念道：這個吳忠吳隱，究竟是何等樣人呢。正這當兒，忽聽後面有人說話。桑興驚道：少爺不好了，裏面又有強盜來了。桑芝卿道：你不要怕，在此等候。待我去看來。說着跳出房外，奔到後院子裏，却又聲息全無，心中忽發奇想：莫非這黑店中害的人多，更深夜靜，不要是鬼說話罷。好在自己胆子大，便立在院中靜聽。過了一回，又有人說話了，不在院中，却是在左邊的一間矮屋子裏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個騰步，跳將過去，一脚踢開屋門，黑魃魃的也看不出有人，沒人。益發

相信是鬼出現了。於是厲聲喝道。你們這些冤鬼。黑店大盜。已被少爺殺得逃跑。如今少爺進京趕考。你們保佑少爺取得功名回來。當延僧道超度你們。話猶未了。裏面就有人答道。好漢快來救命。我等並不是冤鬼。乃是錯投黑店的客商。桑芝卿聽了。方纔明白。原來屋子裏正是劉海蟬。與金銀銅鐵錫五太歲。也是他們命不該絕。桑芝卿問道。你們共有多少人。金頭太歲道。我們共有六人。被黑店中的強盜。網在此處的。桑芝卿道。且慢。我去拿了火來。搭救你們便了。遂到前面取火。回到房中。不見了書童桑興。正詫異間。忽見桑興打從床下爬出。桑芝卿暗暗好笑。道。你不要害怕。後院中並不是強盜。乃是錯投黑店的客商。遂在桌上拿了一盞油燈。仍到後院中來。走進屋內。果見六個人。捆在一堆。五個是僧家打扮。一個是武生打扮。桑芝卿一一替他們鬆了綁。然後問道。你等往那裏去的。劉海蟬道。我們同道趕路的。在下是河南人。因建水陸道場完畢。特地相送了五位高僧回轉普陀。不料誤投黑店。險遭毒手。不是英雄搭救。我等性命都沒有了。請問英雄貴姓尊表。桑芝卿道。不敢。小可桑芝卿。福建興化縣人。因要上京趕考。經過此地。不料誤入黑店。得與六位相遇。引爲快事。當下桑芝卿邀了五太歲等。回到房中。命桑興煮茶。坐着閒談。不多片刻。天色已明。桑芝卿因功名心切。吩咐桑興收拾行囊。牽出馬匹。桑芝卿告別衆人。跨上金鐙。自往京城趕考去了。金頭太歲見桑芝卿去後。說道。我們若不是此人相救。性命不保。不必耽擱。就此趕路罷。銀頭太歲道。且慢。留下這家黑店。貽害無窮。待我放火燒了。免得後來人再遭他的毒手。金頭太歲點頭稱好。遂放起一把火。將那一家黑店燒了。方纔動身趕路。再說虎頭太歲田寶雲。逃上屋面。不見桑芝卿追來。心始稍定。想躲入樹林暫避。不想跑到樹林外面。忽然窸窣窸窣的響起來。接着跳出一人。嚇得田寶雲拔腿就逃。只聽那人喊道。大哥不要跑。是我。田寶雲一聽。是裘亮的

聲音站住了脚道。我被你嚇死了。裘亮道。那小子那裏去了。田寶雲道。那小子十分利害。愚兄竟不是他的對手。只得逃走。裘亮道。我恐大哥不能取勝。想到大梁山報信。怎奈又放心不下。所以又趕回來的。田寶雲連連嘆息道。愚兄闖遍江湖。一向未逢敵手。今日方知。江湖上的能人。比什麼還多着呢。裘亮道。那小子此刻尚在店中。你我還不能回去。田寶雲道。天明了。那小子准走。我們再回去不遲。二人就在樹林中歇息。次日清晨。二人回店。見幾間房屋。已燒做了一堆瓦爍。痛恨桑芝卿入骨。沒奈何偕着裘亮。仍奔大梁山入夥。暫且按下。再說劉海蟬與五太歲。放火燒了一盃醉酒店。逕往嘉興進發。在路上日行夜宿。來得甚快。這日已到了嘉興。找了一家客店住下。店小二打上洗臉水。各人將面淨過。店小二又送進一壺茶來。劉海蟬道。五位大哥。我們在此無事。不如上街去走走。五太歲俱說甚好。一同出外。到得街上。熙來攘往。甚是熱鬧。正行間。迎面一家酒樓。上上下下擠滿了吃客。銀頭太歲道。衆位師兄。這家酒樓生意甚好。想來他家的酒味。必佳。你我上去吃一盃。如何。金頭太歲稱善道。愚兄也無心游玩。還是上樓喝酒遣悶。說着相將登樓。酒保見有酒客上樓。上前招呼。騰出一張桌子。請六人坐下道。爺們請坐。吃什麼酒。銀頭太歲道。拿上一罈頂好高粱。要四十斤牛肉。酒保答應一聲下去。沒有多時。已將酒肉取來。六人飲酒談心。銀頭太歲道。聽說吳天保那個孩子。本領高強。這回我們怎樣與他交手。銅頭太歲道。這也容易。只消小弟一人。今晚前去行刺。將他結果了性命。豈不是不費吹灰之力。便與大師兄報仇洩恨。金頭太歲鼓掌稱妙道。到也省事。銀頭太歲搖頭道。好不好。大丈夫作事。須要明槍交戰才是。依我的愚見。也與大師兄一樣。每人擺下一座擂台。各顯能爲。將天保金琳活活打死。使那江湖上的英雄好漢。佩服我們五太歲的利害。銅鐵錫三太歲各各稱好。金頭太歲也就不得不說好。銀頭太歲

心中大喜。少選酒菜吃畢。會過酒鈔。仍返客店睡覺。一宵易過。次日銀頭太歲命人在城外搭起四座擂台。仍名太歲台。但冠以銀銅鐵錫之分。這就哄動了城裏城外的嘉興人。也有來趕場子的。也有來看打擂台的。真個是萬人空巷。擠得水洩不通。開台之日。四太歲各人上台。只聽四下裏掌聲不絕。這四座擂台。一字排開。那銀台上。站的是銀頭太歲。打了個問訊。富衆言道。台下衆位英雄好漢請聽。酒家乃是出家人。理守佛門清規。那有爭長較短之心。今因貴處吳天保蕭金琳兩個小輩。乳臭未乾。口出狂言。好與佛門子弟作對。酒家不知他有多大本領。胆敢目無餘子。以故擺下此擂。與他分個高低。倘他兩個小輩在台下。快快上來與酒家交手。言猶未了。台下就有一人應聲上台。年約七旬。領下五綵銀鬚。精神矍鑠。不減少年。原來此人姓白。雙名雲飛。外號人稱紫眼豹。乃是一位老輩英雄。銀頭太歲舉目一看。吃了一驚。曉得老英雄白雲飛的利害。忙道。紫眼豹。你這樣年紀。還較什麼長短。我看你還是好好下去的好。免得酒家動手。恥笑我銀頭太歲欺負老輩。須知二十年前。論你是個英雄。如今恐怕論不到你了。白雲飛聽了大怒。罵一聲好小子。你不敢與我交手。到也罷了。竟敢口出大言。欺我年老。要知道老當益壯。言畢。一拳劈面打來。銀頭太歲畢竟心虛。雖有銀掌功之能。自知也難敵得老英雄。勉強閃身避過。白雲飛這一掌過來。氣力能大能小。能柔能剛。差不多的人。遇了此掌。早連人跌了出去了。銀頭太歲就想施展銀掌功。殺敗白雲飛。保住臉面。那曉得白雲飛捷如鷹準。向下一腿掃來。銀頭太歲一時避避不及。被他掃中一腿。白雲飛這一腿。在江湖上極其有名。叫做飛雲腿。銀頭太歲阿呀一聲。跌倒在地。復被白雲飛用腳輕輕一掃。可憐銀頭太歲跌到台下。昏天黑地。半晌爬不起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吐劍光險傷小俠客 說夢話驚走惡和尚

銀頭太歲跌到台下。昏天黑地。半晌爬不起來。劉海蟬金頭太歲在台內看見。急忙趕到台下。將銀頭太歲扶起。再要找老英雄白雲飛時。已從人叢中失了所在。這時銅台上銅頭太歲。他見白雲飛已去。大聲說道。老頭兒快快不要逃走。你敢上這裏來麼。台下的人。無不好笑。他會說大話。正在這時。恰好吳天保藉金琳蘇子仙三人聞信到來。見第一座擂台已經打敗。金琳謂天保道。大哥讓小弟上去。打死這狗禿驢。天保道。還是待愚兄上台。蘇子仙道。你們不用客氣。待我先去。吳天保要想攔阻。蘇子仙將身一縱。已跳上了擂台。銅頭太歲那裏放在眼裏。喝道。你這漢子姓甚名誰。快快通報上來。蘇子仙大喝道。咱叫蘇子仙。特來送你到西方去的。銅頭太歲怒道。你這漢子好生無理。爲何出口傷人。蘇子仙道。說話傷你。還是便宜了你。咱老子還要請你吃拳頭呢。銅頭太歲怒不可遏。使一個金鷄獨立之勢。一拳向蘇子仙劈面打去。蘇子仙要想躲避。已經不及。擊中面門。打得眼前火星亂迸。立足不穩。仰天一個筋斗。跌下台去。幸而蕭金琳眼快。搶步趕到台前。將蘇子仙接住。總算不會受傷。蘇子仙道。這和尚委實可惡。一拳就打我下台。我還要上去。與他分個高下。方洩胸中之氣。金琳道。蘇大哥不可造次。這和尚十分利害。還是待小弟與大哥出氣。正說着。吳天保已跳上台去。銅頭太歲見上來一個孩子。問道。你這孩子。叫什麼名字。快快通報上來。吳天保道。我乃嘉興吳天保。你有眼不識泰山。還虧你到來找我。銅頭太歲哈哈大笑道。聞名不如見面。我以爲吳天保是個三頭六臂。原來這樣一個孩子。洒家手下不傷無能之輩。我看你經不起洒家一把抓。立刻去見閻王。還是好好的下台去罷。吳天保大怒。

道。賊禿休得信口胡言。有本領儘管使來。銅頭太歲道。你這孩子不識好歹。既一定要死在洒家手裏。也就饒你不得。說着便一拳在天保當頭打來。天保何等敏捷。將身子一閃。跳在一邊。銅頭太歲一拳打了個空。說道。好孩子到也有些兒能耐。一個猛虎出山。又向天保打來。誰知天保已跳在背後。飛起左腿。照准銅頭太歲背上一脚。喝聲去罷。銅頭太歲阿約一聲。翻身跌下擂台。滿面羞慚。一溜烟逃入台後去了。再說擂台上鐵頭太歲。喝道。吳天保且慢稱能。快上洒家台來。如能勝得洒家。算你英雄。天保大怒。將身一躍。打從銅台上跳到鐵台上。喝道。和尚休得誇口。小爺今日決不饒你。劈面就是一拳。鐵頭太歲喝聲來得好。將天保拳頭接住。二人即在台上掙扎。約莫半個時辰光景。畢竟天保是神力。愈用愈大。鐵頭太歲膂力雖好。怎比得過天保。兩臂漸漸不支。却被天保用力往外一送。鐵頭太歲支撐不住。仰面朝天。跌下擂台。台下看客個個喝彩。人人叫好。錫頭太歲站在錫台上。看得清楚。怒往上冲。大聲道。好小子。快到這裏來。見個高低。吳天保豈肯示弱。飛身躍過錫台。錫頭太歲心想。先下手為強。不待天保立定。一個泰山蓋頂之勢。直奔天保頭上。雙拳齊下。天保佔着身子靈巧。向下一蹲。一個掃堂腿。錫頭太歲並未留意。被天保一腿掃中。那裏站得住脚。咕咚一聲響亮。跌下擂台。吳天保不費吹灰之力。接連打敗三座擂台。心中甚是得意。飛身下台。見幾個惡和尚都已不在台前。逆料他們逃走了。也不追趕。與金琳子仙回家不表。再說五太歲擂台大敗。切齒痛恨天保。逃回客店。商議報仇。劉海蟬道。我們不便在此耽擱。倘被天保金琳追趕到來。我們殺他不過。豈不白白吃他的眼前虧。銀頭太歲道。劉大哥言之有理。大家快快趕路吧。當下算清了房飯錢。要到山東松峯山白鶴觀。邀大師兄紫竹道人。記仇。在路上奔走了數日。那天來到一處荒山。忽聽空中有人呼喚道。徒弟們往那裏去。金頭太歲抬頭一看。見

是師傅雲中子一齊跪下磕頭。雲中子降下雲頭。問道：你們不在山上修煉。到此則甚。金頭太歲遂將鐵笛僧遇害。以及自己下山報仇之言。細細說了一遍。雲中子聽了大怒道：這天保金琳是何等樣人。殺了我的徒弟。也還罷了。還待這等尋事生非。如此說來。待爲師取他性命。說罷把嘴一張。吐出一把飛劍。但見一道白光。撲奔浙江嘉興而去。這時正值吳天保。蕭金琳與蕭金花。蘇子仙。在後花園中練習武藝。吳天保偶爾抬頭。見空中一口飛劍。直落下來。心中大吃一驚。蘇子仙不知利害。在旁看了好笑。不防那道劍光落在金琳頭上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頭已斬下。吳天保嚇得面無人色。上前捧住了蕭金琳的頭。放聲大哭。但見飛劍斬下金琳首級。條的騰空上去。蕭金花見兄弟已傷。心中十分悲痛。急喊天保逃走。爭奈那口飛劍。又要來斬天保。正在此際。半空中又有一道紅光。疾如閃電一般。那紅光中也有一口飛劍。將那白光中飛劍迎住。原來這紅光中的飛劍。正是紅雲長老來救天保金琳的。兩口飛劍在空中天矯廝殺。忽上忽下。雲中子的飛劍漸漸不支。只聽一聲響亮。已被紅雲長老飛劍斬爲兩段。一道白光。頓時倒退回去。紅雲長老怎肯輕捨。即借劍光追來。舉眼之間。已與雲中子相見。雲中子大怒道：道友。我與你遠日無仇。近日無怨。何故破我劍術。紅雲長老道：道友無故傷人。有開殺戒的罪過麼。雲中子道：天保金琳欺負佛門。傷害我徒。萬不得已。將他結果。乃是替我徒弟報仇。要你多管閑事則甚。紅雲長老道：你不將自己徒弟管束。反而責備於人。太覺無理。雲中子大怒。舉起手中寶劍。向紅雲長老劈面砍來。紅雲長老舉劍相還。二人殺了數十回合。雲中子殺得大敗而逃。紅雲長老在後追趕。雲中子不慌不忙。在身旁取出一件寶貝。名曰混天球。祭在空中。回頭向紅雲長老大喝一聲道：道友且慢追來。看我的寶貝來了。長老抬頭一看。果見空中一個圓球。霞光萬道。好不利害。紅雲長老不敢怠慢。也在身上

取出一個百寶盒。拋在空中。紅光騰空而上。圍住混天球。一轉瞬間。混天球被百寶盒收了去了。雲中子見混天球被紅雲長老收入盒中。心中十分痛恨。復在身邊。取出一樣寶貝。擲在空中。乃是一隻猛虎。張牙舞爪。要撲下來生吞長老。紅雲長老看了。心中暗笑。用指向空中一招。一陣狂風。將猛虎吹得無影無踪。落在地下。乃是一個紙摺的老虎。紅雲長老哈哈大笑。道友。雕蟲小技。也算是你的法寶。豈不慚愧。還有何寶。快快獻來。雲中子被他說得啞口無言。不禁惱羞成怒。在身邊又取出一把太極傘。照准紅雲長老這裏擲來。紅雲長老舉目看時。覺得金光刺目。大吃一驚。暗道。此寶甚是利害。能遮天蓋地。倘被擊中。卽有性命之憂。不敢怠慢。口中念動真言。因紅雲長老已成證果。到這時。不得不將頂門開放。兩個嬰孩早在頂門內跳了出來。說也奇怪。空中太極傘條的落下。兩個嬰孩舉手將太極傘接住。雲中子見失了太極傘。心內吃驚非小。曉得紅雲長老道行高深。自知不敵。帶了劉海蟬與金銀銅鐵錫五個太歲。一路向前逃走。紅雲長老也不追趕。吐出仙劍。一道紅光。在後飛至。劉海蟬與金銅鐵錫四太歲奔逃稍避。俱被飛劍所斬。雲中子與銀頭太歲二人。已逃出十餘里外。眼見五人已喪在劍下。忽然想起身旁尚有一件護身法寶。慌忙取出。乃是一把破蕉扇。其名叫做風火扇。憑仙劍利害。也不能加害於他。雲中子將扇遮住身子。駕雲遁走。紅雲長老並不追趕。卽將仙劍收回。駕起祥雲。向蕭府花園中來。正值蘇子仙天保金花。在院中痛哭。忽聽空中有人喚道。吳天保不必傷悲。人已死去。哭也無益。天保聞言。抬頭一看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紅雲長老到了。跪下磕頭迎接。紅雲長老按下雲頭。天保求長老救活金琳。紅雲長老道。人死如何救得。天保道。金花蘇子仙也跪下懇求。紅雲長老道。待我姑妄試之。遂將金琳的頭顱。接在頸上。口中念動真言。說也驚人。只見金琳慢慢在地下爬起。吳天保心中大喜。叫聲

道賢弟。快快叩謝長老救命之恩。金琳雙膝跪倒。向紅雲長老拜了四拜。紅雲長老將他扶起道。你們可知剛纔空中的飛劍。乃從何處來的。天保金琳還說不知。紅雲長老道。此劍乃是一個得道和尚所放。法號雲中子。他是數日前擺擂台和尚的師傅。因你們欺負了他的徒弟。故用仙劍傷你們的性命。今天要不是我來。你們定遭他的毒手。天保道。請問長老。飛劍何以這等利害。紅雲長老道。飛劍能於百步之外。取人首級。雲中子的飛劍更是利害。能於數千里外取人首級。因他道行深奧的緣故。天保聞言。便與金琳金花蘇子仙四人一齊跪下。要求長老傳授劍術。紅雲長老將四人扶起。說道。習劍術。頗不易。要前世有根基。倘無根基。雖遇名師。亦不肯輕授。我看你二人根基頗厚。惜時機未至。豈可強求。金琳道。現有長老在此。怎說時機未至。紅雲長老道。我的飛劍最劣。傳授了你們無用。山東有一位劍仙。此人法號金禪子。與你們有師徒之分。可到山東去訪。自有好處。言畢袖中取出兩顆藥丸。授與二人道。此丹名大力丸。你二人將他吞在肚中。膂力無窮。天保金琳甚是感激。各人接了一丸。吞在肚中。不多一回。全身骨節。根根皆響。嗣此以後。二人膂力勝前數倍。紅雲長老就要告別。天保金琳挽留不住。紅雲長老跨上祥雲騰空去了。跪下向空叩謝。天保道。賢弟。長老與我等服下大力丸。不知功效如何。金琳道。仙家妙藥。必有奇效。天保道。待我一試便知。說着抱定一棵大樹。連根拔起。覺得毫不費力。金琳見天保拔起了大樹。也將大樹拔起一棵。二人各自是歡喜。又將拳術練習了一回。天色將晚。一同進內晚膳。過了數天。吳天保蕭金琳稟明母親。要出外訪師學習劍術。蕭夫人與劉夫人聽說是奉神仙之命。一口應允。天保金琳遂將家事託蘇子仙照顧。擇了吉日。二人打了包袱。帶了銀兩。拜別母親動身。向山東進發。有事即長。無事即短。這日來到徐州。見路旁有一家酒店。天保道。賢弟。我腹中饑餓了。你看那家酒店。

我們進去喝一盃再走罷。金琳稱好。於是跨入店內。酒保裝着笑臉。招呼二人坐下。問道：爺們喝什麼酒。天保道：便酒便飯拿來就是。酒保答應一聲下去。搬上一壺美酒。四個碟子。天保金琳將酒飯吃過。因見天色將晚。不便趕路。就想住在店中。預備次日清晨趕路。那曉這家酒店是一家黑店。專門打劫行商過客。店主駱鴻卿。乃是當地大盜。妻子柳三娘。綽號人稱夜虎三娘。在此開設酒店。已有多年。害人無數。今日見天保金琳進店。背上包裹甚重。柳三娘暗謂駱鴻卿道：今日又有好買賣來了。看他包袱沉重。黃白物必多。定是兩個肥羊無疑。鴻卿命酒保拿蒙汗藥放在酒中。三娘道：不必了。你看天色已晚。他們定在這裏過宿。夜來將他們結果性命。易如反掌。何必多此一舉。鴻卿連稱有理。少停天保金琳用了晚膳。相將安睡。鴻卿聽得房內呼聲大作。知已睡熟。手執單刀。來至天保金琳房外。正待開門進房。忽聽天保喝道：賢弟。門外有人來了。駱鴻卿聞言陡吃一驚。道：不好。這孩子有千里眼。我在門外。他怎知道。不禁胆怯起來。走回後面。告訴妻子柳三娘。柳三娘不信。悄悄回了鴻卿。走到房外竊聽。果聽裏面金琳說道：大哥。外面來的不止一個。却是一男一女呢。柳三娘方才相信。鴻卿不會說謊。低聲說道：這等看來。這兩個孩子必有奇能。我們一不做二不休。將他們結果了性命罷。當下到後面院子裏。喚了數十個夥計。來到天保房外。打開房門。一擁而進。天保金琳方從夢中驚醒。原來他二人剛纔在房中。說的是夢話。無巧不巧。說得鴻卿胆戰心驚。此時二人夢中驚醒。只見衆人殺進房來。慌忙床中躍起。舉拳便打。這數十個打手真是沒用。被二人打得東逃西散。柳三娘見勢不佳。遂上前力敵天保金琳二人。全無懼色。戰了數十回合。不分勝負。柳三娘心想：不如先下手爲強。將他結果。遂將肚子一揉。原來柳三娘練成一種功夫。名曰八卦運氣功。早在口中吐出一道寒光。直奔天保金琳面前吐來。天保金琳一時躲

避不及。已被寒光罩住。連打了幾個冷顫。昏天黑地。翻身跌倒。柳三娘心中大喜。跳在二人面前。拾起單刀便砍。正在千鈞一髮之際。驀地裏飛來一枝冷鏢。不偏不倚。正打在柳三娘手腕之上。柳三娘阿約一聲。單刀落在地下。駱鴻卿吃驚道。不好了。冤家來了。抬頭一看。果是劍俠金禪子。立於對面屋上。柳三娘也大吃一驚。負痛拉了鴻卿逃走。那數十個打手。也逃得乾乾淨淨。金禪子因他們惡貫未滿。並不追趕。飄然下屋。見天保金琳昏迷不醒。金禪子便在身旁。取出一個小小葫蘆。搗去塞頭。將仙水洒在二人身上。天保金琳頓時蘇醒。起身不見衆盜。只見一個胖大和尚。站在面前。遂倒身下拜。叩謝救命之恩。金禪子將二人扶起道。路見不平。救人危急。正是我輩分內之事。何足道謝。天保叩問金禪子法號。金禪子不肯實說道。我乃四方雲遊僧是也。言畢借土遁而去。二人望空再拜。却不知當面錯過了名師。當下不敢久留。天明趕路不表。再說霍天香霍天豹弟兄二人。自天保金琳大破鳳凰山。在山後水路逃走。便到山東歷城縣泰山觀。投奔山東大王秦天簫。此人年約五十左右。本領高強。又號獨霸山東。善使一副六百多斤仙人担。與霍氏弟兄有八拜之交。秦天簫遂留二人在觀中安身。二人要求天簫到嘉興報仇。天簫不允道。你二人要我去報仇。並非我不肯多事。因我年事已高。不耐遠行。你二人誓必報仇。正可在此練習武藝。常言道得好。不怕爲難事。只怕有心人。將來功夫到家。何愁不能報仇雪恨。霍氏弟兄聽了這番言語。沒奈何只得罷休。且說那秦天簫有個好友。是個出家人。法號石頭僧。此人天生一副異相。身長丈六。腰闊十圍。兩隻銅鎚般拳頭。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在本城彌陀山彌陀寺出家。今日閑暇無事。下山來拜訪秦天簫。一路行走。經過文太師府。十分熱鬧。原來今天是文彥博太師七十壽辰。所以送禮的人。絡繹不絕。石頭僧在旁。心中甚是歎羨。心懷不良。暗暗認明路徑。方才到泰山觀來。恰值

秦天簫與霍氏弟兄。在門前廣場上練武。天簫道。石大哥久違了。今日是什麼風吹來的。石頭僧道。小弟久欲來此。實因俗務匆忙。不獲如願。尚乞恕我疎候之罪。天簫道。石大哥言重了。一同進內。秦天簫吩咐擺酒款待。蕭氏弟兄與石頭僧也是故交。各人在席前敘舊。石頭僧謂天簫道。小弟今日路過文太師府。今日正逢太師壽誕。送禮的人絡繹不絕。盡是奇珍異寶。小弟今夜欲與三位大哥同去。偷盜到手。不知你們意下如何。天簫道。小弟聞得他家財豪富。久有此意。因沒有幫手。一人不敢獨去。今日大哥之言。正合我意。四人在席前商量停當。開懷暢飲。直飲到日落西山。方才散席。等到夜靜更深之時。四人結束停當。出了泰山觀。夠奔文府而來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用薰香聚寶樓被盜 獻童子飛雲寺降妖

石頭僧邀了秦天簫霍氏弟兄。施展夜行功夫。來到文府。飛身上屋。側耳一聽。下面並無聲息。石頭僧道。屋內寂靜無聲。咱們下去。各人跳下院落。舉目一看。見那邊高樓上。窗內微露燈光。霍天香道。那邊想是上房了。且去看來。說着早已躡上高樓。霍天香將身伏在屋上。揭起一塊瓦片。向底下看去。但見一個七十左右的人。坐在案前檢點寶物。珠光瑞氣。耀眼生輝。原來老人正是文彥博太師。在聚寶樓檢點壽禮。列號入冊。霍天香與石頭僧二人。看得兩眼出火。卽在身上多寶囊中。取出一樣東西來。名曰五更金鷄香。將他燃着。放入竹管之中。慢慢向屋中噴去。文太師忽覺異香撲鼻。心知有異。爭奈一陣頭眩。伏於案上。昏暈過去。石頭僧見文太師暈去。事已得手。使一個燕子穿簾勢。跳入樓內。依了霍天豹。就要傷害文太師性命。秦天簫連說不可。文

太師乃是忠臣。不可加害於他。我們盜了寶物走罷。遂將房中金銀財寶。一古腦兒放入包中。上屋而去。再說文太師府中。原有一位有名鏢師在家。此人姓馬。名泰賢。這時睡在房中。忽聽屋上脚步之聲。曉得不好。他手下還有兩個徒弟。一個叫施進生。一個叫錢德仁。馬泰賢喚醒二人。上屋追趕。正見石頭僧等在前逃走。馬泰賢大喝一聲道。賊人往那裏逃。在後趕上。施進生手執單刀。跳上前去。劈頭一刀。向秦天簫砍去。天簫喝聲來得正好。舉刀招架。錢德仁手執三截棍。上前攔住石頭僧去路。石頭僧大怒道。你這小子。胆敢攔阻爺爺去路。錢德仁道。休得多嘴。護家鏢師錢德仁在此。你不怕嗎。石頭僧道。你這小子也。算得護家鏢師。看爺爺的利害。一腿向錢德仁踢去。只聽阿約一聲。錢德仁站立不住。角碌碌滾下屋去。馬泰賢見徒弟被石頭僧踢下屋去。勃然大怒。跳上前來。與石頭僧交手。二人武藝相埒。不分勝負。此時文府上下人等。俱從睡夢中醒來。各點火把。照耀如同白日。相牽上屋。吶喊助威。秦天簫怕人。一多。脫身不得。呼嘯一聲道。我們趕快走罷。四人跳出圈外。就逃。馬泰賢那裏肯捨。在後緊緊追趕。石頭僧有宗暗器。名曰毒藥鏢。掏在手中。回頭向馬泰賢喝道。且慢追趕。看法寶來了。舉手就是一鏢。正打在馬泰賢臂上。頓時眼前發黑。咕咚栽下。石頭僧等乘勢逃脫。不見人影。施進生忙將馬泰賢扶起回府。不多片刻。東方大白。文太師在聚寶樓中蘇醒過來。原來這鷄鳴香。不但清水可解。聞得雞聲亦醒。文太師醒來。連忙走下樓來觀看。正見馬泰賢受傷回來。文太師道。我向日所愛的古玩寶器。全被強盜劫去了。差喜性命未傷。實是萬幸。吩咐家人快將馬鏢師扶回房中靜養。馬泰賢道。老太太吃驚了。小的失於防範。請老太太恕罪。待小的鏢傷治愈。定給老太太獲案。追回原物。文太師道。此事不必放在心上。好好的養傷才是。馬泰賢謝了太師。回到房中。臥於床上。命徒弟施進生在藥箱中。取出一包化毒

散。此藥能治七十二種毒藥鏢傷。泰賢先命進生將鏢檢出。見自己手臂上。四面皆發黑色。並不流血。馬泰賢道。此鏢甚是利害。其名叫做五毒鏢。射中以後。七日傷命。幸我有化毒散解治。不然性命休矣。叫進生將化毒散敷於鏢傷之上。說也神效。不多一時。傷處紫血直流。馬泰賢大叫一聲。暈了過去。嚇得進生手足無措。連聲呼喚。半晌。馬泰賢纔慢慢蘇醒過來。大叫道。疼死我也。我毒血流出。性命可保。但傷勢沉重。恐暫時難愈。施進生道。師傅休要煩惱。靜心調理要緊。馬泰賢方才閉了眼睛。沉沉的睡熟了。再說這時。文太師在書房中。親筆寫了一張賞格。貼在府門之上。如有士民人等。將強盜拿獲。懸賞白銀一萬兩。又到當地縣衙中報案。那知縣官胡禮圖聞說。太師府失竊。吃了一驚。立即傳齊通班馬快。馬快頭張虎李豹不知爲了何事。慌忙趕到衙門。胡知縣拍案大罵道。你們吃糧當差。在外所管何事。昨夜三更時分。太師府中丟了金銀寶物。你們全不知曉。一個個都是混帳糊塗蛋。各打五十大板。限你們三天破案。說完將籤筒向下一倒。衙役不敢怠慢。將張虎李豹掀翻在地。褪去底衣。各打了五十下板子。幸虧他們是一條線上的人。手下少不得留一點情。沒有將二人打得皮開血流。二人爬起身來。連喊晦氣。退出衙門。捉拿強盜去了。再說天保金琳。離了酒店。逕奔山東。這日進了城關。經過文太師府前。見許多人立在一處。天保道。蕭賢弟。你看那邊許多人。不知看些什麼。你我也上去看看。金琳稱好。遂向人叢中擠將入去。原來是一張賞格。看了一遍。方知文府失竊。懸賞一萬兩銀子。捉拿強盜。天保道。賢弟機會來了。我們所帶路費。已經用盡。此時腹中飢餓。手中正乏錢用。不如將賞格揭下。進去先混碗飯吃。然後見機行事。你道可好。金琳道。大哥說得不錯。天保見金琳答應。伸手將賞格揭下。那旁看守賞格的家人。一眼瞧見天保。年紀祇不過十五六歲。疑惑他年幼無知。故意將賞格揭下作耍。他就仗着太

師府的威嚴也不開口。照准天保頭上一掌。却未打着。早被天保輕輕一脚。反跌出了一丈多遠。頓時那些看開的。一陣喧嘩。驚動了府中文太師。詢問左右。方知看守賞格的家人。被一個小孩子打倒。一時好奇心起。出外觀看。見那家人跌在地下。呻吟不住。回過頭來。看那天保眉清目秀。器宇軒昂。暗道。這孩子定有來歷。遂拱手說道。小英雄息怒。恕家奴無知。多多冒犯。天保見文太師以禮相待。急忙還禮道。小子冒犯尊官。望太師恕罪。文太師見他口齒伶俐。心中大喜。即邀天保金琳進府。廳前坐定。家人獻茶。文太師啓口問道。小英雄揭下賞格。捉拿強盜。但那強盜。本領高強。不知小英雄武藝如何。天保道。小子十八般武藝。略知一二。文太師便命家人抬上刀槍箭戟。請天保當面試來。天保並不推辭。隨手取了兩把單刀。上下翻飛。舞得潑水不入。猶如一團瑞雪。文太師連連讚好。天保舞畢。雙刀。面不改色。又取弓箭在手。恰好空中飛過一羣鵲兒。天保拈弓搭箭。連放三箭。連中三個鵲兒。文太師讚不絕口道。小英雄果然本領高強。可以捉得強盜。但我前廳上有一座古鼎。從未有人能將他舉起。未識小英雄能否一舉。天保道。待小子一試。或能舉得。也未可知。文太師引天保到前廳上。果見古鼎一座。約高丈餘。足有千斤之重。天保上前。一手將他舉起。又向空中一擲。然後接在手中。放在原處。文太師見天保力能舉鼎。格外欽敬。吩咐酒席款待。留天保金琳在府中就擱一宵。次日天保金琳告辭。贈了五百兩路費。出了文府。動身趕路。日行夜宿。沿途訪尋金禪子下落。那一天路過山東飛雲村。忽見前面數十個村民。沒命的奔逃過來。口中直嚷着不好了。快逃呀。妖怪又來了。天保好生詫異。上前抓住一個老者。老者怒道。好大胆的孩子。妖怪來了。抓住我作甚。吳天保道。你們何故這般慌慌張張。快些道來。老者道。你還不知道麼。這裏雲飛寺的妖怪又出來了。說着用力掙扎脫身。連爬帶跌的走了。原來雲飛寺離此不過四

五里路。在一座荒山之上。此因年代久遠。香火已寂。五六年前。忽然來了兩條妖龍。在村中作怪。村人聚了會。到寺中許下願心。每年分春秋二季。送四對童男童女。供奉妖龍享用。今年村中無人顧問。春季不曾將童男童女送去。因此觸怒了妖龍。在村中大顯威風。頓時天上烏雲密布。狂風怒號。刮得飛砂走石。連眼睛也睜不開來。村人無不皆驚慌失色。扶老攜幼。拚命逃走。兩條妖龍起在空中。口中吐出黑烟。要來吃人。有幾個年老人。逃得略慢。落在後面。妖龍在空中落下。將他們抓下。嚇得幾個老兒。搗蒜般叩頭。哀求妖龍饒命。妖龍道。你們今年春天。未將童男童女獻來。是何緣故。如今就將你們吃下肚去。老兒道。今年春天。因村中無人問事。忘了將童男童女送來。我們是窮苦之輩。無能為力。此番回去。情願將家產變賣。明日送四對童男童女上山。便了。妖龍聽了。遂將一衆老兒釋放。明日不來。我必作法吃掉你們。說罷騰空而去。此時天保金琳趕來觀看。適妖龍已去。空中黑霧未散。見幾個年老村人在地下爬起。天保上前安慰道。衆位老丈吃驚了。我剛纔正要擒他。奈妖怪已去。你們不必驚慌。我明日將他生擒便了。衆老兒聞言。將天保金琳上下一打量。尙未成年。口氣到大。不免疑信參半。說道。請問二位小英雄。姓甚名誰。到此何幹。天保道。我二人自幼修仙煉道。不知姓名。專喜拿妖捉怪。內中有個姓錢的村人。家境寬裕。向天保金琳道。敢請二位英雄到寒舍獻茶。藉領塵教。天保正中下懷。故而並不推却。當晚就在錢姓村人家中。住了一宿。次日衆村人抬了四對童男童女。到飛雲寺去供奉妖龍。天保金琳跟隨在後。到寺中。焚香點燭。將童男女放在神龕之前。回過頭來。找天保金琳二人。已不知去向。衆人大驚失色。以爲二人被妖怪攝去。嚇得逃出寺外。匆匆回家去了。你道天保金琳到那裏去了呢。却躲在樑上。此時見衆村人已去。飄然落下。伏在神龕下面。等候那妖龍出現。正這當兒。鼻邊聞到一陣腥

風。但見那妖龍張牙舞爪。在神龕中躡將出來。身長數丈。頭大如斗。張開了血盆般大口。吞吃童男。天保心想這妖龍如此害人。罪不容赦。今日必要將他擒住。除此大害。將身躍出。跳上前去。在妖龍口中搶下童男。妖龍大怒。就要來吞天保。此時金琳也在神龕下面跳出。與妖龍廝鬪。妖龍口中吐出一道白光。直奔二人頭上飛來。天保金琳曉得妖龍吐的是毒氣。連忙跳在妖龍背後。妖龍掉過頭來。又是一口毒氣。仍被二人躲過。妖龍急得直跳。却被金琳踢中一脚。天保趁勢一拳。只打得妖龍渾身疼痛。跌倒在地。金琳上前將龍踏住。天保騎在龍身上。用拳痛打。妖龍一聲巨吼。忽將身子一捲。天保金琳不及躲避。早被妖龍捲住。欲待掙扎。神龕中又躡出一條妖龍來。天保金琳見了。嚇得忘魂喪胆。暈了過去。妖龍大喜道。我們各吞一個罷。正要將二人吞下肚去。忽見天保金琳泥丸宮中透出一道金光。顯出二位神將。一位是手執三尖兩刃刀的二郎神。一位腳踏風火輪的哪吒三太子。二妖龍見是天上神將。不敢怠慢。回過身來交戰。哪吒三太子將銀槍一播。照准雄龍當胸刺來。雄龍跳在一旁。雌龍上前張開大口。要來吞三太子。二郎神在旁看得清楚。起手中三尖刀。劈面砍來。雌龍早已看見。口中吐出一隻神手。長有數丈。想抓住二郎神。二郎神豈懼妖法。將三尖刀擲在空中。口中念動真言。只聽一聲響亮。將神手斬爲兩段。雄龍大怒。隨手取出一件寶貝。名曰混天鈴。祭在空中。三太子深知此寶利害。倘凡人聞得鈴聲。立刻昏迷不醒。即將乾坤袋祭起。只見一道白光。把混天鈴收入袋中去了。雄龍見三太子破了法寶。暗道。這個踏輪的神將。到也利害。又取出九個混天鈴。連續不已。拋在空中。二郎神喝道。孽龍還不受伏。仍將三尖刀向混天鈴擲去。轉眼間九個混天鈴。斬得一個不留。此時二龍身上法寶用盡。自知不敵。遂就想逃走。二郎神豈肯輕捨。放出哮天犬追趕。妖龍見是天上神犬。不由的吃驚非小。逃得慢了。

一點。哮天犬已將雄龍趕上咬住。三太子也放乾坤圈。套住雌龍。二郎神大喝一聲道。孽龍還不醒悟。更待何時。二龍經這一聲喝。身子一搖。登時化作兩口寶劍。須臾天保金琳醒來。不見二龍。好生詫異。却見地下有兩口寶劍。天保上前拾起一口。執在手中。仔細觀看。劍柄上鐫着吳天保三字。再將地下一口寶劍拾起。却鐫的是蕭金琳三字。欣然謂天保道。賢弟。此乃天賜之寶。你我好好收藏。天保接劍在手。摩鐵了一回道。此劍名曰日月雌雄劍。劍上註明在此大哥之劍。乃是雄劍。小弟之劍。乃是雌劍。其時天已四鼓。覺得身子疲乏。便在神龕旁邊打盹。夢見紅雲長老到來。天保金琳上前叩頭行禮。紅雲長老用手扶起。問道。你們二人在此則甚。天保將得劍一事。稟告長老。紅雲長老隨將寶劍接在手中觀看。說道。此劍乃是天上奇珍。能削鐵如泥。你二人得了此劍。不愁建功立業。貧僧此來。傳授你們劍術。天保金琳再拜稱謝。紅雲長老遂將六十四套劍術。一一傳與二人。天保金琳聰明絕頂。早已心領神會。劍術精通了。紅雲長老大喜道。你二人可曾訪得金禪子的踪跡。天保道。弟子尚未訪到。不知何日可遇。尙乞仙師指點。紅雲長老道。你二人慢慢訪尋。日後自有相見之日。說着駕起祥雲。騰空而去。天保金琳醒來。却是南柯一夢。此時太陽已出。各將寶劍佩好。出了雲飛寺。上前趕路。行了多時。日已近午。天保腹中甚是飢餓。見前面一家酒樓。二人相將登樓。酒保問道。爺們用什麼酒。天保道。取高粱一斤。四個碟子。拿來下酒。酒保去後。就將酒菜拿上。二人坐在窗前對酌。忽聽樓下人聲嘈雜。舉目一看。原來酒樓對面荒地上。高搭着一座擂台。兩旁掛一副對聯。上寫拳打南山猛虎。脚踢四海蛟龍。台下看客挨挨稱稱。台上站了一個黑面大漢。書中交代。這漢子乃是當朝龐太師之次子龐虎。便是。他奉了父親之命。在此擺下百日擂台。廣招天下英雄好漢。有人打他一拳。贈銀五兩。踢他一脚。贈銀五兩。倘能將他跌了一

交贈銀一百兩。常言道利能誘人。各路水陸英雄。都來打擂。皆因龐太師要廣收天下好漢。預備謀反篡位。奪取宋室江山之故。當下就有一人跳上擂台。此人姓賀。名士雄。上台與龐虎交手。二人一來一往。打了數十回合。不分勝負。那曉得一疎忽。被龐虎一拳打下台去。賀士雄跌到台下。十分慚羞。遁入人叢中去了。要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打死小奸潛身閨闈 擒來豪傑幽禁機關

吳天保在酒樓上。見龐虎將賀士雄摔下擂台。勃然大怒。正待上台與龐虎交手。又見台下跳上一人。這人叫做焦四海。天生成是個黑大漢。獸氣十足。跳上擂台。向龐虎大喝一聲道。台主請了。一拳向龐虎面門打去。龐虎見焦四海是個獸子。全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伸手想接住獸子的拳頭。怎知十分有力。拳頭沒有接住。反被獸子擊中一拳。獸子跳出圈外。謂龐虎道。台主且慢。吾已打中一拳。先拿五兩銀子來。再打罷。龐虎因他獸子可欺。心生一計。在案上秤了五兩銀子。遞給四海。四海不知是計。用手來接。龐虎乘他不備。一脚在獸子脇下踢去。焦四海阿約一聲。銀子沒有到手。人已跌下台去。焦四海在台下大罵不止。吳天保看得怒不可遏。就在酒樓上跳到擂台上。龐虎未看清楚。以為吳天保從天而降。舉目一看。見天保是個孩童之輩。瞪目問道。你這孩子上台則甚。天保道。我是來打擂的。龐虎道。我看你這等年幼。有何本領。說着將拳頭一揚。又道。你看我這拳頭。一下便打成你肉泥。天保哈哈大笑道。龐虎你不要如此放肆。目中無人。想我也不知我吳天保小爺的利害。將拳一抱。向龐虎打去。吳天保自從打敗太歲擂以後。早馳名天下。龐虎也耳聞吳天保之名。但未見其

人。此時聽天保說出姓名。又將天保上下打量一回。心中想道。我看天保是一個瘦弱孩子。人道他本領高強。在我看來。有何本領。見天保抱拳打來。忙將身子跳在一旁。還手就是一拳。天保並不退讓。專等龐虎打來。龐虎大喜。用盡平生之力。一拳打在天保胸前。滿望這一拳打倒天保。誰知天保將胸脯向前一挺。反將龐虎挺得倒退了數步。接着又是一拳。將龐虎擊倒在地。再加上一脚。可憐龐虎七孔流血。到鬼門關上去了。這時龐虎的哥哥龐龍。立刻率了三十多個教師。從台後出來捉拿天保。天保全無懼色。上前與衆人交手。却嚇壞了酒樓上的蕭金琳。見天保打死龐虎。就知闖下大禍。此時見衆教師將天保團團圍住。格外吃驚。也在窗前跳下。大喝一聲道。大哥休得驚慌。我蕭金琳來助你了。跳到台上。彷彿虎入羊羣。助天保殺出重圍。跳下擂台。一路奔逃而去。衆教師在後追趕。這時守備衙門得信。守備老爺周天錦。立刻帶領三千官兵。飛奔趕來。恰與天保金琳迎面遇見。周天錦在馬上手執長槍。攔住去路。天保大怒。掄劍便砍。周天錦將銀槍挑開。只聽唳察一聲。早被寶劍斬去槍尖。周天錦不由的嚇得心驚胆戰。連忙圈轉馬頭。一拍讓開一條路來。那些官兵想上來阻止。豈是二人敵手。一陣砍瓜切菜般殺出去了。後面龐龍已率領衆教師趕到。會合了周天錦。一同追來。重將天保金琳圍住。只殺得二人筋疲力盡。天保逃進一座深山之內。回頭不見金琳。心下甚是擔憂。要想出去找尋。又恐被官兵等看見。遂走到高處觀望。只見一隊官兵。正追過山去。並不見金琳影子。料想金琳定被官兵冲散。躲往別處去了。原來蕭金琳在前逃走。果被官兵冲散。回頭不見天保。正要回頭找尋。無如官兵潮湧而至。只得仍往前逃。忽見前面一座高牆。將身一蹶。跳進牆去。就聽到牆外一陣脚步聲響。心中大驚。抬頭見樓窗開着。沒奈何跳進窗內。暫時躲避。誰知這座高樓。乃是禮部尙書錢崧崖女兒金華小姐的閨房。其時金

華小姐正在房中看書，忽見金琳跳進窗來，嚇得芳心卜卜的亂跳。大聲喝道：「你是何方野人，敢跳進人家閨房，快快出去。萬事皆休。要是不知進退，喚人到來將你擒住，送官究辦。」金琳忙道：「小姐暫請息怒，我乃嘉興蕭金琳便是。只因路過此處，我哥哥吳天保打死龐虎，闖下大禍，官兵到來拿捉，與我哥哥吳天保兩下分散。一時無處藏身，萬不得已，到此躲避片時。望小姐千萬不要聲張。待追兵過了，即去。」金華小姐聽了這番言語，又聽說是蕭金琳，平日聞名已久，舉鳳目一看，見他生得相貌堂堂，不愧是一位小英雄。加之金華小姐自幼愛習武藝，頓生欽羨之心。款留金琳坐下，喚過了環獻茶。正欲與金琳閒談，忽聽房門上有人叩看。金華小姐驚得舉止失措，還是了環急中有智，說道：「小姐，老爺來了。」蕭公子在此，有男女之嫌。况老爺家規嚴厲，小姐少不得受責。依了環心裏想，不如請蕭公箱中暫避一回。待老爺去後，再讓蕭公子走。未知小姐以爲如何。錢金華道：「此計甚妙。那了環流水般取下一只空箱，叫金琳在箱中躲避。事到其間，金琳也顧不得什麼，只得將身藏入箱中。金華命了環將箱子鎖好，仍放在原處。方始心定了。環去將房門開了，錢尙書跨進房來。金華小姐上前請安了。環獻上茶來。錢尙書道：「你的母親臥病在床，因心中記挂你，爲父特來喚你同去。」金華最是孝順，聽說母親有病，芳心憂慮，忘了金琳藏在箱中，喚了環關了房門，匆匆來到上房，床前請安。老夫人執了小姐的手，說道：「爲娘昨晚偶感風寒，今日陡覺身子不爽，因心中記挂着你，煩你父親喚你，並無他事。我兒放心就是。」金華小姐見母親精神甚好，心放下一半。就在房中陪伴。再說蕭金琳躲在箱中，覺得十分悶氣，又不敢出外。遂用手指在箱板上鑽了一個洞，略略透氣。且說石頭僧劫了文太師府中金銀財寶，便耽擱在泰山觀內。這日閑着無事，出外游玩。路過錢府，頓起賊念，跳到屋上，見窗內無人，縱身躍入。一看房內並沒有貴重物件，看

見那隻箱子。隨手一提。分兩沉重。暗暗歡喜。放在肩上。抗了就走。蕭金琳在洞中看得清楚。心想這和尚糟糕了。不知他將箱子抗到何處去。要是抗回去。更是他的晦氣。石頭僧飛身出了尚書府。過山越嶺。一路趕回泰山觀。秦天簫見他抗了一只箱子。喜氣洋洋的走來。曉得石頭僧做了好買賣。迎接入內。石頭僧放下箱子。坐下說道。今日我在外得了一個消息。說是數日前。文太師府中。來了兩個孩子。本領甚大。一個叫吳天保。一個叫蕭金琳。文太師因二人武藝超羣。就請他二人專破此案。我得悉此信。急急趕回。我等須要小心。爲是。霍氏弟兄在旁咬牙切齒道。大哥不提也罷。提起了令人可恨。這兩個孩子。正是小弟的切齒仇人。石頭僧道。原來如此。洒家必將二人拿獲。方洩心頭之惱。金琳在箱中聽得清清楚楚。暗忖搶劫文府的強盜。就是他們。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了。正要打出箱來。湊巧石頭僧言畢。打開箱子。看是何物。忽見蕭金琳從箱中跳將出來。又驚又惱。舉起空箱。照准金琳當頭打下。幸虧金琳眼明手快。拔劍招架。早將箱子砍得粉碎。石頭僧大吃一驚道。這孩子寶劍利害。連忙跳過一邊。秦天簫見金琳來意不善。忙取了一副仙人擔。向金琳擡頭打下。金琳不慌不忙。即以寶劍招架。二人戰了數十回合。被金琳一劍砍中石擔。去了一半。秦天簫大怒。將擔子換過一頭。又是一下打來。却又被金琳寶劍砍落半個。天簫心中不服。又去取了一副仙人擔。戰未數合。仍被金琳砍壞。石頭僧看得心中焦灼。身旁掏出細仙索。祭在空中。口中念動真言。一道白光。在金琳頭上落下。金琳吃驚非小。要想逃走。萬萬不能。早被白光罩住。細仙索落將下來。將金琳四馬攢蹄細住。雙目緊閉。坐以待斃。石頭僧大喜。拉過單刀。就要結果金琳性命。霍天香阻止道。大哥且慢。這小子乃是小弟仇人。且慢結果於他。待小弟將他破膛取心。與大哥下酒。石頭僧擲下單刀道。原來他就是蕭金琳。賢弟吃他的心肝。

我來吸他的腦髓。說着將金琳綁在木樁上。一手托了磁盤。一手拿了一柄牛耳大刀。正待動手。空際飛來一頭神鴉。向石頭僧連叫三聲。石頭僧氣得直跳道。烏鴉叫。最不利。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。用力擲去。神鴉振翼飛了去了。石頭僧見烏鴉飛去。唾了一口道。不利不利。秦天簫道。大哥不要迷信。這是空中飛禽。與人無涉。快將這小子結果。石頭僧執定尖刀。對准金琳分心一刺。說也奇怪。那刀刺在金琳胸前。猶如刺在鋼鐵上一般。休想刺入。你道什麼緣故。原來是神鴉使的法術。這神鴉使了法術後。仍向空中飛去。找尋天保。天保因不見金琳。心甚憂慮。又因身子困倦。便在山中打盹。恰值神鴉飛來。見天保熟睡如泥。啣起一塊石頭。擊在天保頭上。天保一驚而醒。抬頭看時。不見一物。心下好生詫異。神雅見他茫無頭緒。在空中叫了數聲。天保見一是頭烏鴉。轉念道。鴉善報信。莫非蕭賢弟已被官兵拿去。或在他處遇難不成。遂向老鴉問道。烏鴉烏鴉。人道你善於報信。今日你有吉凶來報與我麼。倘是喜信。你便去罷。倘是凶信。你再大叫三聲。烏鴉果大叫三聲。天保心中吃驚道。當真金琳賢弟有難麼。烏鴉將頭點了幾點。天保將手中神劍拋在空中道。烏鴉。請你將劍啣在口中。領略。烏鴉一口將劍啣住。回身飛去。天保在下面緊緊跟隨。行得甚快。沒有多時。已到了泰山觀門前。神鴉飛進觀去。倏忽不見。天保跳進觀門。正跳在一座矮牆上。但見金琳綁在樁上。一個和尚手執尖刀。托了一只磁盤。正待開膛破肚。旁邊站着霍天香。霍天豹。天保認得二人。不禁心中大怒。飛身落下。跳到和尚跟前。一脚踢落尖刀。石頭僧吃了一驚。抬頭看時。又見是一個孩子。霍天香道。石大哥快拿住他。他正是吳天保。石頭僧聞天保本領高強。非武藝所能勝他。又將細仙索祭起。從空落下。早將天保細住。霍天香大喜。也將天保綁在樁上。剖腹挖心。正這當兒。空中飛下一人。此人生有兩個肉翅。姓陸名忠。綽號人稱多翅勝。與石頭僧最是莫

逆大聲喝道。刀下留人。秦天簫抬頭一看。認得是多翅膀陸忠。石頭僧過來問道。陸大哥何時到此。陸忠道。我奉師傅之命。特來報信。金琳天保乃是殺人凶犯。現在龐府出有萬金賞格。命大哥將二人送到龐府領賞。因龐太師日後有九五之尊。將來師傅也要下山。扶保龐太師奪取宋室江山。你道陸忠師傅是誰。正是兜率宮乾坤印精。在蓬萊山修煉已久。下山雲游天下。收了兩個徒弟。大徒弟柳青。原是柳樹精。江湖上有個綽號叫做清風腿。此人將腿一搖。能行千里。連搖數十搖。能行十萬八千里。他師傅命他下山擾亂宋室江山。故柳青流浪江湖。結識英雄好漢。誰也不知他是個精怪。那陸忠是印精的第二個徒弟。本是江洋大盜。在河南雁峯山落草。有一天印精經過山下。陸忠下山剪徑。被印精用定身法定住。因見陸忠本領高強。不忍加害。將他釋放。陸忠便要拜印精爲師。印精道。我是天上神仙。你是人間草寇。豈可以你爲徒。陸忠道。求師傅格外開恩。收留弟子。印精見陸忠出於至誠。方才應允收他。陸忠道。不知師傅仙山何處。印精道。我在蓬萊山修道。陸忠道。聞得蓬萊山遠在天邊。四面弱水。凡人不能去得。徒弟怎能上仙山來拜望師傅。印精道。這又何難。我傳授了你法術。即能來了。遂在身旁取出一顆丸藥。遞與陸忠。陸忠吞下肚去。說也奇怪。腹中一陣怪響。下脅奇癢難忍。頓長出兩個翅膀來。印精哈哈大笑道。你從此以後。不愁到不得蓬萊山了。陸忠大喜。將翅膀一展。飛在空中。好不自由自在。蓬萊山也不時來往。今日也是金琳天保合當不死。印精在洞中算錯一個指頭。反救了天保金琳的性命。當下石頭僧聽陸忠說龐府有萬金賞格。快活得了不得。說道。仙師吩咐。誰敢違命。霍天香即將天保金琳押入後防飛刀闈內。然後備了酒席。款待陸忠。陸忠在泰山觀耽擱了一宵。次日便回蓬萊山去了。石頭僧送過了陸忠。趕到龐府報信。龐龍正在廳上與教師田剛田強等商議捉拿天保金琳之策。忽見人

來報道。外面有個和尚。名叫石頭僧。有事求見。龐龍說聲有請。不多時石頭僧進府。拜見龐龍。說明天保金琳受擒一事。龐龍問道。他二人現在何處。石頭僧答道。已將二人禁在機關之內。憑他有多大本頭。也難逃遁。龐龍大喜。吩咐家人整備酒席。款待石頭僧不提。再說江湖上兩個義盜吳忠吳隱二人。那日正在山中打盹。忽見一個白鬚長老托夢。二人認得是紇雲長老。上前叩見。紅雲長老道。今因吳天保蕭金琳二人有難。我命你們前去搭救。就在前面泰山觀內。千萬不可誤事。說着化作一陣清風而去。二人醒來。心下甚是詫異。吳忠道。賢弟剛才夢見紅雲長老託夢。命你我到泰山觀去搭救天保金琳。但不知泰山觀在何處。吳隱道。大哥。我也夢見長老。他說泰山觀離此不遠。你我立刻找去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飛刀闡英雄脫險地 蓮花山女將許終身

二人一路行來。果見前面有一所寺院。抬頭一看。額上有泰山觀三字。吳隱道。大哥。你看這不是泰山觀麼。吳忠道。你我進去看來。於是飛身躍入。此時獨霸山東秦天簫正在客庭上與霍天香霍天豹談心。天簫道。石大哥到龐府報信。何故不見回來。霍天豹道。石大哥必與龐龍言語投機。帶領官兵引來。押解兩個小子。霍天香道。諒這兩個小子幽禁機關之內。插翅難逃。遲早皆可放心。吳忠吳隱聽得清楚。却不知機關在於何處。當下悄悄進內。見院子裏有一座石洞。却用鐵門關着。吳忠吳隱乃是慣走江湖的人。吳忠道。想必這裏就是機關了。吳隱道。一點不錯。你我要小心才是。剛走近鐵門外。忽聽憂憂的一響。鐵門忽然自開。颼颼的飛出十二把飛刀。嚇得二人急忙躲避。裏面飛刀飛完。鐵門仍舊緊閉。吳忠咋舌道。好利害的機關。幸未疎忽。沒被飛刀

砍中。吳隱道：大哥，我聽師傅說過，飛刀機關門上有一個螺絲鈕，祇須將螺絲取去，機關立破。吳忠道：既如此，待我來找。吳忠一找，果見上面有一個螺絲鈕。吳隱用手旋動，慢慢取下。下面的鐵門又開了。擦朗朗飛刀落了一地。二人大喜。於是跨進裏面，見裏面還有一道鐵門。門前站着兩個木羅漢。吳忠道：賢弟且慢進去，恐怕木羅漢也是機關。話猶未了，不防脚下已將機關觸動。兩個木羅漢各舉大刀，在二人頭上砍下。二人急用手，中單刀招架。木羅漢好不利害，砍過了一刀，又是一刀，抵敵不住。吳忠便跳到木羅漢肩上，想搬去羅漢的頭。怎知頭未搬下，搬下了羅漢一隻耳朵。原來機關就在耳上。羅漢沒了耳朵，便不能行動。吳隱也將那個木羅漢耳朵取下。然後將鐵門推開，果見天保金琳細綁在內。彼此因有一面之交，故而認識。天保向吳忠、吳隱問道：二位大哥因何到此。吳忠遂將紅雲長老託夢，特來相救的話說了。天保金琳望空跪倒，叩謝長老救命之恩。又謝了吳忠、吳隱二人。吳忠道：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我們殺出去罷。天保搖手道：不可魯莽。那和尚的法寶利害，我們還是走爲上策。日後設法報仇未遲。吳忠點首稱善。遂一同逃出泰山觀去了。再說龐龍帶了五十名家將，與田剛、田強、石頭僧三人一路來到泰山觀。秦天簫、霍天香、天豹迎接進觀。龐龍性子最急，未曾坐下，催着石頭僧領路。要到飛刀閘內，提了天保金琳回去。那曉到得閘下，兩重鐵門俱開。那裏還有天保金琳的人影。石頭僧忙問秦天簫道：他二人何時逃走的。天簫還說不知。龐龍道：機關中設備嚴禁，如何逃走得了。必有能人到此搭救。依我看來，你們到要小心爲是。怕二人去後，再來報仇。我今留下二十名家將，日夜輪流巡查。倘他們復來，將他拿獲便了。吩咐完畢，並不耽擱，帶了教師田剛、田強，別了天簫、石頭僧等人，回轉龐府不提。再說天保、金琳、吳忠、吳隱四人，逃出了泰山觀，趕了數十里路，就在一家酒店中歇足。問酒保要了酒菜，隨

意飲酒。天保道。泰山觀中。別的不懼。獨這和尚法寶。甚是利害。我必要訪了高人。除他方休。吳忠道。我有一個師叔。法號鐵扇道人。在五行山修道。善能降妖捉怪。倘能邀他下山。何愁不把這和尚除去。天保道。如此說來。就請大哥上河南去。邀請師叔下山。如何。吳忠道。小弟本想到五行山探望師叔。求他下山。就是天保聞言大喜。少停會了酒。出了酒店。吳忠道。我們要到五行山去了。不知下山時在何處相會。天保道。小弟乃初次到此。人地生疎。無處耽擱。吳忠道。這到不難。我有一個朋友。姓劉。名瑞安。此人文武全才。現爲伏虎山寨主。平生最愛交游。與我甚是知己。二位不棄鄙陋。不妨到寨中去耽擱數日。小弟至多一月。即可回來。那時約了劉大哥。同破泰山觀。如何。天保道。如此甚好。卽煩大哥引見劉大哥。於是投奔伏虎山來。午後已到山前。小嘍囉認得吳忠。吳隱。連忙稟報寨主。劉瑞安立即下山迎接。吳忠。吳隱。給天保。金琳。引見。進了山寨。分賓坐下。嘍囉獻上茶來。天保道。久仰大哥威鎮四海。今日一見。三生有幸。劉瑞安道。言重了。久聽大名。如雷灌耳。使人歎羨之至。吳忠道。弟等今來拜候大哥。却有一事相商。劉瑞安道。有事儘說不妨。吳忠遂將天保。金琳。遇害。自己相救出險。要在山上耽擱之事。細說一遍。劉瑞安滿口應允道。區區小事。何足掛齒。快去邀請令師叔下山。小弟也願同去拿捉惡賊。說時。擺上酒來。開懷暢飲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清晨。吳忠。吳隱。別了衆人。一逕下山。在路上曉行夜宿。來得甚快。這日已到五行山下。相率登山。那曉走了一日一夜。非但不會到得山頂。而且仍在原處。不由的大驚失色。吳忠道。賢弟。莫非你我心不虔誠。不能上山拜見師叔。吳隱道。不能上山。如何是好。吳忠道。你我二人跪在山下懇求。必蒙師叔見憐。二人就跪在山前。連連叩首。然空中刮來一陣狂風。飛沙走石。吹得二人忙將雙目緊閉。等那狂風過去。方敢把眼睛張開。但見眼前換了一個所在。却跪在山門之外。抬頭再看。師叔

鐵扇道人站在門前喝道。你二人來此何事。吳忠吳隱忙叩頭道。特來與師叔請安。鐵扇道人道。你二人的來意。我已知曉。但我塵緣已絕。不復與聞人間之事。那石頭僧雖則爲非作惡。奈何他惡貫未滿。天保金琳乃是神將下凡。日後大富大貴。你二人好好保護於他。自有好處。我贈你們兩件寶貝。以作防身之用。說着取出一個葫蘆。遞給吳忠道。此葫蘆名曰五行葫蘆。有生尅妙用。變化無窮。又取出一把紙傘。遞給吳隱道。此傘名曰五行寶傘也。有生尅妙用。將他展開便可騰雲駕霧。言畢一陣清風。倏忽不見。吳忠吳隱一看。仍在原處。就在山下叩謝。再說石頭僧自從龐府報信回來。不見天保金琳。料他二人逃走。日後必定多事。因此終日中悶悶不樂。疑惑陸忠暗中搭救天保金琳。越想越氣。這日離了泰山觀。要到河南雁峯山向陸忠說話。路上並無話說。到了雁峯山下。只見幾個嘍囉在山下打諢。石頭僧上前問道。你們大王可在寨中。嘍囉認得是石頭和尚。笑着答道。我家寨主已有數月不在山中了。你要找他。却要到蓬萊山去。石頭僧聽說。猶如一盆冷水淋在頭上。益發疑心到陸忠救了天保金琳。便道。寨主既不在山上。改日再會。一個人昏昏悶悶。向前趕路。心中打算不定。又想到棉山去拜望師傅。又想到清淨觀去拜候師兄。不知不覺來到一處市鎮。甚是熱鬧。耳聽路旁有人說道。前面那個道人。看相甚是靈驗。能斷人家妻財子祿。勝如神仙。石頭僧聽了。心中不信。抬頭向前一看。果見前面有一個道人在那裏看相。石頭僧舉目細看這個道人。正是師傅金光道人。不敢怠慢。走上前去。暗暗行了個禮。金光道人也暗暗點頭示意。少停金光道人收了場子。與石頭僧行至僻靜處。見石頭僧臉上氣色黑暗。吃驚道。我看你額上灰暗。恐有大難臨身。石頭僧吃驚道。不知可能避得。金光道人歎息道。此乃天數。今日幸遇愚師。不然有性命之憂。石頭僧磕頭懇求。金光道人道。既遇愚師。豈有不救之理。遂在身上取出一

只盒子長約寸許。遞給石頭僧。石頭僧接在手中。將盒蓋揭開。裏面放出一道金光。見有寶劍一口。金光道人道。此劍乃是仙家至寶。將他吞在肚中。便可隨心所欲。只要將口一張。便能百步之內。取人首級。倘遇急難之時。將咒語念動。又可駕劍光逃走。石頭僧大喜。連連磕頭道。多謝師傅恩典。金光道人復將咒語傳授了石頭僧。石頭僧念了數遍。記在心中。然後將寶劍吞下肚去。盒子還了師傅。金光道人道。如今萬事無慮。但凡事宜謹慎爲是。你快快回山東去罷。愚師有事在身。不便在此久談。石頭僧謝過師傅。拜別而行。一路回山東而來。這日行經伏虎山下。忽見前面一人行來。抬頭一看。正是天保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紅。舉刀便砍。你道天保。他何以一人在山下行走。原來天保金琳二人。自從吳忠吳隱上五行山去請鐵扇道人以後。終日在山上悶悶不樂。又因吳忠吳隱去已多日。不見回來。又不知鐵扇道人是否下山。想到這裏。格外煩惱。這日金琳在房中打盹。自己沒精打彩的坐着。更覺乏味。所以悄悄下山。以資消遣。不料剛在山下遊玩。與石頭僧遇見。石頭僧舉刀便砍。吳天保連忙拔出神劍。大喝一聲道。禿賊不要逃走。看小爺的寶劍。一劍向石頭僧劈面砍到。石頭僧忘了天保的劍。乃是神劍。用力招架。唬的一聲。砍爲兩斷。石頭僧大失色驚。想將仙劍傷他。奈他貪圖龐府萬兩賞格。思量活捉天保。卽在身上取出細仙索。口中念動咒語。將細仙索祭在空中。天保看了大吃一驚。要想逃走。已經不及。早被仙索將他捆於地下。石頭僧喜出望外。把天保綁了個結實。抗上肩頭。向前趕路。路過一處山下。忽見前面一員女將。騎在馬上。正在山前操演嘯囉。石頭僧要想回身逃走。已被那員女將看見。大喝一聲道。賊禿望那裏走。拍馬趕將過來。書中交代。這員女將姓韓。閨名素花。乃是黎山老母徒弟。他哥哥韓文忠。當初被石頭僧所害。其時素花尙在山上學道。後來下山。石頭僧幾次被捉。皆被免脫。所以石頭僧一見素

花拔腿就逃。素花怎肯輕放。要替哥哥報仇。拍馬便追。石頭僧自知不是素花敵手。倘被素花擒住。性命難保。一時情急。想起師傅授的劍術。慌忙丟下天保。念動咒語。把嘴一張。一道白光。借劍遁逃走。韓素花見石頭僧已逃。丟下一個年少英雄。網在地下。命嘍囉上前鬆去。綁縛天保。曉得素花必是能人。上前拜謝。素花欠身還禮。問道。小英雄姓甚名誰。因何被石頭僧擒住。天保道。我名吳天保。只因惡僧作惡多端。與他不合。不料被惡僧用妖法擒住。幸遇小姐搭救。不勝銘感。不知小姐高姓。素花道。奴家姓韓。父親在日出任朝廷。因被龐賊所害。我哥哥韓文忠在潼關爲總兵。恐再被所害。故棄官在此蓮花山落草。數年前傷在惡僧之手。惡僧幾次被我擒。皆被他師傅金光道人救去。如蒙英雄不棄。請上荒山獻茶。天保大喜。當下一全上山。進了山寨。分賓坐定。了環獻上香茗。天保見兩旁置有十八般兵器。甚是整齊。韓素花啓口問道。久聞公子在嘉興有小霸王之稱。想來武藝高強。未卜公子可能見示一二。天保道。小弟並無武藝。不過在家會隨師傅習過幾套拳棒。望小姐休得見笑。小霸王之稱。實是外人過獎之談。以後請小姐休要再提。免得小弟慚愧。素花見天保一再謙遜。格外羨慕。定要天保試演。天保情不可却。隨手在兵器架上取過一枝銀槍。重約百餘斤。拈在手中。猶如無物。舞了一套梅花槍法。素花看得讚不絕口。天保將槍舞罷。自有了環接過銀鎗。放到兵器架上。天保欠身說道。請小姐切莫見笑。素花道。公子不必過謙。舞得好槍。果然名不虛傳。言談多時。天色已晚。韓素花吩咐辦了酒席。款待天保。晚膳以後。素花又命嘍囉收拾一間清潔臥房。留天保在山上住宿。再說伏虎山。金琳在房中午睡醒來。不見天保。以爲他在山前遊玩。那曉等到晚膳以後。尚不見回來。好生着急。劉瑞安派了嘍囉下山。四處尋找。那裏找得到天保的影踪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江湖俠有心試法寶 柳樹精變化戲僧人

蕭金琳因天保不知去向。心中甚是灼急。仰懇劉瑞安派了嘍囉下山尋找。那裏找到踪影。幸而劉瑞安手下有個頭目。叫做賈伯麟。性情古怪。終日不言不語。善打梅花袖箭。且能知未來已往之事。因他人像瘋顛一樣。替他起了一個綽號。叫做賈瘋子。此時瑞安將賈瘋子喚來。問他天保下落。賈瘋子將指頭算了一算道。他並不會遠去。明日午後準回來。說着又瘋瘋顛顛的走了。金琳見天色已晚。無法找尋。只得安心等候。且說吳天保在蓮花山住了一宿。次日一早起身。梳洗已畢。丫環送上早膳。天保用過。韓素花小姐姍姍走出。坐着談心。話說之間。素花小姐忽然兩頰緋紅。因他有一句話說不出口。說了多時。方纔吐出心事。願將終身託付天保。天保道。婚姻大事。須要稟明父母作主。我不負小姐搭救之恩便了。素花見天保說得有理。又道。公子如不棄蒲柳弱質。務乞一言爲定。天保祇得允他。日後稟過父母。再行完姻。午膳以後。拜別韓素花小姐下山。不多一回。已到伏虎山前。嘍囉早已看見。飛也似報上山去。金琳聞報。喜出望外。與瑞安等下山迎接。金琳道。大哥昨日往那裏去的。累人盼望。天保便將下山遊玩。忽遇石頭僧被捉一事。細說一遍。挽手進了山寨。各人坐下。天保又將在蓮花山遇救。與素花結下一段姻緣之事。也說了一遍。瑞安金琳各自歡喜不置。暫且按下慢表。再說吳忠吳隱二人。得了鐵扇道人的寶貝。一逕趕回山東。這日行經松風山下。忽見一羣小嘍囉。從樹林中跳出。各執單刀。攔住去路。呼嘯着喝道。前面來的油子。獻上買路錢來。容你過去。如若不然。兩條狗命。一刀一個。吳忠吳隱聞言。哈哈大笑道。好小輩。有眼不識太爺。拉出刀來。跳上前去。將嘍囉砍翻了幾個。早有嘍囉

奔上山去送信。原來這松風山大王，正是鐵羅漢秦明。此人身長丈六，腰闊十圍，生成一張烏黑的面孔，兩隻眼睛，賽似銅鈴一般，令人可怖。他正坐在寨中虎皮椅上，忽見小嘍囉進來跪下道：「大王不好了，山下來了兩個殺人，不眨眼的油子，已殺了幾個嘍囉。」又要殺上山來了。秦明聽了，頓時暴跳如雷，說道：「快與我將鐵棍拿來。」秦明用的鐵棍，足有一千多斤。你想一個小嘍囉那裏拿得動。秦明遂將嘍囉喝退，自己將棍子執在手中，洒開大步下山。吳忠、吳隱正待要走，只見秦明手執一根生鐵大棍，身材高大，猶如一尊寶塔。吳忠嚇得伸舌向吳忠道：「大哥，你看山上的來強盜，碩大無朋，手中鐵棍沉重，倘被他打一下，立刻變爲肉餅。我們決不是他的對手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。」吳忠道：「賢弟休得懼怕。我們有師叔給的法寶，萬一不敵，便可使用。試驗試驗法寶的厲害。」說罷，挺身上前，向鐵羅漢秦明大喝一聲道：「呔！山上的獸強盜，聽得明白！今日你大老爺經過山前，你家不生眼的嘍囉，擅敢攔路索錢。大老爺心中怒起，殺了幾個嘍囉，快快下來陪個不是。大老爺便饒了你。要是不然，殺上山來，半個不留。」鐵羅漢秦明聽說大怒，舉起鐵棍，照准吳隱頭上就是一棍。吳隱喊聲不好。秦明以爲吳隱已被打死，將棍舉起一看，吳隱早逃在他的背後。秦明回身又是一棍，一連打了三棍，明明棍棍皆將吳隱打死。那時提起棍來，便不知吳隱那裏去了。你道什麼緣故？這正是吳隱用的五行傘。此傘有五行生剋之理，且能變化無窮。只消將咒語一念，遇金可遁，遇木可遁，遇水可遁，遇火可遁，遇土可遁。秦明鐵棍打下的時候，吳隱或用金遁，或用土遁，所以秦明連打數棍，一棍也沒有打中。急得秦明暴跳如雷，放聲大喝道：「你不要東逃西躲，敢過來與我明槍交戰，方算好漢。咱如打不過你，願拜你爲兄。」吳隱道：「要拜我爲師哩。」秦明道：「呸！我的師傅是神仙，現在於五行山修道。我這根棍子也是師傅給的，誰也當不起我一棍。今日我打

不中你。你的本領也算好了。你能贏了我。我就拜你爲兄。吳隱聽了這話。曉得秦明是個好人。他在五行山時。會聽師叔說過。有一個徒弟叫鐵羅漢。秦明莫非就是此人。待我與他分個高低。再與他說明未遲。主意打定了。故意向秦明喝道。馱子你說話當真麼。秦明道。你才是馱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豈有反悔之理。吳隱說一聲好。跳將過來。秦明趁他尚未站穩。手舉鐵棍。當頭打下。吳隱大吃一驚。急忙動咒語。在身上取出五行傘。用力架開。說也奇怪。秦明抓鐵棍不住。跌落在地。秦明驚道。此人果然利害。又在身旁取出一件寶貝。也是他師傅鐵扇道人當初贈與他的。其名叫做斬妖劍。祭在空中。一道紅光。吳隱要想逃走。已被紅光罩住。吳忠看得清切。急嚷道。賢弟快將五行傘招架。這句話將吳隱提醒。急將五行傘展開。那口斬妖劍只在空中徘徊。吳忠暗將五行葫蘆托在手中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將葫蘆蓋子揭開。飛出一道金光。直奔空中。斬妖劍射去。斬妖劍頓被金光收入葫蘆之內。此時秦明方才死心塌地。拱手說道。小弟願拜二位爲兄。遂邀吳忠吳隱一同上山。進了山寨。分賓坐定。嘍囉獻茶。彼此通過了姓名。吳忠道。聞得令師是神仙。不知姓甚名誰。秦明道。我的師傅現在五行山修道。法號鐵扇道人。吳忠道。失敬得很。你我都是一家人。令師鐵扇道人。乃是我們的師叔。秦明大喜。吩咐嘍囉備辦酒席。款待吳忠吳隱。三人談談說說。甚是投機。次日吳忠吳隱辭了秦明。趕回伏虎山來。只有二三日路程。已倒伏虎山下。劉瑞安得報。忙與天保金琳帶了嘍囉下山迎接。彼此相見。吳天保道。二位大哥路上辛苦了。吳忠吳隱同聲說道。沒甚辛苦。反勞諸位下山遠迓。甚不敢當。彼此謙遜了一回。一同來到山寨中坐下。天保問道。不知二位大哥可曾見過令師叔鐵扇道人。吳忠道。師叔雖然見面。但他不肯再到紅塵中來。我二人再三懇求。他給我們兩件寶貝。叫我們去破賊巢。到那時自有能人相助。當下吳天保

將下山游玩。遇見石頭僧。韓素花搭救。及與素花聯姻一事。告訴了吳忠吳隱。吳忠吳隱聽了大喜道。恭喜大哥。今後你我得了幫手了。小弟在江湖上。久聞蓮花山韓素花。乃是梨山老母的徒弟。法力無窮。武藝高強。有他同去破泰山觀。何愁石頭僧不擒。天保恍然道。怪不得那日惡僧見了素花。沒命奔逃。果然名不虛傳。不表衆人閑談。且說石頭僧捨了吳天保。駕劍光逃走。見韓素花並不追趕。這才落下劍光。連連說道。好險好險。不是師傅贈劍。難逃素花之手。可恨這個丫頭。苦苦與我作對。倘他與天保金琳通同一氣。這便如何是好。心中左思右想。又怪到陸忠身上去。那日不是他來。我早將天保金琳性命結果。如今被他們逃走。難免從此多事。想到這裏。不禁咬牙切齒的痛恨。忽聽背後有人喚道。石大哥。你一人不在觀中。站在這裏做什麼。石頭僧回頭一看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心中所恨的陸忠。暗道。你這個該死的東西。我正要找你。不道你送上門來。遂不動聲色說道。不瞞陸大哥說。我上河南訪尋一個朋友。此時回來。在此經過。不知你到這裏來做甚。石頭僧有意要捉住陸忠。一邊說着。一邊走近陸忠面前。掏出細仙索。向空中拋去。一道白光。將陸忠擒住。陸忠心中好生奇怪。向石頭僧問道。石大哥。我與你自己人。爲什麼將我擒住。石頭僧道。好一個自己人。要不是自己。你還要我的命呢。陸忠聽了這話。彷彿丈二和尚。更加摸不着頭腦。又向石頭僧問道。大哥。你到底爲了何事。快快說與我知曉。石頭僧道。你自己做的事。自己不明白麼。陸忠道。我不明白。你說你說。要是我的不是。要殺要剮。隨你便。石頭僧道。此處我不與你理論。將你抗到泰山觀。你自己會知道。說着抗起陸忠。撒腿便跑。再說乾坤印精。正在蓬萊山白雲洞打坐。忽然心血來潮。掐指一算。曉得陸忠有難。嘆道。善哉善哉。這和尚死在頭上。尚不自知。上次未能將天保金琳結果性命。乃是貧道的不是。算錯了一個指頭。這也是定數使然。二人命不該絕。

如今我不救陸忠。恐有性命之憂。遂命清風明月二童子。到洞後去喚大師兄柳青前來。清風明月去不多時。同着柳青進來。柳青上來叩見師傅。印精道。我喚你非爲別事。皆因前次爲師錯算陰陽。釋放了天保金琳二人。石頭僧心下起疑。認是你師弟陸忠將二人私放。故用細仙索將你師弟擒住。凶多吉少。爲師喚你出來。下山去搭救師弟。消釋前嫌。因在此一月之內。那惡煞天保金琳要大破泰山觀。石頭僧恐有性命之憂。他乃金光道人徒弟。你要好好保護他。爲師與你一個百寶袋。帶在身上。等天保金琳到泰山觀的時候。你可將袋中寶貝取他。帶了來見爲師。柳青將百寶袋接在手中。叩別印精下山。將身子連搖數搖。已不知行了多少路途。他落下雲頭。掐指一算。算就石頭僧在東方走來。便迎面趕去。約行了一里光景。果見石頭僧抗了陸忠。喘吁吁的行來。柳青是有七十二樣變化的。有心要將石頭僧作弄一番。遂使一個分身法。變了幾個小嘍囉。各執槍刀。上前攔住石頭僧的去路。大喝一聲道。賊禿慢走。要在這裏經過。留下買路錢來。石頭僧大怒道。你們這些小輩。休得放肆。拉出刀來就砍。那幾個嘍囉却也不甘示弱。與石頭僧戰了數十回合。反把石頭僧累得氣喘如牛。來不得了。那些嘍囉打着呼嘯就走了。石頭僧心中惱恨不過。緊緊追趕。那曉轉眼之間。已逃得無影無蹤。石頭僧好生奇怪。忽然鼻邊嗅到一陣腥風。抬頭一看。見那旁來了一頭怪獸。張牙舞爪。兩眼猶如閃電相仿。跳將過來。石頭僧說聲不好。正待丟下陸忠。借劍光逃走。怎奈已經不及。被那怪獸張開血盆大口。將石頭僧連陸忠一齊吞下肚去。石頭僧到了怪獸肚中。昏迷不醒。原來這頭怪獸。正是柳青所變。將二人吐了出來。現出原身。救醒陸忠。說明原委。陸忠方才明白。柳青就叫陸忠跪在石頭僧身旁。放聲大哭。半晌石頭僧悠悠蘇醒。耳邊聽得哭聽。睜眼看時。見是陸忠。哭得甚是淒切。急忙爬起來問道。你我二人。剛纔被怪獸吞入肚

中爲何沒有死。陸忠道。多虧我的師兄柳青搭救我們。不然你我二人。早變了怪獸的糞了。石頭僧道。你師兄往那裏去了。陸忠道。追趕怪獸去了。正說着。柳青已在空中落下。陸忠道。他就是我師兄柳青。剛纔多虧他來搭救。石頭僧遂向柳青叩謝救命之恩。柳青道。些須小事。何足掛齒。我奉師傅之命。還有大事與你說呢。石頭僧道。不知師兄有何大事見示。要知柳青說出什麼大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飲香醪席上談衷曲 舞鐵棍月下逞威風

石頭僧聽柳青說有大事。慌忙問道。有何大事。尙祈師兄見教。柳青道。我師傅知你在路上。要被怪獸所傷。因此命我前來相救。又叫你不要錯怪陸忠。陸忠也是奉師傅之命。到來幫助你的。那天保金琳乃是仙人救去。並不是陸忠釋放。因此我師傅命你快快回觀。不可耽擱。恐有大禍臨身。吳天保蕭金琳二人。不日要來大破泰山觀。此來能人甚多。故命你及早回去。免得束手被擒。石頭僧聞言吃驚道。如此怎生是好。柳青道。不妨。我師傅命我下山。特來幫助於你。天保金琳不來便罷。倘若前來。我必將他擒上山去。石頭僧道。這等說來。小弟感激不盡。說着向陸忠連連道歉道。我錯怪了你。都是小弟的不是。望大哥休要放在心上。陸忠道。你說那裏話來。我早知你是誤會的。柳青道。我們有正事在身。快回泰山觀去罷。於是三人同行。柳青道。大哥我們步行。覺得太慢。待我來駕一陣風。說完。念動咒語。向巽方吹氣一口。忽然狂風大作。三人起在空中。柳青命二人閉了眼睛。耳邊呼呼的風響。沒有多時。已到了泰山觀前。石頭僧大喜。邀陸忠柳青入內。與秦天簫霍天香霍天豹相見過了。秦天簫吩咐辦酒接風。不多一回。酒席辦好。相將入席暢飲。暫且慢提。再說天保金琳在伏虎

山上住了月餘光景。這天要下山到泰山觀捉石頭僧報仇。吳忠吳隱道。此番下山。必要將石頭僧擒來。粉身碎骨。方洩胸頭之恨。但我們却要先往蓮花山。邀了韓素花同去。便可無慮。劉瑞安點頭道。吳大哥說得有理。好在韓素花已是自己人了。不妨同去走一遭。金琳道。好極好極。我們先去拜見素花嫂嫂罷。吳忠吳隱劉瑞安都要同去。吳天保勢難推託。只得陪了衆人。逕奔蓮花山來。行未多時。已到山下。嘍囉報上山去。韓素花聽說吳天保與衆英雄同來。全身披掛。跨下一匹駿馬。後隨十二個丫環。五百名嘍囉。排了隊伍。下山迎接。一行人來到山上。見禮坐定。吳天保道。我等特來拜候小姐。非爲別事。只因泰山觀強人作惡多端。今欲前往勦滅。恐觀中有能人。因此邀請小姐下山。相助一臂。未卜小姐能否見允。韓素花滿口應允道。石頭僧與我有殺兄之仇。久圖報復。遲遲至今。實因孤掌難鳴。既衆英雄要去。卽請同往便了。衆人聞言大喜道。小姐慷慨激昂。真不愧女中丈夫。令人欽佩。韓素花謙遜了一番。一面打發了環命廚房置辦酒席。款待衆人在寨中飲酒。直飲至日薄崦嵫。方纔散席。興辭回山。到了次日。吳天保等各收拾停當。仍到韓素花寨中。素花也打點已定。帶了隨身所用法寶。並金芝銀芝兩個丫環。這兩個丫環俱有飛簷走壁之能。最得素花寵愛。所有寨中事務。託付頭目韓應龍掌管。然後一同下山。吳忠吳隱要去請鐵羅漢秦明。素花問道。此人是誰。吳忠便將相遇秦明之事。細說一遍。素花道。令師弟乃是令師叔鐵扇道人的徒弟。定必本領高強。吳忠道。小姐過譽了。但秦明相貌驚人。身長丈餘。站在地上。猶如一座鐵塔。蠻力甚大。手執一根一千六百斤生鐵棍。拿在手中。輕若無物。韓素花道。如此說來。令師弟乃是一個奇人。得他下山相助。何愁石頭僧不手到擒拿。金琳道。既有這等好幫手。我們何不就此同到開封府走一遭。不知道吳大哥能不能請他下山。吳忠道。我早已約定他了。况我又當着

衆人說出。怎說不能把他邀下山來。天保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們大家先往河南開封。把秦明請來。再往泰山觀不遲。衆人聽說。點頭稱是。於是投奔河南進發。一路上曉行夜宿。飢餐渴飲。走了三日。已到河南地界。吳天保道。前面已離松風山不遠。我們先尋家酒館。大家飽餐一頓。再行山上。何如。衆人同聲稱善。來到熱鬧街頭。見有一家酒樓。十分軒敞。衆人走上樓來。揀了一個潔淨座頭。齒序坐下。酒保走來問道。要吃什麼酒菜。請爺們吩咐。好招呼廚房下鍋。吳隱道。我們不要點菜。把你家上等的好酒。拿一罈來。切四盤熟牛肉。趕快送來。與我們下酒。另外再燒兩個熱菜。留著我們吃飯。酒保嘴裏答應着。轉身吆喝下去。沒有一回兒工夫。送上酒菜。各人開懷暢飲。正吃得高興時候。只聽一陣樓梯響。樓下來了兩人。在東邊靠窗那張桌子坐下。一疊聲道。酒保。快些拿幾色好酒菜來。我們喝過酒。還要趕路呢。那酒保聽了。流水般走來問道。二位爺們。要什麼酒菜。當面吩咐。那二人勃然大怒。站起身來。罵道。好大胆的奴才。我們方才招呼你。沒有聽見嗎。叫你下去。辦好的酒菜。與我們二人吃。只要適口。價錢不計較。酒保嚇得戰戰兢兢的答應道。二位爺不要發怒。請稍坐片刻。把好酒好菜送上。就是。說着飛也似下樓去了。衆英雄聽得爭吵。急忙回頭觀看。見是兩個孩子。正在呼么喝六。與酒保鬧個不休。吳天保暗自詫異道。這兩個孩子。到也威風凜凜。諒他本領不弱。不知是誰家之子。天保雖則心中羨慕。無如自己要往松風山邀請秦明。沒有閑工夫。與他二人嚙嚙。當下飽餐已畢。天保催促衆人下樓。會了酒鈔。匆匆趕上陽關大道。直奔松風山來。行不多時。隱約見前面有一座山頭。高插雲表。十分險峻。天保向吳忠問道。你看前面這座高山。可就是松風山嗎。吳忠點頭道。正是松風山了。可是從這裏走去。還有五十餘里。才得到山下呢。衆人又向前行。忽聽那山窪內。一梆鐸聲。山道上擁出一隊嘍兵。各執刀槍。不問青黃皂白。直

奔衆英雄殺來。吳天保怒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強徒，竟敢班門弄斧，不殺你們一個下馬威，諒你們也不知道小爺的利害。」說着提刀迎上前去。後面金琳、吳忠、吳隱、韓素花與金芝、銀芝等，各擺兵器，也一擁上前廝殺。那曉這班嘍兵個個神勇無比。衆英雄呢，也佔不到一點便宜。衆嘍兵見這班男女英雄，非比尋常，遂一面應戰，一面派人回山送信。寨主秦明正在分金殿上飲酒，忽見嘍兵慌慌張張走到跟前，雙膝跪下，報道：「啓稟大王，山下來了一羣肥羊，和衆弟兄廝殺多時，不能取勝，特地趕回山來送信，請大王快下山去捉拿鼠輩。」秦明聽罷，勃然大怒，喝令嘍兵快把鐵棍抬來。當下就有八個嘍兵，哼唧唧，把一根生根大棍抬到殿上。秦明生性最急，搶步走下殿來，抓過大棍，邁開大步，直奔前山坡來。低頭向下一看，見衆嘍兵圍着男女英雄動手，只殺得難解難分。他就把脚一蹶，使個燕子飛雲中之勢，縱到山下，正落在韓素花面前。口中大叫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潑婦，膽敢到我山前來撒野，真是太歲頭上來動土了。」說着舉起那根鐵棍，惡狠狠的打將下來。韓素花正與嘍兵動手，忽見山坡上跳下一個黑面大漢，不由分說，當頂一棍，那敢怠慢，急忙丟了囉兵，將手中寶劍招架。那口劍與鐵棍一碰，只聽叮噹啞啞的响。韓素花知道這鐵棍沉重，用足勁，將棍架在一旁。秦明見自家鐵棍落空，連忙把棍子抽回，正待再打，韓素花將嬌軀一旋，抱住寶劍，一使個玉帶圍腰之勢，向秦明腰間砍來。秦明大吃一驚，要想用棍招架，已經不及，只得把脚一蹶，使個仙人躲影的家數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才把這一劍避過。兩下裏一來一往，走了三四個照面，未分勝敗。這時秦明幾乎把肚子都氣破了，暗想：「我秦明自出世以來，從未遇過勁敵，不論他是什麼英雄俠客，到我跟前，終難支撐三合，不想這個了頭，如此利害。我今日如不能取勝，豈不辱沒了我的一世英名。到不如用撒手棍擒他，拿定主意，故意賣一個破綻，發一聲喊，大叫道：大

膽了頭不要走。吃我一棍。口中說完。將鐵棍對准素花面門撒手擲來。韓素花疑惑他施放暗器。抬頭一看見。他把鐵棍撒手打來。無法招架。急忙把身子使個鯉魚打挺之勢。躡出圈外。才把這一棍讓過。素花兩腳點地。轉身就是一刀砍到。秦明手無寸棍。要想轉身逃走。恐怕一世英名丟盡。從此不能見人。要知後事如此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青草塘交鋒勝勇士 泰山觀秘密造機關

鐵羅漢秦明。看見韓素花那口寶劍。來得切近。無如手無寸鐵。要想轉身逃走。又恐丟了一世英名。日後見不得人。索性把雙目緊閉。專等一死。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。忽聽耳旁有人大聲叫道。韓小姐不要動手。都是自己家人。不可傷了和氣。韓素花見是吳忠。急忙收了寶劍。說道。奴家正要結果他的性命。你來代他說情不成。吳忠道。我們特地到前來請他相助的。怎麼見了面。反而要送掉他的性命。豈不是笑話嗎。韓素花道。莫非他就是鐵羅漢秦大哥嗎。吳忠點頭說是。秦明這時早已睜開眼來。仔細一看。見吳忠站在自己面前。正待啓口動問。忽見素花走上前道。你就是秦大哥嗎。秦明忙施禮答道。這鐵羅漢正是小弟的外號。不知小姐駕到。多得罪。還望小姐海涵。說着又向吳忠問道。但不知這位小姐是誰。吳忠道。他是蓮花山的寨主韓素花小姐。你雖沒有見過面。難道你就未聽人說過嗎。如今你快去喝退嘍兵。請衆英雄上山相見罷。秦明聽了。趕到青草塘邊。向衆嘍兵吶喝道。你們趕快住手。不可得罪了貴客。衆嘍兵聽說。一齊退下。秦明又趕過來。對着衆人說道。我秦明素性粗魯。有眼不識泰山。今蒙貴客駕臨。未能遠迎。幸虧吳大哥前來說明。務望衆位多多原諒。

吳大哥與韓小姐現在山坡上等候。請衆位一向上山罷。衆人聽他說罷。才知道他就是鐵羅漢秦明。上前見禮。吳天保道。我們也不必客套。就請秦寨主帶路上山。有話到了寨中再說。秦明道。既蒙不棄。俺就前面領路了。說着邁開大步。引了衆英雄。緩步登山。到得分金殿上。重行見禮畢。分。坐下。嘍兵獻上香茗。紋罷寒暄。秦明吩咐上豐盛酒宴。各人舉杯暢飲。酒過三巡。吳忠說道。秦大哥。我和你分手之後。轉瞬年餘。光陰真快。秦明道。小弟也一向掛念着你呢。吳忠又說起石頭僧之事。秦明問道。他是何等樣人。吳忠道。聞說他在泰山觀出家。雖是僧人。無惡不作。他有二十四房妻妾。還不稱心。在這數月前。又搶了劉佃房家女兒爲妾。我們吳蕭二位賢弟。正在山東。因貪趕路程。錯了宿店。不得已到劉佃戶家中借宿一宵。走進門時。就見他老夫婦抱着女兒秀英痛哭不休。口口聲聲。情願三人一同尋死。不忍把心愛女兒嫁與和尚爲妾。吳蕭二位賢弟。本是天生的俠義肝膽。見他們那樣可憐的光景。向劉佃戶追問情由。劉老夫妻才說出石頭僧搶親的事來。只氣得吳蕭二位賢弟哇哇的怪叫。用言安慰了劉老夫婦與他女兒一番。等到三更時分。果見花轎前來抬人。吳蕭二人賢弟各出兵器。把幾個轎夫與行人都殺了。內中有人逃回報信。惡僧隨即率領了一百餘名打手前來。這時劉老夫妻帶着女兒早已逃走。家中只剩下吳蕭二位賢弟。那曉殺了一夜。終因寡不敵衆。被惡僧用絆馬索擒獲。幸喜紅雲老祖相救。才得脫難。他二人早要前去報仇。又怕惡僧手下能人甚多。未敢造次。今又聽人傳說。這石頭僧勾結了一班江洋大盜。意欲謀反。所以吳蕭二位賢弟邀約男女英雄。同往山東剿滅泰山觀。上可報効國家。下可雪了私仇。我們特到高山。相請大哥下山。拔刀相助。不知大哥意下如何。秦明聽吳忠說完。沉吟了半晌。方始說道。我秦明有何德能。蒙衆英雄駕臨荒山邀請。若不奉陪同去一走。顯見我秦明太瞧

不起朋友。可否請衆位在此暫住數日。容我將山事料理妥當。動身就是了。衆人聽他應允下山。各自歡喜不已。於是換上酒來。開懷痛飲。正這當兒。忽見兩個嘍囉。慌慌張張的走來。到了秦明跟前。雙膝跪倒。口中說道。啓稟寨主爺。不知那裏來的毛賊。把寨主爺的生鐵大棍偷去了。小的們找來找去。連一點影子都沒有。小的們不敢隱瞞。請寨主爺親自查去。秦明把桌子一拍道。這毛賊好生古怪。貴重物件都不偷。把我的那根鐵棍偷去。有何用處。况我的棍子。有一千六百餘斤重。莫說他來三五個毛賊。就是來十個八個。休想把我的那根棍子抬去。你們休在這裏胡說八道。嘍囉又道。小的們已經各處找遍。不見鐵棍踪跡。有人看見。說是兩個小孩子偷去的。他們臨走的時候。還這們說道。你家寨主用的鐵棍。我們弟兄兩個。借去頑耍玩耍。兩三天後。一准送來。秦明聽說。暗暗的吃了一驚。自忖道。這是那裏來的小孩子。膂力比我還大得多。我到要會他一會。當下拿定主意。站起身來。當衆說道。請諸位稍坐片刻。我往山下去會個朋友。就來相陪。那嘍囉說的話。被韓素花聽得明明白白。不覺驚疑道。方纔在山下與他動手。那根鐵棍十分沉重。這兩個小孩子。能把他的鐵棍偷去。定屬異人無疑。奴家到也要前去會他一會。故而也隨着立起身來。說道。秦大哥下山尋找鐵棍。奴家情願陪你去走一遭。看看兩個孩子。畢竟是何等樣人。衆英雄聞言。各自離席說道。韓小姐所言極是。我們大家同去看來。秦明見衆人都要下山。心中大喜。相將出寨。到得山下。天色漸黑。四處找尋了一遍。不見鐵棍下落。秦明心頭焦急異常。一行人重又登山。這時正值八月天氣。一輪明月。分外皎潔。四下裏一瞧。只見南面山坡下一株大樹邊。果有兩個孩子在那裏耍鐵棍。秦明一眼瞥見。好生歡喜。悄悄走下高山。奔向大樹邊來。將身躲在黑暗之處。用目觀看。只見一個小孩。舞動鐵棍。上下翻飛。輕若無物。秦明看到這裏。不由的大叫一聲道。

好棍法。好棍法。兩個小孩兒聽得有人在黑暗中叫好。拋去鐵棍。連躡帶跳。一轉瞬間。失了所在。秦明有心想結識這兩個孩子。正待躡到跟前。伸手把他們抓住。奈已不及。這時吳天保。蕭金琳。吳忠。吳隱。韓素花。金芝銀。芝等。也都趕到跟前。向秦明問道。秦大哥。剛才看見這兩個孩子。你可認識嗎。爲何不把他邀上山去。與我們大家會面。秦明道。我早有此心。無如他們神出鬼沒。我也無法問他。只好等待將來再圖後會。如今我們且回山收拾。天明我們就動身罷。衆英雄同聲稱好。秦明提了鐵棍。與衆英雄回寨。重整杯盤。一邊飲酒。一邊閒話。吳天保道。我們日間在酒樓中飲酒的時候。見東邊靠窗的桌子上。坐的二人。或許就是剛才耍棍的那兩個孩子。也未可知。吳隱點着頭道。我也是這樣設想。怕的不是。所以未敢出口。韓素花道。是與不是。好歹將來自有分曉。何必在這時胡揣。不多一回。東方已白。秦明將山寨中大小事務。交總管頭目料理。自與男女英雄。攜帶防身兵器。一同下山。撲奔山東進發。暫且按下慢表。且說這兩個孩子。你道是誰。正是銀頭太歲的徒弟。五空六空。自銀頭太歲隨雲中子走後。他們就離了三仙觀。要想在江湖上闖下一點聲名出來。今番到了河南。就聽人傳說鐵羅漢秦明的一根鐵棍。能打盡天下英雄。五空六空。雖是兩個孩子。性格十分高傲。聽了這句話。心下大爲不服。思量要與秦明較量。故而直奔松風山來。到了晚上。就在樹林中。換了夜行衣靠。施展飛簷走壁之能。來到分金殿上。將身伏在簷前。向下一看。見衆英雄交杯換盞。正在飲酒。席間討論破秦山觀之策。五空六空聽了。六空悄悄向五空說道。聽他們說的話。都是行俠作義之輩。豈能造次下去。無故得罪朋友。但我兩個既然到此。也不能一走了事。須要顯一番能爲。叫他們知道我兩個的利害。五空道。這也容易。我剛才從青草塘邊跑過。看見一根鐵棍。正是鐵羅漢秦明的兵器。他把這根傢伙。拋在外邊。分明輕視沒有人拿他。

得動。如今我兩個把他那根棍子帶走。看他們怎樣追趕。再作道理。二人商議停當。飛身下屋。回到青草塘邊。六空伸手抓起鐵棍。轉身就走。凌巧被巡山的嘍兵瞧見。急忙過來追趕。五空六空早捷如鷹。準般走了。只得回山稟報寨主。秦明才帶同衆英雄下山尋找。到大樹跟前。果見五空舞着鐵棍。心裏佩服。得了不得。就想從樹後閃出。抓住五空六空。不料自己喉嚨裏喊了一聲好。將五空六空驚走了。一言表過。回過筆來。且說這石頭僧聽柳青說。吳天保等不日就要前來報仇。恐怕觀中和尙不是他們對手。師弟遭殺身之禍。你可早日派遣心腹。分往各山。邀請能人到來相助。再在觀中暗設幾處機關。專等他們到來。到那時來一個捉一個。來兩個捉一雙。石頭僧道。既蒙關切。就請師兄助我一臂之力。得能把這些小輩一網打盡。感恩不淺。柳青道。愚兄今番奉師命下山。前來助你。一切在我。就是。於是畫了機關圖樣。督工日夜趕造。先在前殿院內。安設兩個木龍。龍嘴內暗藏着無數毒藥袖箭。引線就裝在前殿門檻下面。如果有人進去。舉腳踏着消息。這兩條木龍自會活動。把嘴張開。袖箭連續不斷的射出。憑你英雄好漢。無論如何。躲閃不及。而且中了袖箭。不到片時。毒氣攻心。無有不死。又在正殿佛座前。裝設翻板兩處。只要人踏到板上。自會翻轉。人就落入翻板之下。下面有一個極深的坑。坑中滿貯石灰。凡人跌在石灰坑內。灰土飛揚。雙目必瞎。然後再用撓勾搭起。又在左邊廊房中。設置一座刀窩。只要人跨進房中。觸動消息。跌入刀窩裏面。登時斬爲肉泥一般。又在右邊廊房內。設置一尊轟天大炮。只要人跨進房內。立刻燃着引線。就會轟天一聲响。把人打成齏粉。其餘小機關。到處皆是。可憐有許多無知的婦女。往泰山觀燒香了愿。誤觸機關。傷了性命。有幾個稍具姿色的。就被石頭僧收下。任意取樂。那柳青仗着變化之能。也是無惡不作。每日變了婦女模樣。出去拍花採取金丹。爲將來成正果之用。婦女

遭他荼毒的。不知凡幾。且說吳天保等男女英雄。由松風山動身。一路上飢餐渴飲。夜宿曉行。自不必說。這日將到鄭州。眼看紅日西下。韓素花道。不知此地離鄭州還有多少路程。不如就在前面那個村莊住下。大家歇息一宵。明日到鄭州就攔一日。再趕路罷。天保尚赤回答。蕭金琳道。但不知前面村莊上有沒有宿店。要是找不到宿店。祇好在樹林中坐一夜了。秦明道。這山東道上。我是最熟悉不過的。這前面本是個小村莊。是沒有宿店的。我有個拜弟劉煥文住在莊東。就到他家去叨擾一夜罷。吳忠問道。這村莊叫什麼。秦明道。這裏叫做張家堡。因堡中的居民都是姓張的。村莊雖小。却出了個有名的能人。便是鑽天鷄子張虎。膂力過人。善用一口九耳八環大刀。天下無敵。不但能高來高去。又能專打百般暗器。江湖上的朋友。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利害。可惜他不務正道。爲非作歹。這堡中的居民。提起張虎兩個字來。無不恨如切骨。衆英雄邊說邊行。已進了村莊。來到一家門首。四扇黑漆牆門。秦明站定身軀。用手在門上敲了兩下。叫道。劉賢弟可在家嗎。話猶未了。只聽呀的一聲。開出門來。從裏面走出一個垂頭喪氣的人。秦明眼快。見那人正是拜弟劉煥文。拱手說道。劉賢弟。你我闊別已久。愚兄特來探望你哩。劉煥文聽得聲音頗熟。方才抬起頭來觀看。見是秦明。搶步上前。雙手抱住了秦明。號啕大哭道。大哥來得正好。小弟被人家欺侮死了。要知劉煥文受了何人委屈。以及吳天保等大破泰山觀。種種熱鬧情節。請看續集。自有詳細交代。

